

CD/228

裁军谈判委员会

Appendix III/Vol.V
21 August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五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按国家和
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 ❖ ❖ ❖ ❖

第一百三十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1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罗斯先生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坎蒂洛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普雷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赛恩乔吉斯小姐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阿梅里先生
阿夫萨尔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里菲夫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阿卜德勒哈密德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璩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洛什希宁先生
伊玻利托夫先生

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科米韦斯大使）：在委员会内我向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罗斯大使阁下表示热烈欢迎。罗斯大使是今年四月初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的。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曾在美洲国家组织、荷兰、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过，并且两次在联合国工作过，最近担任驻纽约常驻代表。在他被任命担任目前职务之前，他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他今天报名发言，我很高兴请他第二个发言。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附和你对如此靠近我国的伟大国家的代表罗斯大使表示我最热烈的欢迎。请允许我，代表巴西代表团，对您担任六月份主席表示我们的愉快心情，并向您保证我们将不断进行合作，以利于您的艰巨的任务。

上星期二，委员会通过了1981年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巴西代表团想提出一些关于我们任务的意见，因为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加紧努力以确保对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深信，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工作成效虽然有限，但为取得某些实质性的进展多少已打下了一点基础。在下一届大会特别会议上，代表全世界的国际社会无疑将期待委员会在其成立四年之后，将至少在其所致力领域里，特别是在一些优先问题上，获得具体的成绩。

我们努力的结果必须同国际社会在这个谈判机构成立时所赋予它的职权相称。我们在草拟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时都认识到了未来的困难。然而，在1978年6月，我们都一致认为，有一些优先问题委员会应该特别予以重视。《最后文件》中的《行动纲领》就是联合国全体成员表示愿承担义务建设性的进行工作，以求主要在这些优先问题上取得进展。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这一次，我们1981年第二期会议上，有可能以过去两年半期间所完成的工作为基础加以发展。委员会一直在进行工作的领域，已明确地规定在会议议程的六个实质性项目里。让我简短地谈谈在这些特定的领域取得进展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些问题中，首先要考虑的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其中，禁止核武器试验将是重要的第一步。在21国集团倡议下，今年委员会就这两个问题的某些实质性方面开了好些非正式会议，在会议结束时，21国集团提出了两个各别的文件。第一个文件（CD/180）提出了对议程项目1非正式讨论的估计，并重申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该集团关于设立工作小组的要求, 其职权将以该文件上提出的要素和《最后文件》第50段为基础。第二个文件(CD/181)向直到去年晚期一直在就停止它们自己的核武器试验问题进行秘密会谈的三方提出了几个直接的问题, 并对工作小组的职权提出了具体的措词。再者, 秘书处应21国集团的要求, 分发了就这两个项目举行的非正式会议的简要记录(CD/UN. SUMM/1)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把我表扬秘书处的话记录在案, 更具体地来说, 是赞扬它的文件司, 因为它按委员会春季会议所要求, 及时为我们夏季会议编制和散发了这份非常好的文件。

巴西代表团期望, 禁止核试验的三边谈判国将有充裕的时间来审议提出的有关此事的实质性问题, 并最后能够联合地或单独地对很多代表团所关切的重要问题作出答复。现在看来, 期望这些核武器国家对21国集团的两个文件中的建议和提案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

伊拉克是一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的国家, 它参加了一项其无核缔约国宣布放弃取得核武器的国际条约并同时表示接受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有权拥有此种武器, 而以色列最近却对伊拉克的和平核设施进行袭击, 这就使复杂的核裁军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并加强了这种经常提到的论点: 即核裁军是所有国家的休戚相关的事, 有核和无核国家都一样。在这方面, 我可否也要求将我下面的话记录在案: 我国政府这星期在巴西利亚和联合国安理会两次有机会表示它的观点, 反对这一毫无道理的袭击。

我们不再能简单地说, 全世界都是这样一种局势的人质: 一些大国的武库里的核武器的存在直接地并从根本上威胁所有国家的安全。看来, 现在有个别国家感到有权单方面地断定别的国家的和平核活动的意图, 从而利用它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力量来推进它们自己主观认为的安全。这难道不是核威慑理论的同样基本论点吗? 如果个别国家, 或者国家联盟, 继续宣称它们有权依靠核军备来维持和扩大它们遏制任何外来的对它们安全的威胁, 而对核裁军根本不承担义务, 那么其他国家岂不就会感到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用以消除任何它们主观认为威胁它们的安全的手段? 看来是很明显的, 拥有核武器并不意味一定是拥有智慧或者垄断负责的国际行为。如果果真有这样的事, 那么核武器国家早就可以认识到, 如果把安全建立在维持和永保一种歧视的局势之上, 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安全。歧视和不平等也不能成为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久的和公正的国际文件的良好基础。只有通过有核和无核武器国家建设性地参加有意义的国际谈判, 才能找到解决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各种危险的永久的和公正的办法。我国代表团促请委员会, 特别是那些迄今为止反对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开始进行具体多边谈判的国家, 仔细地思付一下在这方面持续缺乏进展的后果。从巴西方面来说, 它仍然继续认为, 核裁军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而国际社会对这一种危及所有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的威胁必须找出各方一致的多边答案。

委员会也必须继续通过它委以具体任务的附属机构, 就其议程上其他实质性项目进行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该修正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的时候了, 以便使它在第一期会议期间所完成的工作基础之上更进一层。新的职权应该具体指示其就销毁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和禁止化学武器的制造、储存和发展的公约的案文开始进行谈判。我们相信, 那些早已拥有化学战争能力的国家不会阻碍在修改职权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以便使委员会能够继续履行其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职能, 及时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出具体的成果, 最好是提出一个谈判好的最后的案文。

委员会也必须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出一个《综合裁军方案》, 其最后案文将由特别会议本身加以通过。我国代表团将继续给予合作, 努力达成能够反映国际社会对《最后文件》中所表达的目标承担义务的并将成为行动的蓝本的条文。

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相信, 负责这一问题的的工作小组将能够进一步按照其目前的讨论路子工作下去。在实现核裁军之前不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也应给予认真的审议。

最后, 委员会将恢复谈判通称为“放射性武器”的问题。会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虽排列在后, 但不应减损工作小组对它负有的任务。有几个基本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包括一项最后公约的范围。我在上面提到的最近的时态发展突出了直接袭击和平核设施所必然带来的各种危险这个问题, 鉴于在装配并在军事方面实际使用一种能够称得上称为“放射性武器”的装置方面有很多技术上的实际困难,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 要使目前的谈判具有意义和实质内容, 除了根据拟议中的公约要予以禁止的不管什么样的特定武器或武器群的实际定义之外, 工作小组就必须深入地考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虑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这样一种公约同核裁军的实际措施之间的关系；第二，促进和平利用放射源；及第三，防止和平核设施在袭击之下（即使通过常规战争手段）成为死神的代理人。

对于本委员会面前的任务的这一简短地概述着重表明了有必要尽可能以最富有建设性的办法利用现有珍贵的时间。我国代表团肯定对出于关心委员会工作效率的讨论很感兴趣。我们认为，它的谈判职能应通过适当的程序性的决定予以加强，而且我们盼望着能听到促进该目标的各种具体提案。我们认为，委员会工作的实质性的方面已包含在议程上的具体项目里；除了其中两项，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设立了适当的附属机构。而那两项也已被给以最高优先地位。我国代表团因而敦促将安排性讨论集中于这两个优先问题的安排，并促请委员会不要漠视其谈判职能。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我可以回顾一下上星期加拿大代表团就一般性的核查问题提出的很有意义的文件，我国代表团已将它提交巴西有关当局加以研究。作为一种初步的反应，我想说，本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抽象地讨论核查问题的适当的机构。当然，委员会就具体协定的实际核查条款进行谈判倒是适当的。如果一般性地看待象核查这样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会认为，这该由审议机构来讨论它。裁军谈判委员会并不是讨论一般性问题的场所，因为这会使它不去讨论特定的任务，不去讨论反映在其议程上的优先问题。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从它来说，也许可以就一般性的核查问题或者其他有关的问题举行一次很有意义的、或者很有裨益的讨论，并通过大会提出建议。

在这方面，可否允许我就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最近的会议说几句话，该会议刚在纽约开完。我们认为，会议成果大大低于大家所合情合理地期望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议程上唯一的可能提出一份实质性报告的项目，是涉及核武器的，这一事实表明了国际社会对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持续的和压倒一切的关注。不幸的是，关于该项目的报告的案文经过冗长的磋商和谈判之后，有一个核大国认为必须对该报告作正式的保留。委员会因而不能就有关核裁军的一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它仍是一个有待多边处理的问题。我们仍然敢于提出希望，希望那些负有特别责任的国家和那些口口声声说认识到无核国家深切关心的事的国家，将最终发现使国际社会能够深入讨论这些如此深深影响人类安全和人类能否生存的问题，是符合它们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的利益。

这些是今天我国代表团要请委员会重视的问题。我们相信,在1981年我们的第二期会议上建设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将占上风,并相信委员会将能够在第一期会议期间所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适当地考虑到已确定的优先次序并适当尊重整个世界社会的愿望和利益。

主席:感谢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罗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大概是一名外交家可能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因为我懂得这个机构的任务从政治上来说是多么困难,从技术上来说又是多么复杂,所以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您表示祝贺,并表示我们真诚的决心,决心为您在任职期间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国际局势的特点是:亚洲、中东、南非和中美仍然是紧张局势的中心。在我国看来,这既不能推动裁军进程也不能促进本委员会的任务,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便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在过去十年里,国际社会的成员,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作为见证人,都看到了世界军备竞赛无限制地加速进行。1980年浪费了5,000多亿美元——这一数字本身就令人惊恐——这象征着一种看来是在日益恶化的趋向。

我们都知道,对于这一局势那里应负主要责任:分析一下构成这种资源浪费的百分比就够了,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澄清了。不过,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造成这一趋势的基础和原因不单是由于主要军事联盟之间的分歧加剧或出现了新的国际问题。相反,我们认为这一趋向几乎是以下两种情况结合之下的必然产物,即各种关于使用武力的理论和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联合国“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一,即:“显然,在许多情况下,技术支配政策而不是为它服务,新武器系统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于任何军事或安全的需要,而是由于纯粹的技术进展冲劲。……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和政治领袖就必须负起他们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负起责任,军备竞赛就必定会无法控制。”(第A/35/392号文件,第493段)

对我们来说,看来也很清楚的是:各种威慑理论或战略优势理论它们本身内部

(罗斯先生, 阿根廷)

就包含着能置世界于灾难之中的不平衡和危险的种子。事实上, 过去30年的经验证明, 核威慑原先的防御概念已被用来作为一种烟幕, 在其掩护下进行调研和发展明显具有进攻能力的武器系统, 它还证明, 有关各国的安全决不能得到加强, 因为它们错误地要求通过数量和质量的增加来加强那种安全, 而这只能推动潜在的敌手照此办理并跟上速度。

这些适用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及其军事联盟的事实和考虑产生的一种后果是我国非常非常重视的。我指的是: 核武库的存在和不断发展已经破坏和损害了第三国和全人类的安全。在不可靠的控制、通讯和指挥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技术性的或人为的错误, 任何一种先发制人的袭击或者在常规战和核战之间的细微的界线上稍有越界, 都能造成灾难, 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区分朋友还是敌人的, 也不区分中立国还是交战国的。

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意味着, 核裁军是我们时代中的极其重要的必须要履行的责任, 不仅仅由于军备竞赛不能增加所涉及的国家的安全这个很实际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有责任要保障文明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

这些就是促使阿根廷共和国在此论坛上向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美国和苏联, 恳切地提出呼吁的理由, 呼吁它们要责无旁贷地谨慎行事, 并谈判一些有意义的措施以停止和扭转核武器的纵向扩散。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特别是第49至53段中, 指明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最迫切的和适当的步骤。我国充分意识到这些谈判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种种困难, 但它也注意到那些国家通过它们参加那次会议, 由于它们同意这些扼要列出的措施而在政治上承担的义务。

这些措施中有几个我想特别提一下。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 尽管是双边的, 一直是同多边裁军领域里取得进展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一联系得到保证的话, 如果恢复和顺利结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在别的更重要的领域内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敦促有关政府恢复接触。这样, 它们就可不仅对裁军进程, 也可对缓和紧张局势和创立一种使之有可能谈判现有分歧的政治气氛, 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 由于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由于关于此事的三方谈判中

(罗斯先生, 阿根廷)

缺乏重大的成效,这就加强了我们如下的信念,即:本委员会必须充分承担起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责任。达到此目的的适当手段,就是设立一个具有按照第CD/181号文件中21国集团所建议的职权的工作小组。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条约必须包括足以使它能获得各国普遍加入的一些特点。我认为这些特点中不妨提一下的是:保护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歧视性条例,全面和持久的性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权利给予必要的保障。

为了通过具体条文来规定义务与权利之间的适当平衡,从而确保这些特点,该文件必须列为多边谈判的主题。否则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它重复别的条约的遭遇,这些条约之不起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我国也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批准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处理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们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害怕在这个最能胜任此目的的国际社会的机构里来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已经提出了某些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许可以充当指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行动的基础。

我国很重视需要防止横向扩散的问题,并且根本反对核武器的存在,不管什么国家拥有它们。停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问题,应该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依阿根廷政府的判断,《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是不足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我们认为,必须在普遍的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上取得国际上的一致意见——迄今还未达成——以确保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互惠义务的平衡。

在这种一致意见未出现之前,拉丁美洲继续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形式为世界作出榜样。这一条约中反映了拉丁美洲要求和平和发展的历史性的号召。我国政府是该文件的签署国,最近参加了第七次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大会,该机构负责监督《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遵守情况。我们借此场合明确重申阿根廷在精神和文字上都忠于这个拉丁美洲条约,这次大会注意到了这一立场,它在一个决议里提到了阿根廷对该条约各项条款和原则的积极态度和遵守情况。

我国依照这一方针,自1979年6月起一直在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谈判关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13条中规定的关于保障措施的协议的范围,以便能够就此问题确定其最后的权利和义务。目前,我们正集中全力劝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拟订一个符合该条约条款的案文。不幸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迄今为止只限于对《不扩散条约》保障措施样板协定稍加修改,并认为已适合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我国政府希望维也纳该机构秘书处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其态度。

(罗斯先生, 阿根廷)

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 要求设立和完善世界各地的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是好的。然而, 我们深信, 这种类型的地区性协议决不能代替, 也不应该延误通过有效措施减少现有的核武库。

我现在想简单地谈一下化学武器的问题。我国政府赞成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储存和储藏这些武器, 但为了满足防护和防御的需要可以有一些合乎情理的例外。

我们支持在一项多边公约范围内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但我们决无意破坏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有效性, 因为本委员会不难找出一种将这两个文件联系起来而不是削弱其中任何一个文件的办法。

此外, 我们感到, 这个条约里的核查制度比起大多数的裁军条约里的核查制度来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我们赞成一种同该公约的范围相称的核查制度, 由国家和国际措施相结合, 而由咨询委员会担负主要作用。该委员会的性质已成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讨论中的重要主题。我们愿再次表示, 该小组的职权应予以修改, 以便使它能谈判条约的案文。如有必要, 它也能继续审议悬而未决的技术问题或者转给专家们去处理。

我国政府对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取得的进展, 表示很满意。虽然关于正在予以审议的案文的某些部分我们有保留, 但我们感到总的情况是积极的。虽然禁止这一类假设性的武器问题具有的优先地位不高, 但如就条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便可使委员会的议程上少掉这一项目, 这样就有利于审议真正重要的问题。

本委员会内也有人建议, 放射性武器条约中也应该包括禁止袭击非军事核设施。由于以色列最近袭击伊拉克的核设施, 这一建议已变得更为中肯了。我国政府早已表示过对此袭击非常不同意——21国集团中间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并将就在今天上午提请委员会注意该集团的意见——认为这一行动又一次表明核不扩散条约的脆弱性。伊拉克的设施是受这个国际文件保障的, 该文件作为促进发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的有效方式的可靠性, 现在已经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我们认为, 在两次审查该条约的会议失败之后, 在很多缔约国表示了意见之后, 这一事件只不过证实了我们不断对《不扩散条约》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的正确性。

我们认为, 为了尽可能避免重蹈复辙, 国际社会应该达成一致意见, 通过放射

(罗斯先生, 阿根廷)

性武器公约中的或另外单独一个文件中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准则来禁止对非军事性的核设施的袭击。

我国认为, 1978年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积极的。体现那时国际社会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文件》, 必须在充分尊重其《行动纲领》、优先次序和各项原则的情况下予以实施。1982年将举行的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 将给予我们以估价这一实施情况的机会, 而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其实实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 这个机构能依靠其成员的充分的政治意志, 通过拟订出它职权中所提到的一些条约的案文和就综合裁军方案达成有意义的协议, 来对1982年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功作出重大的贡献。阿根廷答应给予合作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1978年的《最后文件》, 就它而言, 不致继续沦为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开始了不久将导致我们签订《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三个议定书的进程。

阿根廷关于裁军以及限制和管制军备的外交政策是仔细估计了目前国际局势后作出的。主要是参照了下列因素而制订的: 各国合法的防御利益,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在裁军、安全和发展之间存在的全球性的相互依赖, 以及大国和军事集团之间军备竞赛对第三国家安全的直接的消极影响。

作为分析这些因素所得的结果, 阿根廷正在积极参加一切旨在通过谈判解决种种冲突和分歧, 而不是依靠威慑理论或者军事优势提供的朝不保夕的均势, 来实现一个和平得到保证的世界努力。在这方面, 我国几十年来始终如一地主张缔结也许可以借此停止和扭转全球性的军备竞赛的国际协定。

我们认为, 阿根廷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贡献——是一种以权利和义务均衡为基础, 而同时又考虑到防务需要的政策, 是一种不会损害我们朝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努力, 而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策。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阿根廷代表、外交部付部长罗斯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斯卡利先生 (摩洛哥):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执行这个愉快的任务, 即就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主席一事向您表示摩洛哥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 并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向您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您在完成职责方面圆满成功。我们相信，由于您充分表明，特别是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所充分表明的工作的胜任、聪明才智和克尽职责，委员会将能在今年夏季会议的工作中取得巨大的进展。

我们还愿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祝贺和感谢，感谢他以英明有效的方式指导了我们委员会四月份的工作。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阿根廷的和斯里兰卡的代表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委员会恢复工作时发生了一件极不幸的事件，其严重性和后果已为大家所强调指出。

我说的是6月7日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的核研究中心。

摩洛哥国王陛下在他给伊拉克总统的一份电文中说：“我们痛悉以色列空军可憎地袭击了你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业设施，和由于这一背信弃义和预谋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并表示极大的愤慨。这一野蛮的和无理的行为藐视了一切国际规则、一切文明价值和人类的道德原则，并且是一种旨在无可补救地破坏为在中东确立和平和安全所作的真诚努力的企图……”。

摩洛哥，象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一样，是不能容忍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并对之表示强烈的谴责。由于以色列犯下了这一卑鄙的和蛮横的罪行，它已再次表明它打算仍然逍遥法外，并继续不顾和藐视普遍承认和尊重的种种原则。

无疑这一罪恶的冒险行为对所有为了和平目的要求获得和发展核技术的国家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一种挑战。

伊拉克通过加入《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一项保证协定已清楚地表明它要把核能严格用于和平目的的意图和意志，并从而遵守指导这个领域里的国际合作的种种原则。

以色列以摧毁塔木兹地方的核研究中心来蓄意企图破坏不扩散制度，并危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此外，以色列没有签署《不扩散条约》，拒绝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它进行视察，并且已获得了某种核能力。就这样，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正企图严重破坏全世界所有那些有诚意的人，无论是政府性或非政府性的，力求有效地和真诚地开始裁军进程的努力。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面对这一激起全世界非难和愤慨的前所未有的破坏行为，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不只在口头上谴责，并且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这类行动的再次发生。

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核中心一事再适时不过地证明了瑞典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提案是多么正确和必要，即，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应该包括禁止袭击民用核设施的条款。

所以，我们委员会如能认真严肃地审议瑞典的提案将是非常非常明智的。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这个提案。

总之，摩洛哥想借此机会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该袭击是对国际秩序的一个新的挑战，并且危害了所有正在进行的欲求中东和平的努力。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斯卡利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首先想向您祝贺，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就我来说，很高兴看到担任主席的不仅仅是罗马尼亚的邻国和友好国家的代表，而且也是我长时间的同事和朋友，他在联合国事务方面的能力和权威始终在增长。请允许我祝您在您的重要的活动中一切顺利，并向您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充分的支持。

我们还应该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祝贺，因为他在执行他的任务时表现得极能胜任而又勤奋。

我还应借此机会欢迎尊敬的阿根廷代表胡利奥·卡拉萨莱斯先生、伊朗的阿赫迈德·贾拉利先生和斯里兰卡的蒂萨·贾亚科迪先生到委员会来工作，我并期待着我们代表团之间的合作，希望这种合作既友好，又富有成果。

在此裁军谈判委员会恢复工作之际，罗马尼亚代表团也具有同样的信念，即：我们目前阶段的活动应当表现为能够而且必须作出广泛认真的努力以求在所有议程项目上，特别包括完成将提交明年大会特别会议的某些具体案文的草拟工作上，取得确实的成果。我们委员会议程项目上包括一些特定的项目，这反映了广泛的一致意见，即它们提供了达成切实成果的最好的机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会议最近在纽约举行，它紧迫地提醒我们，我们谈判中产生成果的最后期限已经非常临近了。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赞成任何一种能促进我们的工作并使委员会的谈判较有成效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

的切实可行的组织安排。我们认为，要求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职权以便使它能通过谈判草拟一项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提案，正如也要求修改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职权的提案一样，都有利于这个目的。我们还赞成立即加速谈判拟订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墨西哥代表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已强调指出了它对即将召开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所具有的极大的重要性。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并加紧进行，也是同样重要的。

与此同时，如果委员会在这一期会议期间能通过设立一个为此目的工作小组来响应大会对它发出的要求就核裁军问题——自委员会成立起它一直是其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开始谈判的紧迫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呼吁，这将是适当的和英明的。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萨拉赫·贝大使提出的载于1981年4月24日第CD/180号文件中的21国集团提案在这一方面的倡议，是非常紧急迫切的。这个倡议代表了，我们希望，将证明是一种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行动基础，它实际上是旨在促进阐明和澄清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中所设想的核裁军的几个阶段。

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核问题方面的非正式讨论、联合国关于核武器全面研究报告的结论（第A/35/392号文件）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的年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1年年鉴），都表明这样一种讨论将很有益而且很及时。

事实是：核武器和以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时为基础的战略概念，是今日世界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在发展这些武器方面所谓的进展——这些武器正以几何级数式的速度在改善——和有关的战略理论，已产生了一种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的忧虑。实际上，专家们看来正在试图消除原子弹的恐怖气味，以便赋予其一种它以前所没有的美德，即一种旨在供人使用的工具所具有的美德。当然，威慑理论的腐蚀作用总是同技术改进连在一起的。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情况的原子的微型产品的范围正在扩大。这样一种发展的危险性是很显然的，因为它预示了最终要发展一种名符其实的核战争的起爆剂，能够引起一场破坏性很大的后果难以估量的冲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最近访问奥地利后发表的最后公报中反映了欧洲国家、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这种忧虑，它强调指出：“停止军备竞赛，特别是在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罗马尼亚和奥地利赞成开始全面谈判，以便采取具体措施达到这一目的。力量均衡不应通过加速军备竞赛，而是应该通过逐步裁减武装力量和军备来达成。”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在提到关于总的核领域方面的情况时强调指出：即使裁军谈判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效，它们仍然具有一种积极的、令人鼓舞的因素，它会使人们在面临一场世界冲突的危险之下增强他们的关切之心。近几年出现的反对增加一般军费，特别是反对增加核武器的军费的群众运动，是一种很有希望的迹象（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81年年鉴，第18页）。

我们愿特别唤起人们注意由于偶然事件爆发一场核战争的真正的危险性，印度代表团团长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他1981年6月11日的发言中提到了这种危险性。

防止通过估计错误或偶然事件爆发核冲突的问题，早就已经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身所关切的问题之一。在某些核武器国家之间在这方面也有了双边的安排。但是所有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发展中的和不结盟国家，有权利期望一种多边的管制和保证制度，这种制度应能防止一种也许会造成一场战争的偶然事件，而这种战争会瞬间、不经它们的同意，完全是非故意地就把它们卷了进去。在过去30年里，涉及核武器的偶然事件有125次，这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目表明，这个问题不纯然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原子战争技术的自动操作性质以及计算机和自动报复系统的日益增多的使用，意味着人类的命运愈来愈取决于复杂的电子系统的正常运行，然而，这些系统本身是会出错的。

这些情况增加了偶然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一种创造国与国之间信任的政治努力已经处于可悲情况的气氛下，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更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正在发生一些揭示现有的种种国际安排的脆弱性的事情。我指的就是这次非常严重的侵略行为——以色列飞机轰炸巴格达附近的核设施。罗马尼亚人民在获悉以色列军用飞机空袭伊拉克共和国领土的消息时，深表关注和愤怒。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这一完全无端的侵略行为，它严重地破坏了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破坏了民族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领土完整和不使用武力或不威胁使用武力的种种神圣的原则。有必要使人们非常明确地理解：任何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

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或在任何情况下擅自破坏别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若认为一个国家的安全需要靠公然侵犯别国安全的办法来得到保卫，那是毫无道理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它有着一种明确的职权，是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授予它的——即谈判多边裁军协定，首先是谈判核裁军协定。它的工作的基本前提是：所有国家都想结束军备竞赛并就裁军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在逐步裁减军队和降低军备水平情况下保证它们的安全。我们没能就这样一些明确的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达成一致意见，这已被利用来作为加紧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的理由。庞大的军事预算雄辩地说明了这种恶性循环的严重后果。正如罗马尼亚代表团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早已说过的那样，我们在谈判中可能取得的任何进展对总的国际形势将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大会秋季会议的议程上将再次有几十个有关裁军的项目。代表团在讨论中想找出极其微小的说明委员会贡献的迹象恐怕将难乎其难吧。赞成裁军的力量——各国的民众运动、科学家和著名的政治进步人士的努力——显然都是在我们委员会领域之外的。不管怎样，我们深信，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因素，只会对我们的工作起积极的影响。

主席：我感谢罗马尼亚马利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

你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任务，即使这个复杂的多边机构尽早地并全力地开始工作。我们面临的各种组织问题不应占去我们过多的时间，虽然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我们工作的最后结果。苏联代表团预祝你一切顺利。

我们还要向主持委员会4月份工作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赞赏。

我们欢迎阿根廷的部长罗斯大使出席今天的会议，由于他在联合国的工作，我们大家都是熟悉他的。我们还愉快地欢迎委员会的新代表——阿根廷的卡拉萨莱斯大使、友好国家伊朗的贾拉利大使以及斯里兰卡的贾亚科迪大使。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本委员会的一些代表团已经提到了以色列对伊拉克采取的强盗行动。今年6月10日苏联报纸发表的塔斯社的声明清楚地表明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以色列在使反阿拉伯人民的罪恶战争升级的过程中又犯下了一次武装侵略罪行，这次是对伊拉克。以色列的飞机空袭了巴格达，为了摧毁那里的核研究中心。

但是，众所周知，伊拉克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之一，因此，它的一切核活动是受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管制的。相反地，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发展核武器的以色列却悍然拒绝加入这个条约。

苏联领导人坚决谴责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首都的野蛮攻击，并认为，以色列以及武装侵略者并提供其一切援助和支持的美国应该对这一行动负责。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国际形势相当严重的情况下重新开始工作的，缓和的反对者们正在力图严重破坏缓和。他们已经开始进一步煽动军备竞赛；结果，积聚军备（其中包括极为危险的各种类型）的速度超过了旨在遏止军备竞赛的努力。与限制和约束武器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的谈判已被迫停止或中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遏止军备竞赛的任务变得更为现实、更为紧迫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所担负的责任更重了，并带来了新的意义。我们委员会的目标是拟订出各种现实的裁军措施，确实，人们一直在期望，现在也仍期望它能为巩固缓和的进程、达成具体的裁军协定而作出某些贡献。

近几年来已经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谈判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一些十分良好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限制军备和裁军领域中达成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定。还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提出的许许多多裁军建议和倡议。联合国也通过了不少有益的裁军决定。

最近几年中日内瓦委员会工作中的组成和性质方面的一些改变本来也可以对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委员会的成员因接纳了一批新的国家而增加了。所有五个核大国和军事上最为先进的国家第一次全部参加了多边裁军谈判。还应当指出的是：各大国家集团——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不结盟和中立的——总的说来已很平衡地在委员会中获得代表。

本委员会活动的性质中也出现了新的因素。过去，这个机构只限于就裁军问题进行一般性的辩论；而现在，委员会成了一个就范围广泛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的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边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活动的要旨是保证所有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其工作的国家能制订出诸如协定、公约和条约之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的国际裁军文件。

最近几年中委员会工作的某些组织结构上的调整本来也可有助于把愿望和建议——联合国通过的这类建议简直是太多了——变成各种协定和协议。现在委员会活动的重点是放在特设的附属机构、即工作小组上, 这些小组正在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 以便制订出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裁军协定。

当然, 委员会也早可以开始就其他题目进行谈判。确实, 它的议程中几乎包括了与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有关的范围广泛的一切问题。两年前制订和通过的“委员会议事规则”就是意在加强其工作的效能。应该指出, 上述委员会工作中的许多变化反映了苏联提出的与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有关的种种想法和考虑。

但是,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积极的发展, 裁军谈判委员会最近一直没有产生出任何成果, 而只是在消磨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根本原因首先是某些阻止委员会工作的成员国奉行的政策。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清楚地表明, 它是世界政治的两个主要方向、裁军谈判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尖锐对垒的舞台: 一方面是要向抑制军备竞赛并在裁军领域中取得真正结果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要向拖延或破坏谈判的方向走。为此目的, 拥护后一种方向的人正企图阻止委员会就最为紧迫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 无理地减少其工作的时间, 如此等等。

例如, 谁会对最现实的裁军问题是停止核军备竞赛这一点有所怀疑呢? 三年多前, 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提出了一个有关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 最后达到彻底销毁的建议。早在1979年, 社会主义国家就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有关的文件(CD/4), 所有这些都得到不结盟和中立国家的积极支持。联合国、特别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也通过了许多决议, 要求委员会立即就停止核军备竞赛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是, 委员会并没有进行这种谈判。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国家反对, 它们的代表争辩说这种谈判显然是“过早”。这是十足站不住脚的借口。

苏联代表团认为, 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期间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议程项目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有益的。但是这并不是世界公众期望我们的。现在该是, 而且正该是在委员会内就核裁军开始谈判的时候了。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苏联代表团再次促请其他所有代表团注意第CD/4号工作文件中载有的考虑和想法，并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任何可接受的程序和组织形式的范围内立即就这一问题开始具体的谈判。

再谈另一个问题，即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本来似乎现在委员会内已经存在着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很吉利的条件。确实，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有所有五个核大国，它们和委员会内的无核武器国家一起努力之下可以为制订出一个适当的协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中立和不结盟国家集团已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在委员会内设立一个特别的工作机构，并立即开始谈判这个现实的裁军问题。无疑，审议核禁试问题的一切方面，以便在所有核大国参加的情况下及早或迅速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不应该使苏、美、英三国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谈判复杂化。顺便提一句，这一谈判在去年年底中断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现在在这一问题上，委员会也面临着僵局。美国和英国顽固地反对设立一个核禁试的工作小组，而中国和法国的代表却说他们不反对设立这样一个小组，但他们立即补充说，他们还没有准备要结束核试验，至少是在目前阶段。

苏联代表团支持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建议，即设立一个由所有核大国参加的特别工作小组，审议核试验一切方面的问题，以便以最快速度缔结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条约。

让我们谈一下对无核武器国家加强安全保证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最近，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回答希腊《新闻报》提出的问题时再次重申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的国际公约草案已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面前。一些不结盟国家也提出了它们自己的公约草案。还有不少大会就此问题通过的决定，赞成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但是尽管如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公约草案的工作实际上是处于停顿状态。原因是什么呢？又是由于那样一些国家的抵制，它们认为，制订一项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加强安全保证的国际公约是件“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存在着在谈判这一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的良好的先决条件。至少我们可以一起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但这也需要所有的谈判参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加者的良好意愿，首先是核武器国家的良好意愿。苏联早已不至一次地表示过这种意愿。

有人提出了一种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借口，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关于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的和新系统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条约草案。根据报界报道，当某些代表在委员会中发表关于这一问题是“非现实性的”长篇大论的同时，各西方国家正在急剧发展致死性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人们可能会问，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并采取适当的具体措施防止此种武器的新类型的出现，这难道不是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吗？如果设立一个特设专家小组，就能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苏联代表团欢迎匈牙利提出的关于召开有专家参加的讨论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的非正式特别会议的建议。

世界公众坚持要求禁止中子武器，这不是始于今年。为此目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78年就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条约草案。由于在西欧生产和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又重新恢复，这一问题就有着特别的紧迫性——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代表都在委员会中反复讲到了这一点。但是，在这方面又是北约国家的“否决票”不允许委员会制订旨在禁止中子武器的措施。

人们不时听到有人声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裁军问题的谈判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除了交换意见、讨论以及各级别的谈判外，迄今还没有人提出比这更为有效的解决争议问题的方法，当然，要假定各方都是渴望和平而不是战争。

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支持裁军目标的忠诚而坚定的战士。今年6月12日，L. I 勃列日涅夫在会见“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这一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主席O. 帕尔梅时有力地重申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我们主张立即进行各种富有建设性的谈判、主张达成真正的一致意见、主张降低欧洲和全球的军事对抗的水平。限制军备和真正的裁军是为所有各国人民提供和平和安定的未来的真正保证。”勃列日涅夫还指出，各国和各种社会势力有必要作出努力，以求保证各种谈判得到加强，以便在我们的星球上实现较为牢靠和较为永久的和平。他保证，苏联将始终如一地为遏止军备竞赛和促进较为牢固的和平而与各种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代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表合作，苏联代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遵循的指导路线正是上述这些立场。

我们认为，军事冲突一向不是，现在也仍然不是命定不可避免的，也不是非要回到冷战时期不可。苏联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国家关系中没有任何争论的问题是不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的。同样，没有任何类型的武器苏联是不愿意在和其他国家一致同意的对等基础上加以限制和禁止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届会议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正接近所有五个核大国参加的扩大的多边裁军谈判第一周期工作的结束。委员会以这一新的组成形式工作了三年。其中举行了几十次会议，发表了好几百个讲话，还散发了同量多的文件。我们希望看到，所有真正的裁军战士的努力将取得成功，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表示的扩大委员会成员的希望将得以实现，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就其数量和性质而言——都将超过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过去阶段活动中的成就。我们还希望——这是最为重要的事——委员会的工作不要辜负地球上所有普通人民的期望，每天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给我们写信，请求和要求我们为了这一代和未来世代代人的生命把言辞变成行动。苏联代表团认为，委员会不能两手空空地去参加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获致积极的结果。

主席（科米韦斯大使）：我感谢苏联大使伊斯拉耶利安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德拉戈尔斯（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高兴地对您担任这一届主席表示祝贺并致以良好的祝愿。法国代表团已有过多次机会看到您的外交才能、经验和谦恭态度。

您对我们这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工作的组织已做出了十分有效的贡献。我们深信，在您的指导下，我们委员会在工作上将取得最大可能的进展。法国代表团愿保证全心全意同您合作。

法国代表团还愿向我们尊敬的同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感谢和祝贺，他在4月份非常出色和有效率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还高兴地欢迎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罗斯大使，我曾荣幸地代表法国驻

(德拉戈尔斯先生, 法国)

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也欢迎我们的新同事阿根廷代表卡拉萨莱斯大使, 我特别高兴在这里再次见到他, 还欢迎伊朗代表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代表贾亚科迪大使。我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祝愿他们顺利完成他们的使命。

我们的几位同事已在这里发言, 表达了各自国家政府对以色列进攻塔木兹核反应堆的反应。

我也感到不得不在此时刻对这个事件说明一下法国政府的立场, 首先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的严重性, 其次因为法国工业参加了这个伊拉克核中心的建设, 因此, 法国政府比别人更能从不扩散制度观点出发判断这些设施的性质和投产后的可能影响。

以色列的进攻立即引起法国政府的明确反应。法国总理于6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说, 这次轰炸是“这个政府要谴责的、不能接受的行为, 它只能加剧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6月15日, 在安全理事会上, 法国代表谴责以色列的进攻“违反了我们的《宪章》的所有签字国所同意的根本原则, 特别是违反了每个国家尊重其主权和独立的权利及不使用武力的普遍义务。”

我愿提醒你们, 以色列的袭击使一位法国工程师丧生。

现在我谈一谈塔木兹反应堆投产后对不扩散制度原来会发生的可能的或据说会产生的影响问题。

以色列政府断言说, 我引用一下该政府的声明, 塔木兹反应堆的目的“是生产原子弹”。

法国政府拒斥这种说法。关于这一点, 我愿引用法国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的发言:

“塔木兹反应堆的唯一目的是科学研究, 法国和伊拉克之间签订的协定规定不准将其用于, 即使是间接用于军事目的。

“我们所以能够说明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反应堆的事实情况, 是因为它们完全是仿照用于法国民用计划的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反应堆复制的, 这后两个反应堆现在萨克莱中心使用, 用于进行辐照实验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

“昨天的会议上, 提到两个基本危险: 浓缩铀的转用和钚的生产。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第一种假定是没有根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各次视察恰恰是为了核查这些燃料没有被转用，视察结果完全满意。况且，所用燃料一旦在反应堆中开始被照射后，它们所含有的高度的浓缩铀就不适于制造炸药。最后，我愿提醒你们注意法国政府于1960年发表的声明：‘这种铀的交付量只够研究用的反应堆之需。它们是按这个目的设计的并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

“第二个假定同样也是没有根据的。塔木兹反应堆是专为科学研究设计的。为军事目的生产钚需将大量天然铀进行辐照，才能随后经过回收取得钚。所以如想将塔木兹反应堆用于这个目的就需要进行很大的改建，还需能处理多达几吨的危险的辐照物质。这样做需要多年时间，是可以立即侦检到的。

“作为这一关于技术方面的说明的结论，可以说，一个国家想制造核弹，却修建一座像设在塔木兹这样的反应堆以取得军用物质，这是荒谬的。人人尽知，为达此目的有很简单的办法：例如，可以购买几台制造浓缩铀的离心机，或修建使用天然铀的钚反应堆。

“根据1975年和1976年签订的并按时公布的协定，伊拉克向法国做出了关于监督办法和保障办法的明确正式保证。按照不扩散条约规定的义务，伊拉克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订了一切必要的保障协定。它向该机构提供了所有要求提供的情报。该机构的视察人员已到塔木兹视察过两次（第二次就在今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法国政府方面，由于关心保证不使有移用之事发生和避免遭人批评和怀疑，就在最近还曾采取步骤，确保不忽略任何保证运交的东西纯粹用于和平目的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进攻，除引起其他后果外，严重威胁了在国际不扩散制度以内，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核合作原则。它会动摇这个领域中国际合作的基础。这方面，法国代表团不能不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主任埃克伦德博士在核机构管理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見：

“本机构视察了伊拉克的反应堆，没有发现任何违反《不扩散条约》的活动迹象。显然，一个非《不扩散条约》签字国的国家不相信我们的报告，或不相信我们有继续有效地执行我们对保障所负职责的能力。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本机构的核查制度本身受到了攻击。这将会把我们引向什么地方去呢？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应予仔细研究。”

法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就讲到这里。

法国代表团对其他在这里发言的人所表示的担心抱有同感。裁军努力只有在国际秩序得到尊重的情况下才能有所进展。使用武力就是否定这种秩序。不仅如此，我们所谴责的行动危及核查领域中存在的唯一国际系统，即国际原子能机构。它使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

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技术合作仰赖之条件成了疑问，而这种合作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极重要的目标。

所有这些理由证明委员会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疑虑和惊讶是有理的。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希望，它将做出国际社会理该期望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法国德拉戈尔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我国政府对以色列空军袭击伊拉克核设施的谴责最近已由意大利驻联合国代表在6月15日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时宣读了。据我了解，尊敬的日本代表将发表一项也代表其他西方国家的声明，我国代表团愿参加一份。

因此，现在我在这个委员会的发言就只限于表明我们深切关注这种袭击会给不扩散制度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带来的可能危害。在这方面，我要重申，意大利一直非常重视《不扩散条约》第四条关于促请各缔约国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规定。第四条也规定“对世界上发展中地区的需要应给予应有的考虑”。意大利正与伊拉克从事核能领域内的一项合作计划，作为执行《不扩散条约》第四条的具体创举。

出售5个核研究实验室，是完全符合《不扩散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实质的。伊拉克自1970年以来就是《不扩散条约》的一个缔约国，并把它的核设施，包括意大利提供的实验室，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之下。此外，根据上述合作计划的规定，它已自愿地，按照伦敦核供应国俱乐部通过的核转让的指导方针，接受更严格方式的监督。伊拉克遵守《不扩散条约》各条款所规定的义务，这一事实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6月9日发表的声明中已权威地予以确认，下面我引他的话：“自《不扩散条约》1970年生效以来，伊拉克就是该条约的缔约国。根据该条约，伊拉克的所有核活动都接受了保障措施。迄今为止，包括最近与伊朗发生武装冲突的这段时期，这些保障制度都是令人满意地应用了。对伊拉克核中心的最后一次保障视察是在今年一月，那里所有的核材料都已符合要求地了解了。这种材料，包括到那时为止输送给塔木兹反应堆的燃料。已计划在6月7日和8日进行另一次视察。”

(齐亚拉皮科先生，意大利)

我国政府认为，《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要求仍是大家同意了
的转让核材料与和平利用核技术的规定。我国政府，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把大力支
持这种合作活动视为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一种义务。

因此，我们拒绝以色列对我们与伊拉克在核贸易领域内的合作所编造的完全没
有根据的指责。他们显然是出于一种需要，即企图使一种从任何方面来说是不能允
许的，并严重地有损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合法化。

主席：谢谢意大利齐亚拉皮科公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
请阿根廷卡拉萨莱斯大使作为 21 国集团的协调员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正如您所说，我是以 21 国集团协调
人身份要求发言的，为的是将该集团关于以色列于 1981 年 6 月 7 日对一座核设施
进行空袭的声明告知委员会。该集团的声明如下：

1. 21 国集团成员一贯坚持《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严格尊重各国领土完整、
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本集团成
员过去一贯反对并且现在继续反对任何侵略行动和违反这些原则的行动。

2. 因此，21 国集团谴责以色列于 1981 年 6 月 7 日攻击巴格达附近的和平
用途核设施的公然的侵略行动。本集团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袭击以及为此行动辩
护的站不住脚的理由应引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特别关注。此外，以色列的这一行动
违反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6 5 段至 7 1 段有关核不扩散和为和平
用途发展核技术的规定。这一行动也是对每个国家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的
主权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挑战。

3. 鉴于发展中的，不结盟和中立的国家强烈反对核武器并一直站在核裁军的前
列，这一空袭更是非正义的。21 国集团拒绝接受把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平的核能
源计划描绘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核武器横向扩散危险的说法。

4. 21 国集团相信，国际社会应该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
施保证以色列或其他任何国家不再采取这种侵略行动。本集团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
重申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攻击一国和平用途核设施的国际原则。本集团建议，委员会
应采取有助于逆转这一行动的有害影响的适当步骤。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21国集团声明到此结束。我愿仅补充一点，即我已要求秘书处——我想秘书处已经办了——将这项声明作为正式文件散发，供本委员会成员考虑。

主席：我感谢卡拉萨莱斯大使的发言，提出21国集团关于以色列于1981年6月7日对一座核设施进行空袭的声明。我愿明确告知他，他的声明已经散发。

贾拉利先生（伊朗）：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和其他尊敬的代表们一起，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6月份的主席，同时向你保证，在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努力中，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们还要向你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感谢。

我们还要向新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尊敬的代表团团长们表示最衷心的欢迎，同时，我要对大家对我讲的一番欢迎的话表示感谢。

尽管伊朗是伊拉克政权公然而残酷的侵略行动的明显受害者，但我国代表团没有反对21国集团就最近以色列空袭伊拉克的核设施达成的一致意见，以便消除任何疑虑，我认为有必要把我国政府的立场记录在案。

在目前极为紧急的情况下，当有责任心的和热爱和平的国家正竭尽全力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时候，我们怀着严重关注的心情得知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行为的基本准则，空袭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炸毁伊拉克的核装置一事明目张胆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严格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

早已是侵略罪行累累的以色列政权已无数次地证明，不断破坏国际法实际上是它唯一的“存在的理由”，但它却一直妄图为它的行为辩护。然而，致力于人类崇高理想的热爱和平的国家将根据这一极为无耻的和卑鄙的行动本身的实质来判断这一行为。

当伊朗英勇地抵抗残忍的伊拉克政权的残暴侵略、并在行使自卫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无畏无私地为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战斗的时候，其他政府却以沉默的阴谋来反对伊朗，伊朗身受其害。当人类的神圣权利和国际法的原则遭到破坏、有人犯下非法的侵略行动而国际社会却保持沉默时，伊朗最明白而且痛苦地体验到这到底

(贾拉利先生，伊朗)

意味着什么。

恣意的、专制的伊拉克政权全然不顾旨在反对发动战争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为了满足其卑劣的野心，对伊朗使用了武力，这至今已有九个多月了。令人痛心的事实是，伊拉克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局限于仅仅越过伊朗边界进行军事干涉。侵略者无视，实际上是践踏了有关战时对待平民和禁止破坏被占领领土上的民用设施和经济资源的全部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伊拉克对乡村和城镇的狂轰滥炸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导致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的伤亡。伊拉克政权违反《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在伊朗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它的罪恶行径的又一例证。家园和村落已成废墟的难民已多达二百五十多万。许多经济中心不是遭到摧毁就是受到严重破坏，伊朗南部的居民区一直是伊拉克政权的地对地导弹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伊拉克政权的罪行并不是只限于反对伊朗人。我们的伊拉克兄弟们不知他们的领导人的险恶用心和他们自己的最终命运，也正被这个残无人道的政权带往他们不知道的祭坛去当牺牲品。

尽管伊拉克政权的罪恶行径夺去了两国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城市中不可估量的损失以及经济方面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我们决不否定有必要信守国际法和规定。恰恰相反，事实上，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感到有必要严格地尊重国际法。因此，我们并不相信“以怨报怨”。

虽然国际社会在对待伊拉克的公然侵略时未能公正地对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保持沉默，故意加以忽略，但是，当国际和平和安全受到违反国际法的赤裸裸的冒险主义和侵略行动的威胁时，伊朗自己不能保持沉默。

在这一方面，尊重国际法原则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份的，我们感到我们是绝对信守国际法的。遭到以色列侵略的是那个把一场残无人道的战争强加于我们的残忍的伊拉克政权，这一事实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对21国集团声明的支持出于我们相信这些原则。

既然世界良知关心侵略行径的危险后果和影响，那么现在比以往更为紧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该谴责使用武力和侵略行动，不管这在什么地方和以什么形式出现。

(贾拉利大使, 伊朗)

各个不负责任的和冒险的政权决不要认为, 它们能够以象伊拉克强加于我国的那种残无人道的、非正义的战争达到它们不合法的目标。

主席: 感谢伊朗贾拉利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查尔斯·弗洛韦雷大使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我代表美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六月份的主席表示高兴, 并向您保证, 我们愿竭尽全力帮助您完成艰巨的任务。我也愿对您的前任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我们的感谢, 他在紧张的四月份里有效的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此外, 我们愿对来自斯里兰卡、伊朗和阿根廷的新代表, 以及我们今天的尊敬来访者阿根廷副外长罗斯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我今天发言的目的是想就很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和前两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以色列袭击伊拉克反应堆, 今天上午已谈了很多的问题, 作一简短的发言。

首先, 我想追述一下, 美国政府已谴责了6月7日以色列的袭击。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 这一事件是非常复杂的, 是本委员会的权限不能解决的。对这件事情和它的某些影响,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已审议过了, 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正在积极审议这个事件的最广泛的几个方面。美国政府将在该机构内对这些对地区和世界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

很遗憾, 尊敬的苏联代表今天上午就这一事件发言时, 企图指责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动机。在这方面我想引一下1952年7月23日美国和以色列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有关一节:

“以色列政府向美国政府保证, 可能从美国获得的此种设备、材料或服务……被要求并将用于维护其国内安全、合法自卫, 或准许其参加其所处的地区的防御, 或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安排和措施, 并保证它不对任何别的国家进行侵略行动。”

国务卿黑格在6月10日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这一节。他用下面这段结束了那封信:

“在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之时, 我们将清楚地表明, 我们是以很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外国必须严格认真地遵守美国提供防御物品和防御服务的规

(弗洛韦雷大使, 美国)

定和条件的义务的。当然,我们将把同以色列政府讨论的结果以及我们应予的答复中的意见报告给国会。”

主席先生,我希望这个发言将使真象大白。

主席:我感谢美国大使弗洛韦雷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大川大使(日本):好些西方代表团今天上午就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研究中心问题发了言。其他西方代表团、他们的政府、包括我国自己,已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但他们仍然要我代表他们作以下发言。

“这些代表团所代表的政府再次确认他们的如下立场,只有建立在尊重和严格坚持放弃使用武力原则基础上的政策才能持久的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这对中东特别重要。

这些政府希望将他们对以色列最近袭击的谴责记录在案。此种军事行动不仅损害为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努力,它们对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与此相联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施行的保障制度而作的、不进一步扩散核武器的努力也是有害的。它们对总的裁军事业也是有害的。”

我谨代表其发言的这些代表团已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现正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主席:我感谢日本大使大川表明一些西方国家对1981年6月7日空袭的立场的发言。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要求就一个性质稍有不同的问题发言,等一会我将很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在这之前,我想在委员会讨论的最后几分钟内表明一下我们自己的立场。一周前我在委员会发言时没有提到以色列对伊拉克采取的行动。我没提及这个问题,这是因为6月9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加拿大众议院的发言以及众议院中各党派就此问题提出的动议案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对以色列行动的强烈谴责。你们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了解到加拿大政府的立场。

我们极愿承认所有成员都有权利在本委员会内提出他们认为适合讨论的问题,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但是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我们并不真正地感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本委员会毕竟是个谈判机构，我们认为，脱离它的谈判任务而辩论关于并不明显属它管的问题的决议案，是无益的。但我希望不要把我们对此不作评论一事看作是一点不关心此事。相反，我完全赞成日本大使刚才的发言，我国政府赞成他发言中提到的立场。

我要求发言，只是想回答今天早些时候我的巴西同事发表的一些看法，因为我认为委员会该得到一个迅速的答复。他提到了一周前我提出的关于核查的文件，我只想就他的看法发表一、两点意见。

我认为，仔细研究我们提出的建议将会消除他可能会产生的忧虑。我们想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提出以下建议：为了大家起见，就核查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交换可以在会外进行；并建议这种意见交换应与核查的一般问题有关。我们刚在委员会内通过的委员会工作计划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把这个问题作为单独一项进行讨论，并且委员会的日程也排得满满的了，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也多次指出，我们并不想使委员会偏离它的优先工作。但是，我想提醒委员会，核查是被称为对话中的十个题目之一，这一对话规定了委员会要关心和关注的基本框框，因此，我认为审议核查问题是完全合适的，如果这能对我们大家有所启发并因此能使我们更好地谈判的话。因此，我们想邀请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一种大家都可参加的核查讨论会，时间可能在下几周。我们希望，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将有助于大家更加认识和理解这是个多么困难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委员会就此问题的审议中明显地看出。总之，我想说，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应被看作是横向的问题而不是纵向的问题。确实，我们用了一般这个词，虽然我倒并不一定想故弄玄虚。这并不是裁军审议委员会中审议或辩论的那样的问题。

我们正在谈论方式方法问题，我们存在着与谈判有关的方法问题。我想委员会应非正式的对待这个问题而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裁军问题加以处理，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以这种精神提出这个问题的。巴西代表表明他的反应是初步的反应，但我想现在提出这些意见可能会有帮助。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因为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关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于向您祝贺, 感谢普法伊费尔大使和欢迎我们的新同事的话, 我就不说了, 我将直截讲我的发言的实质内容了。

在本委员会这次以前的会议上, 许多代表提出以色列罪恶进攻伊拉克共和国首都, 结果巴格达附近的核研究中心被破坏问题。在这方面, 我愿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说——正如可从过去几天它们发表的正式声明中听到的——社会主义国家坚决谴责对伊拉克共和国的军事侵略和以色列军用飞机对其首都的轰炸。

这样的行为构成对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书所载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彻底违反。有必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同样行为今后不再重犯。

主席: 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的发言。我注意到他代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做关于以色列空袭伊拉克一座核设施的声明。

席尔瓦先生(巴西): 主席先生, 我想通过你对我的尊敬的加拿大同事讲一句话: 我们决不想贬低他的文件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它的有益性, 我高兴地听到他说这不应是委员会辩论的问题。

主席: 根据修改过的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本周会议时间表, 本来在今天, 紧接着这次全体会议, 我们应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审议设立另一个附属机构以及与组织工作有关的其他问题。但是, 由于今天会议开得长, 而且下午3点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开会, 我建议我们在明天, 即星期五, 下午3点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上述问题, 然后, 在6月22日星期一下午3点的另一次非正式会议上继续讨论。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我已要求秘书处在今天散发下周会议的时间表。我暂时还没有在时间表中列入另加的非正式会议, 星期五下午除外。进一步会议的安排将取决于我们在明天的非正式会议上的讨论以及是否有可能取消星期二的全体会议, 如果没有人想在那天发言的话。目前, 还没有人报名在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发言, 我要求那些想在星期二发言的成员在星期一上午交来名单。和以往一样, 这份时间表只是预示性的, 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改动。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下周我们将按此工作。没有意见。

主席

就这样决定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次全体会议目前定在6月23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

下午1时1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三十一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2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梅德率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李长和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普雷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卡西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朗:

阿梅里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里菲夫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高桥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阿卜德勒哈密德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允许我对您主持六月份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讨论表示我国代表团最真诚的祝贺。不用说，无论何时，我们将给予合作和支持。

允许我对您的前任、普法伊费尔大使那样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表示祝贺。

我也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阿根廷的卡拉萨莱斯大使、斯里兰卡的贾亚科迪大使和伊朗的贾拉利大使，我们相信，我们会与他们进行一段时期的有成果的合作。

主席先生，你知道，上星期四我就想在委员会发言，但是我未能参加会议，所以，尽管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这个星期应该专门讨论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经您允许，我要谈到我国代表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

首先，我要讲一讲，我们一听到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的一个民用核设施进行突然袭击，古巴外交部就对这一违反国际法最基本规定的犯罪行为提出了最强烈的谴责。我国代表团希望把我们对这个行动的谴责记录在案，并强调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面对这种故意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而无动于衷，至少，我们应该开始紧急地审议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为此目的，我们面前有了21国集团提出的文件和其他国家集团的声明。

在专为这些事件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古巴外交部长、马尔米耶卡先生声明说美国对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电站，对中东局势的危险恶化负有直接责任。他还强调，如果这样的侵略行径不予惩罚，中东的全体人民将会遭到同样的侵略，而且对世界和平来说，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侵略行径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对这个地区的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对黎巴嫩、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抵抗力量滥加袭击，以及对叙利亚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威胁都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应伊拉克的要求，古巴召开了一次不结盟国家紧急会议讨论这个事件。在联合国刚开过的全体会议上，不结盟国家谴责了以色列的侵略，并要求安全理事会按《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

在同一次会议上，不结盟国家运动也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停止给以色列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以防止以色列继续执行反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政策。

我发言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许多代表团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并象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古巴代表团一样, 十分重视这件事。

关于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应该是怎样的和这种会议的用处, 我们听到了各种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全体会议是很有用的, 如果我们在会上讨论实质问题而不过多地在一般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话就更是如此。

抱着这个态度, 我准备很简短地谈谈古巴代表团对委员会工作的看法。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委员会及早通过了今年夏季会议的工作计划。坦白地说, 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阶段来决定的话, 我宁愿在8月底结束我们的讨论, 但是我知道需要协商一致, 以及我认识到, 已达成的方案是很灵活的, 它构成了进行我们工作的良好基础。

各工作小组在上星期二, 6月16日开始了它们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很重视这一事实。我们都同意, 至少是长时期以来好象是都同意, 在完成所赋予委员会的职权方面取得进展的最好有效机构是工作小组。

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要再一次强调, 委员会有必要设立21国集团各成员国提议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另外两个工作小组。我指的是分别载入CD/180号和CD/181号文件的, 关于设立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工作小组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的提案。

我们对设立这些工作小组所采取的态度能够表明, 而为毫不迟延地设立这些工作小组所作的努力更能表明, 我们在裁军谈判问题上的政治意志。

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 这两个在我们通过的工作计划中显然具有优先地位的项目的工作小组应该在这期会议期间设立起来, 以便我们能向联合国大会报告, 根据国际社会的意见, 委员会认为这两个项目是适宜于进行谈判的。任何其他的做法都将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有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不表态, 那就是扩大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问题。这是我们通过的工作计划所确认的, 我国代表团准备在寻求可获各方接受的方案方面进行合作, 以确保我们在这个项目上的谈判取得尽可能好的前景。

在委员会今年夏季会议一开始, 国际形势还是阴云密布。其原因还是与我上次4月14日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的一样。

然而, 正如您在6月11日开幕发言中清楚地指出的, 委员会不能等待这个形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势改善后再来审议它面前的许多提案, 并谋求取得确实的成果。

因为本委员会是还在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机构, 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因此, 我们在世界舆论面前负有主要的责任。

此外, 正如许多发言人已经指出的那样, 明年春季会议时, 我们大部分时间将用来准备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因此,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在这届会议上达成一些具体协定, 特别是关于目前正是各工作小组谈判内容的四个项目。

在这方面, 我要简单地谈一谈我国代表团对每个项目的态度。

关于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系统, 我们赞成通过一项一般的协定, 禁止发展这种武器, 不必事先鉴别那些武器属于这一类, 因为从逻辑上来说, 是预先假定这种武器是存在的。不管怎样, 我们认识到通过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协定所具有的重要性, 我们准备为这一目标继续努力。

关于通称的消极保证, 我们赞成尽早通过一项国际文书, 禁止对在其领土上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现无此种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坚信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办法, 可获大家接受的。

关于化学武器,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一项公约, 除其他规定外, 规定销毁这种武器的储存、禁止其发展、生产和储存并促进缔约国之间为和平用途进行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仅仅要强调紧迫需要通过这个方案, 以便联合国大会能在即将到来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进行审议。正如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09段所说的, 综合裁军方案应该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 以使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在审议这些措施时, 不应该疏忽那些有人想将其降到第二位的措施, 例如拆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停止敌对行动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

总之, 我们真诚希望这一期会议能象春季会议时一样, 委员会内将普遍存在一种建设性气氛。这种气氛为我们执行所赋予我们的职权和完成我们对人民所负的责任提供了最好的途径。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索拉·比拉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以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名义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主席。我确信，由于您的经验和博学，也由于您本人和贵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所享有的尊重，您将帮助我们推进委员会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普法伊费尔大使，感谢他那样能干地主持了委员会4月份的工作。

上星期，委员会通过了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我国代表团现在愿对所赋予我们的职权发表一些看法。

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无疑地将是评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进展的场合。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取得的相对来说不算大的成就为取得较为实质性的进展提供了不大的、却是适当的基础。

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以及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的禁止核试验是世界舆论主要关心的问题。在21国集团的倡议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第一期会议期间举行了一些非正式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不仅我国代表团认为、也是所有21国集团成员国都认为是根本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委员会仍未能对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就委员会议程项目1和2设立两个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积极的决定。关于第1项议程，我荣幸地代表21国集团提出了作为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的建议。

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正式收到有关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职权的具体提案，我国代表团希望委员会将通过非正式协商或在非正式会议上采取步骤，以决定设立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工作小组，并拟定该小组的职权范围。

21国集团的第二个提案是关于设立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工作小组。这个提案在委员会内还没有达成协议。但经过一系列的非正式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开始审议这个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

我还荣幸地在4月16日代表21国集团提出了可在多边谈判过程中加以审查的各种重要问题。鉴于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议程项目1和2这两个基本问题特别重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视, 这次对看来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基本领域进行的匆忙估计是有意识地只限于这两个议程项目。

委员会夏季会议的议程也包括审议我们工作安排的有关问题。我国代表团在先前几次发言中强调指出委员会是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事实。通过与委员会工作安排有关的程序和措施明显地能有助于走向裁军的实质性讨论和进展, 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些审议不应该使我们忘记我们的真正目标或浪费了时间, 考虑到委员会所负责任之广, 许多代表团都认为时间是有限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和国际形势分不开, 自从委员会1981年会议召开以来, 国际形势肯定没有任何改善。不久前发生的格外严重的事件向国际舆论、特别是向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表明, 军事力量的政策和政治统治的意志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

上个月6月7日,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空军袭击并炸毁了伊拉克的和平用途核设施。我国的政府首脑称这个侵略行径是个国际强盗行为。

我国代表团认为, 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对待这一特别严重的事件。

第一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整个国际社会, 不久前安全理事会, 都谴责了这一犯罪行为。阿拉伯各国、特别是我国, 一贯反对以色列的既成事实政策, 今天对以色列最近的行为并不感到特别惊奇, 这个行为已使以色列长期的玩世不恭和制造破坏的政策达到了顶点。

第二方面更直接关系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21国集团在这方面所表明立场, 我们希望委员会将采取与21国集团6月17日提出的声明一样的立场。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 从心理上来说, 是由一些抱有防止某些国家取用核技术的不可告人目的新闻机构所展开的国际运动造成的。由此推论, 看来一些国家, 特别是以色列和南非, 会声称它们有权取得核技术, 并有权制造和拥有核装置。

在这方面, 我国对核不扩散条约所采取的立场更加得到证实了, 因为不仅各核武器国家没有履行它们所承担的发展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领域内的技术合作的义务, 而且, 我们看到一个受到各种形式的国际水平的援助国家擅自对一个邻国的经济和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技术发展加以限制。

最后，对和平用途核设施的袭击使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根据瑞典代表团关于禁止袭击民用核设施的提案进行的讨论更应得到相应的审议。

国际环境中目前的困难和危险应该促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加紧努力，为裁军领域内取得大幅度进展扫除障碍。

一次特别严重的事件已表明武力和统治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荒唐事。其他事件也许是偶然发生的，可以在任何时刻把我们的人民吞没在不可收拾的武装冲突中。我国代表团希望，现在拥有大量军事和核力量的国家应真诚表明要进行全面彻底裁军的谈判的愿望。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萨拉赫·贝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是简短的，这并不是因为委员会议程项目 I 没有重要性，而是因为二十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已经由联合国的许多机构反复研究过了。我不准备为了纪录在案，将许多有权威来源的关于停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的所有决议、报告、研究报告和其他文件做一概述，我也不打算再次详细回顾核武器国家在几个国际文件中关于认真进行谈判，以实现禁止核试验的承诺。其中有的文件，如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使全部五个核武器国家和其余的联合国会员国都承担了责任。其他文件，如 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为达成永远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爆炸条约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还有一个没有许多无核武器国家加入的国际文件，但经常作为一十分重要的条约被几个缔约的核武器国家提到，其条款必须受到严格遵守。这个文件在其第六款中载有一项义务，无核武器成员国在该协定的几次定期审查中，将此项义务解释为是给核武器国家实现停止核武器试验规定了明确的义务，作为阻止继续纵向扩散这种武器的手段。

可是，以法律上的国际义务形式表示的这种承诺和国际大家庭的一再呼吁停止所有核武器试验，似乎已被那些自己讲明要承担这些义务的人完全忘却；有时它们承担这种义务还是在无核武器国家以放弃对本国安全关系重大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才取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大家庭已无法可想, 只能以最清楚的词句, 对此种情况表示深切的不满及愤慨, 即使是冒不断地重复仍不受理睬的危险。

不属于两个军事联盟的无核武器国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年会议第一期即将结束时所发表的文件是最近的一次尝试想引起核武器国家注意它们对禁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条约的多边谈判很重视并感到迫切, 这个第CD/181号文件特别吁请委员会成立议程项目I的特设工作小组, 并对该工作小组职权的写法提出建议, 还向关于禁试条约的三边谈判国家提出一些具体的实质问题。正如委员会全体成员所知, 只有两个核武器国家拒不同意设立建议中的附属机构。

上面我所提到的承诺做出以后, 已过多年了。从21国集团第一次建议成立项目I工作小组, 到现在已一年多了。第CD/181号文件提出后, 已过将近两个月了。三边谈判国家——其中包括两个持有反对意见的核武器国家, 若非它们反对, 委员会本可达成一致意见——受到简明和直截了当的质问, 所以对它们提出质问完全出自要解决直接和从根本上关系到所有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的真诚热望。停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并不是只属于三边谈判国家, 甚或也不是五个核武器国家所管的事。世界所有国家对永远在一切环境中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条约都有着合法利益。

我国代表团如不乘此机会回顾一下需要同意开始进行关于我们议程项目I的紧急多边谈判, 它就是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责任的不忠。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不幸不能在其议程中所有其他项目上达成协议。这次会议艰苦地谈判出核裁军的协商一致的案文, 再一次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个与禁止核试验关系密切的问题之重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关于核裁军的报告中, 除谈到其他一些问外, 还谈到核武器国家所负“特别责任”有“尊重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关切, 避免采取任何会导致核军备竞赛加剧的行动, 以及最重要的是寻求核裁军的具体措施。”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期望三个进行谈判的国家, 特别是两个至今仍反对在委员会中成立项目I工作小组的国家履行这种责任。我国代表团深信, 这些国家不会逃避特别责任, 相信它们建设性地利用了委员会休会期间, 最终拟妥了对无核武器国家在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多边谈判方面的共同关切的响应。它们是应在本周就议程项目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巴西)

1 发言的人。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主席先生，今天我在我们1981年第二期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时很高兴看到您，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在我向您表示祝贺并祝愿您在担任主席期间一切顺利时，我还表示我个人的信念：由于您的才能和经验，委员会将在这个月份的裁军对话中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也愿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对于他在任本委员会四月份主席时的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欣赏。我国代表团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新代表们：阿根廷卡拉萨莱斯大使、伊朗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贾拉科迪大使。我们祝愿他们在其新岗位上一切顺利并表示愿给予充分的合作。

自我们开完春季会议以来，国际政治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就在我们恢复审议工作之前几天，国际社会惊悉了以色列的一次空前的侵略行为：这次是针对伊拉克的，轰炸巴格达附近的核中心。从我们会议一开始，在这个会议室里的其他代表团和几批代表团就对此表示抗议和愤慨，我也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抗议和愤慨。以色列飞机轰炸伊拉克的核中心，是空前未有的恐怖主义行为和国际海盗行为。波兰政府已强烈地谴责了这一袭击。我引用波兰外交部在以色列的袭击之后发表的声明中的下列话：“波兰舆论、波兰社会和波兰政府愤怒地谴责这一公然的侵略行为因为这是对一切国际法准则的破坏，并认为，以色列当局和支持并帮助该当局推行这种侵略政策的势力应对其后果负全部责任”。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其所有集团的代表们已经谴责了这一海盗行为。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这方面的决议，反映了整个国际大家庭对以色列这种侵略行动的普遍谴责。

我无疑感到，正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委员会更应该通过成员们的统一态度和行动来表明其进行裁军对话的意志和力量，从而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我国代表团在这方面满意地注意到，委员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已设法就其工作计划和其四个现有的工作小组开始进行活动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我认为，这反映了委员会成员们加快其工作步伐并提高其效能的意志，关于这，从我们这一期会议一开始就听到了很多发言的人的要求。这也完全符合我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所奉指示的主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要精神。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尽我们可能地在加强委员会内这种健康的倾向方面，作出贡献。

我所以这样说，部分原因是由于某些波兰新闻界的批评，它们直率地向我提了这个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过去三年里成员扩大的情况下是否取得了任何具体积极的成果，还是在这三年里一直在消磨时间，而无重大进展？我认为，人们普遍都这样来评断委员会的。我同舆论界一样不耐烦，我打算这么来答复上述问题：委员会内绝大多数的成员都有足够的意志和专心致志的精神想通过这个唯一的、世界性的谈判机构找出一种有效办法，以便采取各种具体行动来遏制疯狂的军备竞赛，并开辟朝向逐步裁军的道路。今天更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国际关系气氛的恶化并没有使一切有关国家的代表们感到警惕并到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相反倒给他们以一种增加军备和进行军备竞赛的借口。他们是否有可能是按照这样一种逻辑来推理的：为军备而制造紧张局势，为加剧紧张局势而作军备？波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所有那些根本不想从军备竞赛中寻求其经济出路和世界前途的国家，都旨在扭转这种危险的想法而代之以下列的合乎逻辑的顺序：为裁军而缓和，为缓和而裁军。遵循这一逻辑，波兰代表团愿对关于加紧委员会工作以觅求一切可能办法以提高其活动效能的要求，给予全力的支持。就这些目标而言，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遵守我们的原则；与此同时，就取得具体成果的方法而言，我们的态度将是非常灵活的。

按照我们的原则，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委员会应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取得某种具体成果。问题是：在正式责成我们拟订的综合裁军方案方面，或在可能制订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方面，我们是否确实试尽了我们在体力上和政治上所能做到的各种可能性来谋求取得可献给第二届会议的成绩？

根据我们的态度，我国代表团的主要目标是：直接立即就核裁军和全面核禁试进行具体的谈判。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979年2月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的最初时刻起，就认为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是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我在此刻强调一下：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并要求设立有关这方面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在这方面欢迎载于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声明，特别是它关于设立这样一种工作小组的要求。我还想表示这样一个希望，主席同志，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这样一个小组将最终能在这一期会议期间很快设立起来。现在正该是时候了。

关于项目1：核禁试问题，我国代表团赞同委员会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坚决支持21国集团的提案：在委员会范围内设立一个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特设工作小组。无需说，就上述这两个极端重要的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项目设立工作小组，将是一种最好的保证，使我们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审议形成一种具体的组织形式。

关于某些人所说的调整或扩大现有的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包括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我们打算采取灵活态度。确实，我们并不认为，任何工作小组的谈判成果将基本上取决于其职权的内容。以下两种情况可能有相等的机会出现：小组即使具有一个完善的而又广泛的职权，但可能不能取得进展，而相反，在目前现有的、比较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化学武器工作小组能在实事求是的谈判中取得进展。换言之，并不是职权才是医治我们无效率的万应药。不过，我愿回顾一下，波兰代表团从一开始它就一直在表示，它赞成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有广泛的职权，以便它能就禁止这种致死武器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处于第一阶段，如果不是处于真正谈判进程的中间阶段的话。由于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大川大使和利德戈尔德大使两位前后主席的才干和伟大的个人献身精神，我们已经——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进入谈判一项未来公约的组成部分。然而，并不是我们大家——正如在非正式会议期间交换观点时很清楚地表明——都已准备好进入谈判过程的最后阶段：草拟上述公约的案文。出于这样一种现实感，波兰代表团希望继续寻求一项足以为所有代表团真正可能接受的职权。与此同时，它应当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既不会阻碍，也不在任何情况下中止工作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主席提出的几个工作文件，是公约草案组成部分谈判进程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表示，我们赞成马上继续就此题目进行讨论。我还要再一次表示这样一个意见，主席同志，即恢复这方面的苏美双边会谈，将大大有利于委员会拟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

就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而言，波兰代表团仍然持有4月14日在此会议室发表的声明中的观点。我们虽然认识到禁止放射性武器同象核裁军或者禁止化学武这种基本的问题相比具有次要的意义，但我们同时也认为有可能就条约的案文达成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协议，这样的协议可以使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确信，我们在日内瓦这里并没有在白白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正如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第CD/182号文件中所说的，我们将坚持不懈地为尽早就条约案文的达成最后协议而继续努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和联合国大会很多决议，都强调指出了该条约的重要性。

波兰代表团愿表示支持匈牙利代表团在第CD/174号文件中提出的一些提案：关于设立一个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合格的政府级专家特设小组。

无疑，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讨论。正如我们大家在这里非常了解的，委员会拟订一项真正的综合裁军方案，并将它提交明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最急迫必须要做的事之一。我们同意，如果要通过该方案的话，在今后一年左右之内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希望，关于确定和接受《综合裁军方案》中应列措施的讨论，将为将来实施这些措施创造有利的和现实的条件。我还想说一下，波兰代表团认为，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规定，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和“宣布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为拟订综合裁军方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纲领。

我无意在此刻概述波兰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议程项目的立场。在其中一些项目上，我已经总的表示了波兰代表团的一些观点，我还想再次指出：本委员会的最紧迫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就我们时代的最迫切的问题，即裁军问题，诚意地进行谈判。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现在做得愈多，我们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信任也就愈深。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波兰代表苏伊卡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因为大会在第一届特别会议上明确指出，核武器的存在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对人类生存本身”是个威胁，所以，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宣布“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上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并宣布“一切国家也有权参加”这些谈判，为此，会议明确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谈判论坛”。

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个否决票从去年以来一直在妨碍委员会的工作朝这个方向进展，起到了废弃《最后文件》的那些规定的作用。所以我国代表团自1981年会议开始以来一直认为，鉴于不可能作出更有成效的贡献，至少应该确保委员会及时了解其他国际机构审议工作的成果，这些机构有幸未被阻挠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而这问题在理论上是我们议程上的两个优先项目之一：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二月份，要求秘书处作为工作文件转载了2月6日至8日在维也纳举行的、由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的独立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宣言。该委员会的成员有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南、北美洲一些国家的近20名知名人士，包括北大西洋公约一些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其中有一位首相以及华沙条约和第三世界的一些高级官员。

上述工作文件就是CD/143号文件，转载的宣言专门审议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全球命运所关”。我将宣读其结论的一部分，因为我认为，回顾这些内容会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内容今天比最初制订宣言时具有更大的意义和力量：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首要目的是帮助制止核战争。核武器已经使人类面临着各种史无前例的危险；我们所了解的，文化可以在瞬间真正遭到毁灭。所以完全有理由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提出批评。会谈进程既拖累又缓慢，其成就有限。但它是唯一现有的对付最威胁人类生存的手段。这种进程在遏制核战争危险方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如果它停止的话，却仍是无法估量的挫折。这意味着又要回到1950年代搞的各种无效的宣传战，而不去认真讨论武器的实际限制问题。它还意味着去掉了一种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最重要的积极性之一。

“

“由于这些原因，委员会认为，美国和苏联政府必须始终遵守自己的保证，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正因为有这些保证和所牵涉的全球性的重大利害关系，委员会希望：美国和苏联将继续其为期12年的努力，尽早就限制核武器进行协商，并希望双方在这过渡期间都表现出最大的克制。这不仅符合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出于与我们二月间提出要求的同样理由，我国代表团现在要求分发CD/188号文件。这个工作文件转载了裁军与安全委员会独立委员会第四次和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分别关于恢复谈判称作“战区核武器”或中程核武器的迫切需要，和关于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于1972年5月26日缔结的条约，题目是“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第一个宣言是4月26日在日内瓦通过的。委员会开始表示它“对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现状的严重关切”。委员会指出，“随着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的恢复，遏制目前逆流的最重要步骤应该是就限制战区核力量问题进行谈判”，并敦促“美国和苏联毫不迟延地开始此种谈判”。委员会在总结时清楚地指出，“如果不能开始谈判并迅速在管制和裁减这些武器方面取得进展，就会加剧欧洲目前的危险形势，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最后委员会强调，“各方同他们各自的盟国一起应以与平等和同等安全的标准相符合的迫切感进行工作”。

通过第二个宣言才一个多星期，那是在6月12日至14日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中产生的。在那次会议上，独立委员会以第四次会议上用的同样的话重申了它“对军备管制和裁军领域中的现状的严重关切”，并对《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作了详细的研究，特别注意条约各项规定的意义和范围，并注意到，按条约第十四条的规定，各缔约国明年将对条约“共同进行审查”。

经过这一研究，得出了CD/188号工作文件转载的第二个宣言中提出的结论，最重要的部分如下：“《反弹道导弹条约》为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必需的战略稳定提供了基础，使核武器的大规模削减和质量上的重大限制有可能得以实现”；洲际弹道导弹防护系统的扩大和现代化对达到上述目的好处不多，并将需要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或对其作重大修改；至于保护城市和居民免受大规模核攻击的有效反弹道导弹，技术上还不具备条件。

因此，委员会认为，“通过谈判得出一个大量降低战略力量水平的解决办法将是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有效得多的方法”，因而，委员会认为，“美国和苏联应从文字上到精神实质上继续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委员会认为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国代表团确信，想继续无限期地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执行《最后文件》给它规定的主要任务——就裁军进行多边谈判，其中，把核裁军放在适当的优先地位——是办不到的。我们大胆希望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两个工作文件——1981年2月11日的CD/143号和我刚才在简短发言中介绍的、今天分发的CD/188号文件——所提供的情况能够，即使在很小程度上，有助于强调接受21国集团的提案是可取的。这个提案是于1981年4月24日在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内容是就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上午11时5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三十二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25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 席 者 名 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戈门索罗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緬 甸: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普雪多·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诺伊格鲍尔先生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诺特策尔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沙里菲夫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布里马赫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蒂萨·贾亚科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谢苗诺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伊玻利托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马歇尔先生

诺布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德西蒙先生

克里颂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核禁试”。首先，我想在委员会内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贝尔纳德·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今天将第一个发言，我很高兴请他在委员会讲话。

诺伊格鲍尔先生于1953年参加外交工作，自1978年起他一直担任他目前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1963年到1966年期间他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在1966至1970年他任外交部的司长。1973年到1977年期间，他是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在第三十二届大会上任特别政治委员会主席。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首先我愿对您所说热情欢迎的话表示感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的时候，我能有机会在会上发言，感到十分高兴，这也是给我的一种特权。

同时，我愿向您，主席同志，担任六月份主席这一重要而要求很高的职务表示祝贺。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表示良好祝愿，祝本届会议开得成功并收实效。我愿补充说，我特别高兴的是见到作为秘书长代表的贾帕尔大使，在他在纽约任职期间，我曾愉快地和他密切合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高度注意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这个机构作为讨论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全球性问题的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所负责任，在今日军备竞赛大大加速，大有成为脱缰野马之势的时候，显得更加重大了。结果，爆发全球核冲突的危险大大增长了。因此，惶惶不安的世界公众愈来愈要看委员会在抑制这种趋势和拟定早该签订的协定中已做到什么程度，并以此来评价委员会。

不论在西方或东方，北方或南方，各国人民要求把和平共处、缓和和裁军的进程继续下去。这是核时代的合理的进程。

目前形势必然使我们想起历史上同样的形势，几乎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日内瓦这里，离开这个大厅只一箭之地，国联的裁军努力因遭侵略势力的抵制而失败了。他们试图——尽管仅作些许尝试——用“先重整军备，后谈判”的口号来掩饰其备战和争取军事优势。这对所有国家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今天在这热核武器和导弹的世界里，如果我们不能防止核战争，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些身处负责地位的政治家一直在发表声明说军备比谈判更重要，并以某种大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问题的逻辑，说他们认为还有比防止战争更重要的任务，这是极端危险和冒险的。遗憾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情况表明，这些话并不是偶然脱口而出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某些方面要顽固阻挠十分迫切需要的谈判。这种态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备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太明显了。

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在第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曾谈到这个问题说：

“和平共处政策是制止新世界大战危险和保证持久和平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办法。为了使各国人民免于核灾难，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必须得到承认并成为实际行动的动力。”

参照历史经验和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出了下述结论：加紧继续进行谈判、倡议或恢复谈判是决定性的环节。照这样认识行动是一无例外的所有国家的最高利益所在。因此，乐于谈判的意愿并不是一方给对方的一种礼物，也不是一种适于讨价还价的东西。现在所需要的不多不少正是第三十四届联合国大会时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和第三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第35/152 E号决议中一致同意的东西。

凡是不寻求军事优势并宣称自己主张平等和共同安全原则的人，就没有理由逃避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当考虑到这一特定原则已在下列事实中体现：即在现实世界中苏、美之间，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存在着大体相当的军事均势。这种大体相当的均势的存在在西方国家中许多政治家和军界代表人物以及科研机构也都是承认的。设在伦敦的战略研究所在其1980年年度报告中曾得出结论说：“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我们前几年的结论，即仍存在总的均势，它使进行军事侵略显得不吸引人。”

众所周知，华沙条约成员国并不寻求军事优势。但，同样，它们也不会容忍对方的军事优势。

对我们来说，军事均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起点，由此来争取在保证所有有关方面的不减损的和稳定的安全条件下，共同商定逐步降低军事力量水平。所以我们的立场明显不同于所有形形色色的威慑理论，这些理论都是以所谓的来自东方的威胁这种神话而起家的。法西斯进攻苏联四十周年日使人回想起：这一神话一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向是被用来掩饰军备、侵略和干涉并为其解辩的。

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牢牢地和坚持不断地奉行旨在达成限制军备和裁军的外交政策方针。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协助保证使改善国际气氛的可能性得到利用，委员会的任务得到完成。我们争取更可靠的和平和争取裁军的计划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这一计划是向前看的同时又是现实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的建议为继续缓和和防止核战争提供了新的推动因素。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这些建议，不论单独采说还是合在一起说，都是坚持寻求和平和对最紧迫的国际问题持建设性态度的证明。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暂时改善世界局势，而是彻底的、长期的改革，以便使和平能在永久性基础上得到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旨在达成政治和军事上的缓和措施。这些倡议关系到核和常规武器，关系到全球、双边和区域各方面。它们的初步目标是恢复缓和对话和实现有成效的谈判。我们同意不结盟国家的意见：应给予核裁军以优先考虑，即优先考虑禁止制造核武器和逐步裁减现有储存直到全部消灭为止。

这是裁军谈判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若成立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工作小组，它就有条件讨论和决定有关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利益可得到应有的考虑。

核裁军整个问题中的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因素是继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同时要维护迄今在这方面已取得的一切积极成分。我们愿回顾，去年联合国大会会议曾一致通过了一项相应的决议。苏联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设性态度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上也已明白表示了。与裁减战略核军备的全球方面有密切关系的是设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问题。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部署质量上属新一代的核武器系统——潘兴 II 和巡航导弹，这一问题就特别具有迫切性了。上述决定所根据的思想就是想实行不妨打有限核战争的理论 and 制造进行讹诈和威胁的潜力。据宣称，目的是为了弥合所谓的军备差距。但实际上，现在存在的是均势，包括所有有关运载手段。在核弹头方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占多达 50% 的优势。在许多西欧国家中，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署导弹的反对日益增长，要求举行谈判的呼声日高，这证明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已被当成核威胁政策的人质，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并要他们充当所谓“有限核战争”的第一批牺牲品。

为了使苏美就中程核武器、包括美国设在前进基地的核武器系统开始会谈，应进行不遗余力的努力。若采纳苏联所提的暂停部署建议，同时考虑到西方政治家所谈到的一些主张，就会使这些会谈易于进行。冻结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武器将防止核能力的进一步增长及其现代化。因为存在着大体相当的均势，所以不会有单方面的优越地位。关于裁减的谈判也就可以在没有紧张感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在这方面的持续的军备竞赛会造成紧张。

人们肯定明白，处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国家分界线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欧洲的军事缓和问题特别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我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尤为重要，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西边邻国国土上部署的核武器密度是最高的。

我们还坚决支持召开全欧军事缓和与裁军会议。对一个最大量地集中了最危险的武器的大陆来说，继续走缓和的道路和降低军事对抗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这对所有欧洲国家和人民都有好处。因此，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为召开这次会议付出代价，这完全是荒谬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筹备和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提出了明确的提案，并对西方在这方面的意见做出了建设性的响应。例如，苏联宣布愿意将建立信任措施应用到其领土的整个欧洲部分，只要西方也相应扩大它们的范围。可是不幸的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迄未准备响应这些建议。

从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愿强调我们十分重视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特别是由于军事对抗政策正日益引起祖心和不信任。

一般说来，建立信任措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促进和加速裁军。它们不能代替裁军，也不能敷衍军事对抗政策，相反地，应该有助于克服这种政策。要实行建立信任措施又一次需要依靠尊重所有有关方面的安全利益。

今年夏季会议的特点就是要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这次特别会议的目的应是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和进一步取得新成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更进一步发动公众反对军备竞赛所包含之高度危险，是很重要的。其他方面，我们认为特别会议应主要讨论：

- 审议裁军领域中的新的协定草案；
- 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和
- 成员国提出的新型案和倡议。

(诺伊格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认为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应做出的贡献首先是作出进展，如有可能就完成尚未完成的工作和计划。这特别涉及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问题。及时恢复三边谈判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决定性步骤。当前正在加紧努力制造和试验新式的可怕武器，如中子弹，所以这显得更加迫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设立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工作小组，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克尽在这方面的职责。

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将有很大意义。若恢复苏美之间就此问题的双边谈判，无疑将在这方面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和别人一样也抱有这样一种担心，即当前制造二元武器的措施等于使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中的军备竞赛升级，同时会使解决整个这个问题的努力遭到严重挫折。这里再次出现某些国家正在加紧进行的军备竞赛将损坏谈判过程中已取得的部分成绩的明显危险。

起草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已达到比较高的阶段。我们看到在特别会议召开前这项谈判有可能成功地完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委员会加强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工作。我们愿回顾这件事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曾受到很大重视。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进展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并可导致实现该裁军的措施，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起草《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进行的卓越努力是值得高度赞扬的。按照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其工作重点应是拟订具体而有效的措施。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整个裁军进程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我深信，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所体现的经验及其成员国的代表所做重大努力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在此之上能够制订出对我们大家都关系重大的裁军协定。归根结蒂，同军备竞赛做斗争起作用的不是研究报告或声明，也不是统计数字或分析，而是规定对物质上的备战手段加以削减和最终消灭的有约束力的协定。

主席同志，让我向您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持要继续竭力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迎接最大的挑战——保证人类的生存，因为将近五十年前在日内瓦发生的情况决不能让它重演。世界的良心必须保持清醒，政治家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来制止违反理性的军备竞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诺伊格鲍尔副部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在六月份里的第一次发言的第一句话必须是表示我国代表团再一次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将多次来临，因为如果我计算不错，您将每星期主持两次全体会议，两次全体非正式会议和至少您还要主持一次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会议，因为你也是那个会的主席。这还没有提到由您领导的其他各种磋商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我国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对您这种服务和热心感到感激。在前些时候，我曾有机会对您的前任普法伊费尔大使执行本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方式表示赞扬。

我们还高兴地欢迎三位新代表来到我们中间，即尊敬的伊朗、斯里兰卡和阿根廷大使，我国代表团欢迎他们个人对本委员会工作的贡献。主席先生，我还愿欢迎，和您同声欢迎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我们的尊敬的来宾。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讨论议程项目1禁止核试验。我愿谈谈这个问题，但也借此机会略提一下委员会正在讨论的其他有关核的问题。在我的发言中将特别着重从狭义上谈一谈不扩散的问题，即关于防止将核武器扩散到目前五个核国家以外的国家的措施问题。不扩散核的问题决不是澳大利亚政府重视的军备管制与裁军方面的唯一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认为应受到我们大家优先注意的整组复杂问题中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核不扩散呢？我们澳大利亚人认为，一个有效的核不扩散制度——换句话说，即一个旨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有效的国家与国际协定及其他各种安排的网状结构——直接有助于所有国家的安全。我们认为，有效的不扩散制度，由于消除了一个潜在的恐惧和冲突的根源，还能对各国安全做出间接贡献。正如最近的事态所表明，这对存在着高度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地区特别重要。我们还认为，有效的不扩散核制度对民用核贸易和民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是必要的。我们认为，若设想要在有力的不扩散核制度之外进行这种贸易与合作，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澳大利亚来说，核不扩散制度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就是不扩散条约及其附属的保障制度。我们认为，许多其他组成部分，包括例如双边和多边协定，是有助于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这个涉及面很广的复杂制度的。

其他组成部分之一——不扩散条约中明确承认的一点——就是纵向和横向扩散之间的逻辑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即核武器国家的核限制和裁军措施与限制和阻止将核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的措施之间的联系。

消极安全保证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看法中是有其地位的。这种保证关系到放弃为自己取得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认为，通过有效的不扩散安排，承诺不发展或取得核武器，对准备从消极安全保证受益的国家确立其无核地位是很重要的。在本届会议中已举行了两次会议的工作小组由干练的意大利齐亚拉皮科部长任主席，这是庆幸得人，因为它正面临调和和协调有很大分歧的各种观点的艰巨任务。

澳大利亚对不扩散核的关切对我们打算草拟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想法也是很重要的。在春季会议结束时，我所做的发言中曾对这一点加以阐述。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及其主席、尊敬的墨西哥大使所面临的困难继续深有所感。我们祝愿工作小组能及时起草成功一个富有现实精神和建设性、因而能吸引所有国家热烈参加和支持的方案。

现在谈一谈我们当前的议程项目，让我回顾一下，澳大利亚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曾促请大家注意全面禁试条约需对加强我刚才谈到的不扩散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当然，全面禁试条约本身将实施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谈到的正由不扩散制度实施的那些重要目的。此外，全面禁试条约应直接有助于停止核军备竞赛。此外，它应解除许多国家人民对不断进行核试验所引起的直接对人身的影响的担心和害怕。

就是由于这种看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先生于5月30日对法国新政府宣布决定暂时停止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同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试验一样，它引起澳大利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关注——表示欢迎。部长在声明中表示希望法国的暂停核试验能导致其永久终止试验。不幸，过了几天以后，又有消息说法国政府的权威发言人说，这种希望是不能满足的，部长对此不能不表示遗憾。在这两次场合下，斯特里特先生都重申了澳大利亚决心在多边论坛上为全面禁试条约积极努力。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这样一个条约的准备工作之参预比许多代表团所希望的要少。

(沃尔克先生，澳大利亚)

但各代表团不应忽视本委员会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不应让任何东西阻挠各代表团去从事现在已向它们敞开的这项工作。春季时，我们举行了许多次非正式会议，会上许多重要发言谈到这个问题。在春季会议结尾时，我曾说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次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今天我愿在那次所说的话之外，再补充表示感谢第CD/181号文件的提案人——称为21国集团的那些代表团——在委员会的众多文件中又加上这一文件。地震专家小组也在继续进行着重要而有益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再次吁请所有代表团积极协助该小组工作，对其活动给予充分合作。我愿借此机会再次提一下澳大利亚的建议，即国际地震网的行政和组织方面的安排是委员会应马上予以讨论的问题。

最后，我既然已把这次发言的内容扩大，包括了其他核问题，我愿对放射性武器公约略讲几句。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许多原对这项公约有保留的代表团现在在工作小组中采取了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我们认为，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对此种情况的发展做出积极反应，并坚决努力寻求对以建设性精神提出的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所有问题和考虑作出回答，这是很重要的。只要所有关心此事的人抱有必要的诚意，魄力和最为重要的开诚布公精神，我认为就有取得真正进展的可能性。不能期望在这里有代表的任何国家会牺牲其切身利益，但可以期望各国都会做出重大努力来协调相互的顾虑。

主席：我感谢澳大利亚沃尔克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愿首先向您热烈祝贺，祝贺您担任委员会六月份的主席。在您连续两年担任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时，我们看到您工作很有效率，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而且充分胜任。我国代表团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您担任主席时，委员会将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向您保证，在您履行您的艰巨而又繁重的职责时会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主持委员会四月份工作的您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法伊费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感谢，并对委员会的新代表阿根廷的卡拉萨莱斯大使、伊朗的阿赫迈德·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的蒂萨·贾亚科迪表示欢迎。也请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允许我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欢迎。

我们在回顾我们委员会的春季会议时注意到，虽然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于解决。我国代表团认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我们春季会议期间根据其现有职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我们因此期望从委员会夏季会议一开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就能向前推进，把已确定的组成部分和已提出的有关提案变成一项公约草案。很遗憾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至少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没有给特设工作小组以执行其新任务的新职权。我们依然希望，也许在本届夏季会议晚一些时期，委员会能就调整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便使它能真正草拟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

考虑到持续的军备竞赛和核武器的纵向发展和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种武器，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对无核武器国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月份早些时候在巴格达举行的第十二次伊斯兰外长会议在其第 23/12-P 号决议的开头第二段中作如下说明：

“考虑到在普遍实现核裁军之前，国际社会必须拟订有效措施以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防止任何方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该会议在上述决议的执行部分第二段中进一步说明：

“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就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国际公约达成一项紧急协议”。

我们注意到，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已开始其第二期的工作，即在寻求一项对待这个问题的共同办法方面探索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虽然我国代表团继续持有这样的观点：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在一切环境下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并在实现这些之前，彻底禁止使用核武器，但我国代表团仍然愿意考虑第 DC/SA/WP.5 号文件中所载的其他可行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同时又并不意味我们喜爱或接受这些其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中的任何办法。

我们也注意到，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已经恢复其实质性的工作。要使这个特设工作小组制订出一个能提交明年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的方案，工作小组能得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到的时间是确实很短的，考虑到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而且很复杂。不过，我们毫不怀疑，特设工作小组也会在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期间成功地取得进展，正如我们在春季会议期间那样。

关于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由于您主席领导有方，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您继续的英明领导和特设工作小组内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合作，我深信，这次夏季会议期间会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并且会提出一个反映所有工作文件和提案的条约案文草案。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关要予以禁止的武器的定义、禁止的范围和将放射性材料用于和平目的的一些问题，是特设工作小组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要处理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些问题。考虑到要保证每一个国家都有发展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我国代表团将赞成在拟议的公约中包括一项条款：禁止袭击和平核设施。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样的论点：没有必要包括这样一个条款，因为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诸附加议定书中的1977年议定书一，或更具体地说，它的第56条中已经作了规定。正如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期间关于化学武器的发言中所提出的那样，在各个国际文书中包括内容相同的条款不能算异常；它只会加强有关的条款。我国代表团提到了包括相同内容条款的三个公约和一个公约草案。此外，在拟议中的放射性公约中列入一项我早些时候提到的条款是有实际考虑的：如果一个国家不是1977年议定书的缔约国，同时如果该国是缔约国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不包括禁止袭击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备的条款，这就会意味着该国在法律上不受这样一条禁止的约束。以色列最近袭击了巴格达附近的和平核设施，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而且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最近又受到了安理会的谴责。以色列袭击这件事，使得在拟议中的放射性武器公约中包括一项禁止袭击和平核设施的条款的意见，更显中肯了。正如6月18日21国集团在声明中说的，而且说得很有道理：以色列的公然侵略，是对每一个国家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主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一种挑战。座落在一个《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里的并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国家里的和平核设施居然遭到袭击，这是完全是无理可据的。以色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它一发生之后立即遭到了我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在他6月10日的声明中说：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谴责以色列于1981年6月7日空袭巴格达附近的核设施。这次袭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再次表明以色列完全无视国际行为准则并蓄意加剧中东紧张局势。”

以色列的袭击也遭到了东盟成员国的共同谴责。东盟国家外长值东盟国家外长年会之际，于1981年6月17日在马尼拉发表的声明中说：

“外长们谴责以色列最近悍然空袭巴格达附近伊拉克的核设施，并认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一次严重违犯事件。他们表示十分担心这一次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该地区的现有紧张局势升级并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现在我想谈一下我们议程项目1“核禁试”的问题，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21国集团根据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讨论所提出的载于第CD/181号文件的建议：根据委员会各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的情况，委员会应在这次夏季会议开始时设立一个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过去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已经说得很多了。21国集团甚至更进一步在我刚提到的文件中还建议了特设工作小组的具体职权。考虑到该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的最适当的机构，我国代表团希望，那些在委员会春季会议时对设立上述工作小组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一些代表团现在能同意21国集团提出的提案，以便不久能进行实际的谈判，并使委员会能向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提出报告。

关于载入第CD/180号文件中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21国集团已建议就上述项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并建议这次委员会夏季会议一开始就应审议其职权。

我们希望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即设立项目1和2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能毫不迟延地予以解决。如果不设立适当的工作小组，主席先生，我恐怕，实际的谈判就永不可能进行，结果，本委员会将不再是一个谈判机构，而变成一个审议机构，至少就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而言是如此。

主席：我感谢印度尼西亚达鲁斯曼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斯里兰卡代表团想在一开始就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和祝贺，祝贺您担任六月份本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相信，您的长期的经验、才干和持久的耐心将有助于引导委员会作出建设性的和有成就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向您保证给予最充分的支持和合作。我们也愿对普法伊费尔大使在四月份任主席期间所作的出色的工作表示赞赏。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向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我们自己的欢迎。

主席先生，向您和这里的尊敬的大使们表示感谢，对我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因为你们都如此热情地欢迎我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当我在本委员会开始工作时，你们的热诚欢迎的话是一种巨大鼓舞的源泉。

上星期在我们审议时，尊敬的阿根廷大使代表21国集团就6月7日以色列袭击核设施问题发表了一篇声明。斯里兰卡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它表达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正当的愤慨和担心。斯里兰卡政府就这一袭击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这一行动。请允许我引用该声明的全文。

“斯里兰卡对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一事深感不安。

这是违反各国主权的事件。这一无视国际法的行为能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斯里兰卡谴责这一行动，并吁请国际社会适当地处理这一违犯国际法的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斯里兰卡表示支持伊拉克并同它团结在一起。”

这一违犯国际法事件的种种影响已经由早些时候发过言的尊敬的大使们广泛地加以分析了。因此，我没有必要来讲同样的话。不过，我想强调一下，我认为这一无视国际法的行为，不仅威胁某个国家或者世界上某一地区的安全，而且也威胁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它破坏了对《不扩散条约》的信任，并使人怀疑该条约是否有用。我们感到，这一行动是旨在对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在建设或者规划建设它们自己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恫吓。这是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国际行为方式，是绝对不允许再重演的。

委员会的这一期会议，从两个不能不承认的理由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以后十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将使委员会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之前的最后一轮工作宣告结束。委员会取得的成果，连同本委员会1982年春季会议的工作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起，必定将成为明年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讨论的基础。本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必然由联合国各成员国加以审议。我国代表团相信，委员会呈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审议的种种将不致完全辜负所有成员国和全世界成千上万有关人们的期望，他们合理地期望我们的工作能产生某种具体的、以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

这期会议还由于目前日益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眼看着在不断漂离一个关系缓和的时期，在缓和时期内国际对话的声音比起现在来不那么刺耳，而且还比较合作。关于在避免危机和缓和世界上紧张局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看来正在有所丧失，不安和恐惧并没有减少。相反，它们日见强烈，而产生不安和恐惧的原因正在日益增加。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声称，目前进行真正的裁军谈判是不合时宜的，并且引证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正是这种紧张和危机日益增多的时刻，需要继续进行高度的努力走向多边裁军谈判。我国代表团强烈要求，本委员会的工作不能也不应该从属于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摇摆不定的关系。多边裁军谈判是争取使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免遭灾难性毁灭和使这个星球本身免遭毁灭的这场斗争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希望，委员会这一期会议将或为一次富有成果的和建设性的会议，尽管冷风也许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刮起来。

委员会工作的两个优先项目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核禁试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21国集团已就这两个项目向本委员会提出了一些提案，要求就这两个项目设立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和很多其他代表团提出的赞成就这两个项目紧急开始谈判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要求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情况和理由是明确的、合理的和无可争议的。然而，本委员会一直没就能就设立这些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据那些不支持设立这些工作小组的人说，这两个优先项目的性质太复杂了，还没成熟到足以在本机构内进行谈判。

没有人能否认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是这一点本身正构成理由，寻求通过本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本委员会毕竟是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核武器构成的各种危险以及使用这些武器的绝对无补于事，这两点肯定已可使我们议程上的项目一和二成熟到可在本委员会内进行谈判了。由于这两个优

(贾亚科迪先生, 斯里兰卡)

先项目对全人类的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们已赢得本委员会议程上的首要地位。因此, 委员会这样来处理它们, 才是合理的。

今天一再有这种说法: 国家和国际安全只有诉诸和依靠威慑理论和军事优势才能得到防护和维护, 因为它们能提供人类生存的唯一有把握的和有效的防护。我国代表团想提出的问题是: 是否就没有别的生存的道路了? 人类的集体智慧能否想出一条新的道路来确保世界处于持久和平、安全和和睦之中? 斯里兰卡代表团相信, 本委员会的两个新工作小组就这两个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议程项目所进行的谈判, 同就其他所有议程项目所做的工作结合起来, 就能导致通向上面所说的另外道路。所以, 我国代表团恳切地敦促本委员会能一致同意立即就议程上的这两个优先项目设立工作小组。如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将是委员会对普遍要求核裁军的积极的响应。

至于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项目,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 该工作小组在其干练的主席的领导下的进展已超出了现有的核武器国家单方面的声明, 并已投身于审查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拟订出可作为安全保证共同方案的可供选择的一些提案。我国代表团也赞成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即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提案的审查应导致工作小组集中精力于能为所有有关各方接受的最有希望的替代方案。然而, 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主席先生, 应该是一条双向大道。我们虽然不希望去争辩为什么需要安全保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 但只要说一下这一点就够了, 即: 核武器国家也应考虑到现有核武器的性质及其可移动性这个现实, 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给予安全保证方面主要的考虑应该是为了解决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顾虑, 而不是解决核武器国家本身主观上认为的安全顾虑。若期望那些已十分明确地宣布放弃核选择的国家接受不对它们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而这种保证却会通过一系列的条件限制而最终并无实效, 这将是现实的和不公正的。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其高效率的主席的领导下已经提出了一个它的下一阶段谈判的工作计划, 我国代表团对此计划总的来说都同意。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对扩大该工作小组职权的问题, 应予以紧迫的审议, 以便使它能够在第一期会议期间就有很大程度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朝着真正拟订一项公约的方向前进, 并使它能在缩小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国代表团感到, 对某些问题而言,

(贾亚科迪先生，斯里兰卡)

审议案文将是缩小分歧的下一步合乎逻辑的做法。

至于工作小组是否应该集中精力在一致的方面更进一步取得进展，还是应该加紧努力以缩小分歧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不抱任何成见，因为所有代表团都抱灵活的态度，将有利于在这个取决于谈判进展的问题上作出决定。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通过其主席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在审议准备列入该《方案》的措施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在1981年第二期会议期间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很关键的，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对各种措施和对方案的重要的时限问题的实质性的讨论，而且也因为到最后确定综合裁军方案方面取得明确的进展，将成为对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审议工作的一项具体贡献。

我国代表团认为，尽管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问题在我们议程上的优先地位不高，但是谈判这样一个条约对裁军努力将是一个贡献，因为它将有希望消除至少是一种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的选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可消除一些间接进行放射性战争的方法。最近以色列对一个伊拉克核电站的袭击，使大家非常清楚地看到，下述论点是很正确的，即：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考虑通过对和平核电力设施的袭击而进行放射性武器战争的可能性。我国代表团想强烈地着重指出，未来的放射性武器条约应该包括积极的条款，以有利于所有国家都能得到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并有利于和平使用核技术和放射性材料的国际合作。

我国代表团对您作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一心想促进迅速完成关于这一项目的谈判的努力，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

我国代表将继续为争取本委员会工作取得成功而作出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微薄的。

主席：我感谢斯里兰卡贾亚科迪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我国代表团愿首先对我们委员会迅速恢复实质性的工作表示满意。在这方面，看到这一点是很愉快的，即委员会在今年会议一开始就进入工作的积极阶段，从而打破了前几年表现的令人苦恼的趋势，那时我们的谈判机构看来无可奈何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程序性问题上和工作安排上。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确实无可否认，今年来一直有迹象表明大家总的都有决心就我们议程上大多数的项目毫无拖延地建设性地开始进行谈判。这些谈判一直具有我们很高兴看到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所有代表团所作的真诚的努力和各小组主席对工作的推动，所有特设工作小组都得以取得一定进展。我们愿对各小组主席给予他们应得的赞扬。

我们现在具有的经验证实了，工作小组确实是在委员会内进行具体谈判的最好的机构。因此，这不能不认为是件遗憾的事，即它竟然迄今未能——由于某些大家都熟知的理由——就我们议程上的项目1和2，即“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两个工作小组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竟然发现我们还不能就这两问题进行谈判，而这些问题，我几乎不需要提醒你们，一直是绝对优先的项目，而且每个人都一致认为它们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至少是一件咄咄怪事。我们代表团肯定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这种企图，即要求大家接受这样的意见：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核裁军不是适宜于在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题目。相反，我们认为，这两个根本问题恰恰是属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管辖范围内的和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此外，它们在我们议程上处于优先地位也决不是偶然的。

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这一事实表明：在主要的核武器国家方面缺乏要达成积极的和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政治意志。

然而，联合国大会和负责裁军谈判的各种机构都经常不断表明并断言说，迫切需要缔结一项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不会有任何人看不到这样一个条约对旨在结束从质量上改进核武器和防止扩散核武器的努力的成功机会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核武器国家竟然感到没有义务要对国际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忧虑和长期的盼望作出反应，而仅一味反对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这是令人不能理解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而同时又不冒严重破坏不扩散制度本身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意大会很多决议中所载有的那些紧迫的呼吁，这些呼吁促请我们采取必要的步骤着手谈判并缔结这样一项条约。

在本委员会内，中立和不结盟国家在很多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下，一再强调指出，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为此目的进行谈判。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内载的一个最近的提案——我国代表团愿重申，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提案——中又一次重申它的立场，要求在委员会夏季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其职权是：“就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有关议程项目1的条约草案的范围、核查遵守情况和最后条款的条款进行谈判”。

21国集团还促进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注意好些具体问题——如它们对这些问题提出适当的答复将是非常英明和极其可取的——它这样做也是想对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我们愿表示这样的希望：常识和智慧将最终占上风，而那时我们就能够不再延迟地投身于已经委托给我们的任务。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是国际社会也一直给予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不注意到由于追逐核军备竞赛或者由于核战争的爆发可能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而笼罩世界的严重威胁。

我国坚信，核裁军是一项能在国家之间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信任气氛和能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措施。

因此，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代表团的意见：它们认为由于核威慑世界上才一直维持着和平和稳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提及我们21国集团在春季会议期间提出的声明，其中特别以下列话驳斥威慑理论：

“21国集团在经过这一场讨论后……深信，核威慑理论决没有起到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作用，倒反而是核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并导致国际关系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且，这种理论归根到底是以打算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所以不能成为阻止核战争爆发的基础，而核战争是一种既影响交战国，也同样影响非交战国的战争。”

委员会内常常一直这么说，各国的政治意志，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是任何核裁军谈判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并希望核武器国家能在21国集团所要求的、并具有授权的合情合理的和切合实际的职权的工作小组里展开适当的谈判来表示它们的政治意志。

在核裁军未实现之前，无核武器国家都有权寻求并得到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此种武器的保证。

消除安全保证的问题是那些委员会特设工作组里的谈判主题之一。

我愿就这些问题的若干重要方面很简单地说一下我国代表团的意见。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关于题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项目，我国代表团赞成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该文件可采取国际公约的形式。同时，我们希望，工作小组能够，不妨通过一项安理会的决议，就临时性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从工作小组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讨论情况中，我国代表团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某些核武器国家关心它们自身的安全甚于关心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而工作小组是为了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而被责成谈判这些国际保证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疑虑和怀疑将很快消除，因为那些已自愿宣布放弃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有充分理由期望拥有此种武器的大国能毫不含糊地给予它们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这些武器的保证。

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

虽然严格说来缔结这样一项公约并不构成一项裁军措施，但我们仍然支持旨在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禁止其使用的任何倡议或措施。

当工作小组审查这一问题时，对美国和苏联联合提出的条约案文草案中拟议的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摩洛哥代表团认为，不管我们采用什么定义，它决不应使拥有或使用核武器成为有理或成为合法。

此外，我愿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瑞典关于未来公约中包括禁止蓄意袭击民用核设施条款的提案。

摩洛哥代表团非常重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和缔结。拟订一项就此问题的公约，无疑将是一项有效的和真诚的裁军措施，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紧迫的，而且还一直是具有高度优先地位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该公约的范围订得笼统一些，并还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包括在内，是可取的。我们不同意某些代表团的观点，即在公约内包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将会削弱日内瓦议定书。这样一项条款决不会损害这个以前订的文件，我们认为这个文件是很有价值的文件。

我们相信，鉴于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工作中所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将不久作出决定，扩大小组的职权，以便使它能致力拟订公约的案文。

(斯卡利先生，摩洛哥)

我在发言最后将就综合裁军方案问题简单说两句。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是唯一的一个，其职权是有时限的小组，因为要求它向将于1982年6月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提交该方案。因此，在该重要日期之前没有多少时间了。不过，我们感到，该小组已在其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在其主席、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推动下，它已获得这样一种势头，即我们有理由希望，到那时，我们将会有一项包括综合裁军方案的文件。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允许我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贝尔纳德·诺伊格鲍尔先生阁下表示印度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今天上午，我们十分感兴趣地听取了他在我们委员会会议上令人深思的、建设性的发言。

今天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审议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个问题是我们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这并不是没有十分充足的原因的。当然，我们还可能在本届会议后期，也许在八月第一个星期，回到这个重要问题上来，因为我们还须要就21国集团提出的一些正式提案作出决定。我指的是21国集团1981年4月24日的CD/181号文件，其中提出一个有待同意的职权草案，要求设立一个谈判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各条款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对这一提案作出正式决定，我们也确实希望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即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另一个工作小组的建议，将得到同样的对待。在这两个提案中，21国集团提出了明确规定的任务，指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大会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赋予最高优先地位的两项问题上可以怎样最好地完成其当前的职责。

在上次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尊敬的巴西大使和墨西哥大使提出了同样的这些意见。巴西大使提到了21国集团向就核禁试进行三边谈判的国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说：“各有关核武器国家不应该逃避它们的特别责任，他们应该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共同关切作出回应。”我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当然希望听到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答复，如果三边谈判国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答复，也希望有关各国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分别作出答复。拒绝答复这些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减弱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作用，应该起这种作用，是根据本委员会各成员国和大会协商一致意见商定的。如果这个作用减弱了，我们将必须在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方面审查各成员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根本态度。

这些问题是格外有关系的，因为，尽管禁止核试验的持续审议已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或更长时间，我们离签订条约还是那么远。有人说，核查是个主要绊脚石。但是，真是这么回事吗？在1958年，有来自西方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专家组研究了侦察违反可能达成停止核试验的协定的行为的可能性。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核查和监督制度，然后得出了一致结论。我援引如下：

“专家会议审议了侦察违反可能达成的停止核试验的协定的行为的监督制度后，得出结论说，现有的侦察核爆炸的各种方法，即收集放射性碎片的样品的方法、记载地震波、声波和水声波的方法和无线电信号的方法连同对有核爆炸嫌疑的未确定的事件进行现场观察，能够侦察和识别各种核爆炸，包括低威力的爆炸（1-5千吨）。因此，会议得出结论，建立一个具有下述能力和限度的、可行的和有效的监督制度，以侦察违反全世界停止核武器试验协定的行为，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那是在1958年。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些年中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可是，有些国家还继续争论说对核禁试不能充分核查是一个障碍。同样这些国家的专家却在20多年前就承认，按当时能有的技术，核查就不成问题。这岂不表明我们论点是对的：真正的困难在于缺乏政治意志，而不在于缺乏核查。我们委员会要保住信誉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这是一件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前途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也将牢记裁军谈判委员会最后要就21国集团关于设立两个工作小组——一个关于核禁试、另一个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几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虽然，这些会议对我们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却没有使我们朝就核问题的任何方面进行多边谈判走近一寸，而核问题理应是最高优先的问题。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它面前的正式提案作出正式决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仅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是不够的，非正式会议的进程甚至连记录都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没有。

21国集团各成员国十分严肃认真地承担了它们的职责, 并就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人类的生存问题, 提出了具体建议。它们表现了这种真心诚意, 没有取得进展的责任不能由它们担当。正如波兰大使在裁军谈判委员会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说的, 人们在问, 自第一届特别会议以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取得了什么成就, 如果没有取得成就, 则应由谁负责, 我国代表团当然不会责怪整个裁军谈判委员会, 或责怪21国集团未能不负众望地完成任任务。

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我们在核问题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并不是因为缺乏倡议或没有提出提案。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之内和委员会之外提案都不缺。那一天, 墨西哥大使提到了裁军与安全问题的独立委员会的提案。人们只要看看报纸、杂志和其他刊物, 就能敏锐地感到公众对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强烈关切。前外交官、政治领袖和军备管制措施的谈判者, 更不必说科学家和退休的军事家们——他们是熟知军备竞赛及其危险的内情的人——对当前形势所包含的危险提出警告, 并对该怎么办提出了各种建议。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也提出了建议。那么, 为什么我们,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人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众关切倒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呢? 为什么甚至我们没有把知名人士真诚提出的各种提案汇编出来? 我们确实确实收到一些国家的公民寄来的成千封信件, 这些信表达了他们的简单愿望: 希望在一个没有核灾难危险的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对他们的痛苦呼声应作出什么答复呢?

显然, 人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确实寄予很大期望, 这些期望是否找错了地方了呢? 不, 我认为没有, 因为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赋予我们一项相当明确的任务, 要我们关心防止核战争, 关心停止核军备竞赛并关心达成核裁军。在某种意义上说, 裁军谈判委员会不仅对联合国大会, 也对广大公众负有说明它对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采取行动的责任。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谈判的先决条件, 但是, 我们还没有就在商定的基础上真正开始谈判达成任何协商一致意见。核威慑的理论遭到我们强烈的批评, 因为这些理论实际上刺激军备竞赛并增加核战争的危险。由于核武器具有危害人类生存的潜力, 我们也曾对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提出疑问。

现在, 作为一个机构, 除了就各种迫切的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以外, 剩下要办的事不多了, 如果按现在组成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处理与人类生存直接有关的各项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问题，我们倒不如承认自己无能。否则，我们应该设法找出进行谈判的障碍。这些障碍究竟是什么？这种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何在？我们不相信人在军备竞赛的所谓技术势头面前就无能为力。关于军备竞赛的每个决定都是人作出来的，并且是与国家政策有关的。那么，国家政策是根据什么制定的？是恐惧、怀疑、还是妒忌？一个国家的安全不再是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无关，因为在一场核战争中，我们都将是牺牲品。清楚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致力于寻找根本原因；我们若不去这样做，我们就不能为裁军谈判的成功创造合适的气候。

有人想说服我们，若不首先同意核查和监督措施，我们就不能做到裁军。其他的人告诉我们，接受核查和监督之前，必须先就裁军的一揽子计划达成协议。争论那一个在先，监督还是裁军，那是没有用的。我国代表团早在1962年3月26日，由克里希纳·梅农先生主持的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说过：“我国政府始终认为监督和裁军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认为，一个要跟在另一个后面，或者一个阻挠另一个，都是不对的。”

出于这种立场，我们初步审查了加拿大关于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它是一份有用的和有意义的关于各种核查和监督措施的汇编，它概述了一些具体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有一件事，我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不会有一个能普遍应用的核查过程，每一个制度必须适合于裁军的特定措施的特殊要求。加拿大的文件作出了正确评价，指出所缺的成份就是“政治意志”。

我清楚地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看着疾病的症状，而没有真正深入进去或消除这些症状。因此，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致力于研究缺乏这种政治意志的原因，然后，解决有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相互之间存在着恐惧和怀疑？”“各国相互间怕的是什么东西？”“它们的恐惧哪些是合理的？”和“我们应怎样建立起信赖和信任？”这些是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只要相互间存在着恐惧和怀疑，就有核查的必要。但是，一旦驱散了不信任的空气，核查将不致于成为缠住我们的东西。不幸的是，如今看来，一个国家越强大，它就越害怕。寻求安全并不靠取得更多的武器，而在于与过去认为的对手建立一种和平均势。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和其他代表一样，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外长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有效率而又有效能地主持委员会本月份工作表示满意。主席先生，我要求在今天上午发言，想简单谈谈巴基斯坦代表团就我们本周工作计划中的“核禁试”项目的看法。

将近二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积极地认为，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的条约将是制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事态发展，其中包括主要核大国为改进它们的核武器而进行的几百次核试验以及为此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技术，无疑破坏了使核禁试条约可以最后对裁军发生的那种影响，并增加了在谈判一项可取得普遍加入的条约方面的困难。

然而，巴基斯坦认为，达成一项有效的禁试条约将是停止并逆转核军备竞赛，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这种竞赛的更为广泛的进程中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很明显的是，除非核禁试条约是平等的和非歧视性的，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有效的，也不会取得普遍的加入。再也不能把象《不扩散条约》这种不平等的歧视性条约强加在无核武器国家的头上了。

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这样一项能表达所有国家的国家安全考虑的平等的条约只能在这个为进行裁军谈判而设立起来多边机构中制订出来。21国集团的所有成员也都有这种信念。该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建议，委员会应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确切的职权是就与委员会议程项目1“核禁试”有关的“条约草案的范围、实施情况的核查以及最后条款进行谈判。”

除了我已经提到的原则观点外，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禁试开始具体谈判之所以必不可少还有另外两个理由。

第一，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53段中大家一致认为，已经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和限制性的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应立即结束这些谈判并将谈判结果交委员会充分审议。自从这个意见一致通过至今，已过去两年多了。三边谈判仍未结束。确实，这些谈判已经中断快一年了。还没有人保证这些谈判是否会重新恢复，或如果恢复的话是否会成功地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自然是谈判这一问题的唯一可用的机构。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

再者，迄今能得到的有关三边谈判实质的情报使人感到，三个核大国正在谈判的安排很不可能为一项以《最后文件》中的话来说会“取得普遍加入”的条约提供基础。今年早些时候，委员会在讨论这一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对三边谈判正在制订的条约的效能和平等问题提出了疑虑和问题。21国集团的成员对谈判三方提出的并扼要载在第CD/181号文件中的问题反映了这些疑虑和担忧。

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其他成员不同意去年8月谈判三方在它们的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个结论说，三边谈判“提供了最好的前进方法。”有人经常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禁试进行的谈判有可能对三边谈判产生消极的影响。现在该说，这肯定是把真理颠倒了。倒该是迎合三国安全利益的限制性的会谈，如果必须进行的话，必须以不妨碍多边谈判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所谈的是影响所有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项措施。

显然，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强烈地赞成设立一个核禁试工作小组并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具体的谈判。人们确实可以说，对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存在着通常人们理解的协商一致。但，当然，我们在委员会内总愿意把协商一致解释成一致通过。因此，委员会就会发现它没有能力批准关于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建议。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正式下决心，或至少要把21国集团的建议得到压倒多数的支持这一点记录在案。

同时我们希望，谈判三方将表现出它们的诚意，共同地或单独地对21国集团成员向它们提出的载入第CD/181号文件中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们的理解是，并不是所有谈判三方都在审查它们的政策。它们中有人肯定会发现，向委员会澄清它们关于21国集团成员提出的问题的立场是可能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想对三边谈判的各方提出下列问题：它们是否准备并且在什么时候根据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的要求提供情况和澄清问题。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阿克拉姆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想建议举行5分钟的简短非正式会议，来审议一个非成员国写给我的信，以及有关的决定草案。这两个文件昨天上午已放入代表团的文件箱内，今天在委员会内也分发了。我还想为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星期的会议提出

主席

一个时间表。如无异议，我们全体会议将休会，并召开非正式会议。

下午12时35分休会，12时4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2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委员会已有了载有关于奥地利代表参加1981年期间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会议的决定草案的第41号工作文件。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已通过该决定草案。没有异议。

就这样决定了。

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时间表今天也已分发了。正如我在非正式会议上说明的，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看情况，如有必要可以改变。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已决定照此办理。

就这样决定了。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6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2时4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三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6月30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I·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言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加泽兰小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小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卡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巴伦吉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隆丁先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甘贾先生

联合王国：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米斯克尔先生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3次全体会议开始。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要提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开会的有1981年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的学员，欢迎他们来参加委员会会议，并祝他们在日内瓦逗留期间有成就并有收效。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同志，今天是六月份由您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主持的最后一天的会议，允许我趁此机会对您，不仅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也作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那样高效率 and 非常能干地完成您的职责，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真挚赞赏。

我也愿向您的前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普法伊费尔大使在四月任委员会主席期间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我们的赞赏。同时，我要向我们委员会的新同事、尊敬的阿根廷、伊朗和斯里兰卡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

主席同志，我也要与你一起欢迎今天上午与会的1981年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的学员，我希望他们在训练中取得成功。今天我要就我们工作计划的项目1和2发言。但在这之前，我想扼要地就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说几句话。关于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我们希望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放射性武器的定义和公约的范围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使委员会能尽早向大会提出一项公约草案。我国代表团也了解，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的主持下，为谈判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希望有关禁止的范围、核查和其他规定等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在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修改后得到解决。化学武器的销毁和化学武器设施的拆除或改装以及严格执行和遵守这些规定的程序是需要参加谈判的所有国家尽最大努力来解决的重要方面。

我国代表团也高兴地看到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是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我确信他将不辜负所赋予他的重大职责。我国代表团对小组为了争取无论如何在本世纪末要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在分阶段执行的分期方案范围内提出有效裁军措施方面作出的努力给予充分的合作。关键的问题是，为能向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这份方案，不仅需要谨慎而迅速地

(特雷费先生, 埃塞俄比亚)

作准备, 也需要政治勇气以支持其主要原则。

关于安全保证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是, 核武器国家发表的各种声明仍反映出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 工作小组应该继续以高度的灵活性和现实性找出一个共同点。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一种不断下降的保证。如果真诚认识到无核武器国家要求得到安全保证的真正关切, 那么, 产生一项各方都可接受的、可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的共同办法应该不困难。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 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该放弃生产和取得一切核武器, 并应克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我们希望审查了各种形式的可供选择的保证办法之后, 能得出一个可共同接受的办法。在防止扩散核武器方面, 建立无核武器区是重要的一步, 并积极地有助于防止核扩散。这一可能性, 尽管是大家所广泛公认的, 却仍没有加以充分的探讨。特别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作出的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决定都没有得到重视, 因而, 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已成为一个潜在的核力量。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我国政府反对这个政策的鲜明立场, 我只想指出, 南非的核武器能力仍然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三星期前在巴格达附近所发生的事件的惊人规模对维持国际和平来说是另一件令人深切担忧的严重事件。在这方面, 21国集团在CD/187号文件中表明了它们的明确立场, 我国代表团也签了名。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要特别强调该文件第一段的重要意义。请允许我引这一段的全文如下:

“21国集团成员一贯坚持《联合国宪章》中关于严格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本集团成员过去一贯反对并且现在继续反对任何侵略行动和违反这些原则的行动。”

现在我谈谈我们议程的第一和第二个项目, 即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少决议, 呼吁各核武器国家禁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并促请它们加紧和齐心协力地采取有效措施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埃塞俄比亚与其他国家一起, 长期来号召迅速就全面彻底禁止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缔结一项国际条约, 它将是走向停止军备竞赛和逐渐扭转其进程直到达成

(特雷费先生，埃塞俄比亚)

全面彻底裁军的重要一步。可以回顾，早在一九五九年，埃塞俄比亚提议发表一项联合国原则宣言，谴责使用核和热核武器并宣布其为非法。此外，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埃塞俄比亚也和其他国家一起，倡议了一项决议草案，强调停止试验核武器的迫切需要。

在最近，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倡议和提案，我只想简单地提一下 CD/181 号文件所载 21 国集团的提案。在这方面，我也愿指出，在编制 CD/171 号文件汇编的工作中，秘书处作出了宝贵贡献。

21 国集团在 CD/181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处理禁止核试验问题的积极的和现实的办法。就禁止核试验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也得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在这方面，允许我指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早在 1979 年 2 月就表示赞同 CD/4 号文件中的提案。这个文件被认为是委员会开始认真谈判的一个可靠基础。因此，几乎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除三边谈判成员国中的两个国家以外，都同意可以通过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解决一个健全的谈判机构问题。21 国集团的文件也提出了工作小组的具体职权。没有一个机构，例如拟议的特设工作小组，根本谈不上对这个紧迫的高度优先的项目开始谈判并取得进展。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非正式会议本身是有一些作用的，但不能以非正式会议代替一个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进行谈判的最有希望的机构。尽管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并不能就保证得到胜利。但我们希望占优势的意见能说服这两个核武器国家去认真审查这个提案的价值，以便委员会能就这一紧迫和高度优先的项目开始进行谈判。

此外，CD/181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些有关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有权得到三边谈判国的答案。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都指出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应该得到答复，我想补充说，如果这些问题得到充分的答复，委员会就能重新审查其行动方针了。

21 国集团并不认为在 CD/180 号和 CD/181 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提供了取得重大进展的方法。但是，特别是 CD/180 号文件对威慑理论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建议，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基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开始进行大会委托给委员会的认真和真正的谈判。

埃塞俄比亚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核裁军措施对所有国家都有着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核威慑理论是军备竞赛的根源，并导致国际关系更不安全和更不稳定。

看来，随着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危机和紧张形势，裁军的号召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某些国家似乎对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越来越不感兴趣和不关心了。有许多事情表明了这种可悲状况，其中包括军事预算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援助项目减少。我国代表团要对这种情况发展表示深切的关注，从一些核武器国家高级官员的发言和简况介绍中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发展在这些国家的一些首都，似乎裁军问题不再占什么重要地位。更重要的、也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似乎是减少了。国际紧张形势加剧和国际局势急剧恶化，标志着开始了一个发生核灾难的可能性，增大了的、令人担忧的新时代。除非在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停止核武器纵向和横向扩散方面得到确实的进展，否则，核战争的可能性将大大地增长。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特雷费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主席先生，我开始谈发言的实质部分之前，要遵照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向我提出的要求那样做。他荣幸地在几天前本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今天是阿根廷代表团在副部长发言后的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发言，所以我要代表副部长向在那次会议上对他表示的欢迎之辞表示感谢。他很遗憾不能长久一些，并与本委员会的尊敬的成员继续交谈，而不得不当天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他要我向大家表示他对在本机构受到的热烈欢迎的一番谢意。

同时，我本人对从我进入本委员会之日起所受到的、从您处开始的、所有的欢迎之词表示感谢。我深深感谢在本机构受到的友好欢迎，我可以向你们大家保证，我将永远抱着最良好的愿望和以富有建设性的精神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我极诚恳地感谢所有在我进入委员会以来对我表示欢迎的成员。

(卡拉萨莱斯先生, 阿根廷)

在结束这个开场白时, 因为今天是您主持本机构工作的最后一天, 我要对您十分有效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 您已高效率地主持了总是特别困难的阶段的工作, 即每一届会议初期开始委员会活动的工作。您卓有成效地引导了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和必要的非正式协商, 我只想把我在这方面对您的赞赏和钦佩记录在案。同时, 我要祝愿委员会下一任主席、尊敬的印度大使在任期中一切顺利。

我现在要很扼要地谈谈委员会今天面临的特定问题, 即议程项目 2: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阿根廷共和国对这个问题已一贯地并一再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也在其他有关裁军的机构中表明过。今天到这里来重述这个立场时, 我们并不想要玩弄词藻, 或推销本委员会正关心着十分严重地影响着国际安全的事项的假象。反之, 我们是来表明阿根廷政府的严重关注的, 因为迄未在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方面进行谈判, 而军备竞赛目前看来已获得新的和令人遗憾的活力。

当前, 在这方面的国际形势是严重的, 尤其因为我们发现, 主要国家没有足够的改变这种局势的政治意志, 也丝毫没有理解以谈判解决问题的迫切性。

我们根本不接受那些主张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应该是少数几个国家范围内的事的人的论点。我们不接受这种观点, 出于两个主要原因: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安全, 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那条道路导致失败。由于拥有核武库而承担特别责任的国家应该在政治问题上谨慎, 在军事问题上节制。

这点不仅在核军备竞赛方面是如此, 在一般的军事对峙方面也是如此。我们不断地听到说, 某一国家集团核武库质量上的改进就会导致它们的可能敌手的武库数量上的增长。我们又多次听到说, 一个军事联盟的常规部队的扩大会迫使另一个军事联盟, 为了加强自己的安全, 必须增加其核力量, 这种螺旋形的增长似乎永远不会停止。不会有人认为我们是那样不实际, 会去相信那样的话, 说仅仅核裁军就足以加强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安全。我们完全理解, 在有些情况下需要对与其他类型的武器和部队有关的各种措施同时进行谈判。然而, 对一些领域的现实情况的理解并不妨碍我们把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 我们要强调, 全面核裁军是我们时代最紧急的问题。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至于对本委员会来说，我们仍认为停滞是个主要特征。早在1979年就被指定为我们议程上的第二个项目，看来变成了一个虚设的规定。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坚决支持CD/180号文件所载21国集团的声明，并认为，任何成员国不应该害怕在就第二个项目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中坦率地讨论这些问题。

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50段为那个附属机构的工作规定了适当的职权。其内容是经各核武器国家谈判产生的，包括了它们本身认为必须加进去的以便达成协议的所有条件。因此，现在需要的是能使它们战胜反对设立工作小组的意見的政治意志。我们希望能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达这一意志：促使本委员会就21国集团的提案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大使卡拉萨莱斯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印度）：主席先生，我想就我们今天的项目，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一步谈谈我的意见。这个项目的措辞是很明确的，对此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承认这一点。“停止”一词不能有任何别的意思，而只能是全面停止和最终停止核军备竞赛，而不仅仅是管制或监督。这是我们已宣布的和大家同意的集体目标，我们在这里参加谈判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一致同意设立的多边谈判机构。“谈判”一词的含意是什么？我查阅了两个有名的词典——牛津简明词典和韦勃斯特词典——这两个词典都认为“谈判”意味着“互相协商以达成妥协或协议”。

我是事出有因而费神来为“停止”和“谈判”这两个词儿下定义的，因为很清楚，有些成员力求对这些措辞给予不同的解释。这些分歧在我们春季会议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已经清楚了，在本期会议中仍然如此。

数量极小但强有力的某些少数成员，尽管慷慨地承认我们可以就此问题无限地讨论下去，但他们坚持认为就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应该由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和其他双边接触来进行，裁军谈判委员会不是进行此种谈判的合适机构。这个少数还承认他们双边谈判的目的是“监督”核军备竞赛，而我们的职权和已宣布的目标却是彻底停止核军备竞赛。考虑到这些分歧意见，人们就很易明白为什么我们一直不能就这一项目设立工作小组达成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协议。

我想说清楚，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这个少数的意见，它们曾经同意我们的议程上包括该项目，但现在又反对，并通过这样的反对来阻止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谈判。这是件极大的憾事，不幸地也是执行一致原则的结果。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有政治意愿在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内开始谈判。

同一的少数派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我们想谈判什么的问题，我怀疑我们对此问题的任何回答能否转变那些对21国集团的提案持消极态度的人。可能不会。如果能转变，我就不懂为什么首先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既然它已被提出，那就应给予回答。我们有好些提案可以谈判，首先，我提一下秘书处编写的提案汇编问题。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早在1956年，印度就对停止核武器试验、停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拆除核武器设施，等等，等等提出了提案。

印度不是唯一提出提案的国家，我知道其他几个成员也已这样做了。墨西哥提了好些个提案。尼日利亚曾建议我们可从谈判冻结核武库开始。其他成员，包括一些西欧国家，建议考虑停止生产军用裂变材料、禁止进一步进行运载工具的飞行试验、禁止核试验以及其他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建议我们着手考虑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问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员提出了一个三连环的建议，即不再生产新武器，不再部署和不再试验新武器。

您知道，我们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提案，但事实是，因为少数几个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所持的态度，我们对谈判核问题不能做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裁军谈判委员会怎么办？首先，可采纳这些代表团的意见，采取友好的态度，催促这些大国在他们之间就他们可能同意的目标进行双边谈判。第二，我们可“高尚些”，把自己限制在“对此和与此有关的大量的辩论上，然后从那个门进来的再从那个门出去”，这是引用诗人奥马尔·凯亚姆的话。这是按最小阻力线前进，这从表面上看来可能会受某些成员的欢迎，因为它们会从中看到“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最高美德。

拿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不能默许放弃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何责任和作用。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受少数几个国家提出的可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的支配。裁军谈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阿根廷)

判委员会的权力和作用是从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阐述的国际协商一致的集体权威中得来的。因此, 无需说应给第二届特别会议一个清楚的答案, 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为什么甚至来能在核裁军领域内开始谈判。

目前, 裁军谈判委员会似乎犯了一种奇特的行动瘫痪症, 尽管还没有犯说话瘫痪症。因此, 让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结论说出来。如果我们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只是谈话而已, 不做一点具体的事情, 那么, 我们将谈论些什么呢?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 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不愉快事实, 已反复促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注意: 此事对我们大家将产生的后果, 这一形势必然会带来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并因而有必要就不使用核武器问题缔结一项国际公约。自1953年9月我们第一次建议发表不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宣言以来, 我们一直在提倡这个。甚至在我们开始这项事业之前, 早在1946年12月, 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在给安理会的第一个报告里已讲到“宣告任何国家生产、拥有和使用原子武器为不合法的国际协定, 是任何国际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核武器国家是1946年报告的参加国。我们真诚地相信, 他们仍然持有同样的见解, 虽然他们对国际监督措施可能有不同意见。

我国代表团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 核武器的储存、百万吨级的弹头、运载系统及其日益加强的精确度, 以及关于核武器的战略理论, 不管这种今天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当前目标应当是寻找保证共同生存的方法和手段。这肯定不是只由两个主要核国家所能谈判的问题, 必须有我们大家参加, 确实, 这对核武器国家最有关系, 因为他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行动对他们自己的后果, 而且也不能忽视他们的行动对别国的后果, 特别是对人类前途的后果。目前, 在他们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某种灰色区, 尽管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里多处提到了这一点。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此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 尽管我们催促开始考虑不使用核武器问题和保证防止核战争问题, 把这作为保护看来已遭到危险威胁的品种——人类的措施, 但迄今为止什么也没做。恰恰相反,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考虑其他两个问题: 放射性武器和对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除非我们警惕地加以制止, 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我们心照不宣地默认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我国代表团再次严肃地提请无核武器国家注意这个必然的危险。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我们为什么发出警告反对这个危险？因为某些核武器国家声称他们有权力为了自卫而使用核武器，不顾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我认为，主席先生，效果一定会影响一切有意识的行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道义和实际的关系，我们不能忽视此点，如果某一从所谓的合法权利所引伸出来的行动，其后果是危害人类的生存的，那么很清楚，不论从法律和道义上讲，这些行动应该严格禁止，产生这些行动的那些有问题的权利应当受到剥夺和重新予以规定。鉴于核武器的性质，认为使用它是国际法一般原则和通常的准则所允许的，是荒谬的。上述认识早已过时了。若认为，因为通常的国际法习惯准则没有规定具体的禁止，因而使用核武器是合法的，也同样是荒谬的。此类主张与不断在发展的国际法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后者始终着重于节制武力之使用劝阻使用不必要的武力，禁止使用引起高度的和不必要的破坏作用的武器，区别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等等。

甚至现有的不扩散安排，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防止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但是它只约束无核武器国家，因为核武器国家已经有了这些武器。那些要求禁止世界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怎么能为自己要求享有使用这些同样武器的站不住脚的和令人不能接受的权利呢？从法律和道义上，这样做都是极为反常的。我不想追述联合国大会曾通过，而且以多么大的多数通过，多少决议，一直在要求取消核武器及其使用。秘书处若将大会反复提出的要求加以汇编，可能会成为另一本篇幅巨大的汇编。这些决议里表达的人类绝大多数的普遍愿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禁止使用核武器是合理的？

我想在这里引用著名的法律权威乔治·施瓦曾伯格的见解，在他著的其中一部国际法书中，他讲到：“自卫的权利使每一个主权国家当其受到任何武装袭击时，有权作出报复的决定，此种报复应当言行一致，应当适度，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应侵犯第三国的权利。自卫的权力不是可以不顾平等考虑的绝对权利，它应是合理加以使用的一种相对权利，当然不应在行使时毁坏国际法所维护的社会结构。在现有的战争准则下使用核武器是非法的战争形式，是一种战争罪行”。

但是，另外一个确认的法律权威这样说：

“使用核武器产生的放射性尘埃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大规模和乱杀乱伤的毁灭很明显是超出任何形势的需要的，核武器的使用是不允许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是和国际法准则不相容的。行使自卫权利不能居于旨在保护人类社会及其文明价值的人类法律之上。”

主席先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不立即做些事情来制止这一倾向，事态可能无情地将我们推向一场核屠杀。因此，我们一直在提倡缔结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公约，并认为有必要采取集体行动来防止核战争。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坚信，有些原则、理想和标准不但超越国家的利益，而且也超越权力政治的需求。所以，请允许我用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50年在我们议会里讲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核战争不但是双方之间的战争，而且是对整个宇宙的战斗。当今世界的冲突的确是核弹和人类灵魂之间的一场冲突。”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你们可能还记得，在昨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就议程项目5提出的CD/174号文件中所载的一项提案。有关的草案已作为第42号工作文件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分发了，全文如下：

“委员会决定就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举行非正式会议。在审议这一项目期间，各代表团可由它们自己的专家作协助。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由主席同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
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已分发的第42号工作文件的案文。

杜亚尔特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正如您所讲的，这个问题昨天讨论过了，委员会决定您在今天上午提出一个文本。我对该文本和委员会内的一致意见没有异议，但是，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该草案中的第二句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在任何时候，任何会议上，各代表团可由它们自己的专家作协助。但是，如果委员会对草案整体持有一致的意见，我国代表团将不表异议。

德博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尊敬的来自巴西的我的同事刚刚提了我正想提出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刚才所说的，我国代表团希望您宣读的决定草案中的第二句可以删去。

主席：对巴西和法国的提案如果没有异议，主席将准备在下述谅解之下删除第二句，这谅解就是：在任何时候，每个代表团都有使用专家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是委员会的正常做法。委

主席

员会同意吗？没有意见。

梅列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想在最后一行“成员”一词之前，加上定冠词“the”。我确实感到歉意的是，英语不是我们的国语，但是现在的文本可能被解释为只和某些成员进行协商。

主席：关于这个问题，如无异议，主席准备同意增加定冠词。那么最后一句，即决定的第二句，将这样写：“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由主席同委员会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这样，委员会同意这个决定吗？没有意见。

就这样决定了。

赫德尔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同志，我并不想妨碍委员会根据协商一致刚刚做出的决定。但是在这方面，我想指出，我国代表团原本想保留这句话。我愿吁请各代表团尽量由专家作代表，以便为这些会议提供必要的有质量的专门知识，因为这肯定会有助于这些非正式协商获得成功的结果。在这种谅解之下，我国代表团同意对您的文件的一致意见。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苏联代表团也不反对通过您所宣读的委员会决定的案文。但召开委员会非正式会议的全部意义——我重复一遍，全部意义——肯定在于应该由熟悉问题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格人员参加会议。如果我们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员还是由现在坐在这张桌子旁的同一批人组成，我们将未必能说出比昨天就这个问题发过言的代表们说的任何更多的内容。总之，对巴西和法国代表团提出了他们的提案，我感到遗憾。我要支持赫德尔大使，并向所有代表团呼吁，务求它们派出杰出的科学家代表，能对这个问题做出有权威贡献的代表。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有科学家能答复委员会有些人会不时提出的问题：研制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是否是件虚构的事？是幻想——某种想入非非的事？我愿能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科学家的声音，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说法。我相信他们会说，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会研制出来，人类的智慧正用于这个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责无旁贷该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一方面同意已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我相信那些真正关心要认真审查防止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地确保它们的国家将由这个问题方面的真正专家所代表。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这是六月份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职务已期满。我愿对你们大家在我们本月份工作期间的合作精神表示感激。我认为，这种合作精神帮助委员会取得了我们在夏季会议第一个月里所做的一切。

我想借此机会简单总结一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六月份所做的工作。

我们委员会一直保持的实事求是气氛，应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委员会的第一个成果是，尽管有不同意见，委员会能够比较快地就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另外一个积极因素是，委员会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毫不迟延地恢复了它们的工作。根据工作计划，委员会开始了专门审议增设附属机构和其他有关工作安排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为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达成谅解，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意见交换。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希望尽快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非正式会议期间，我们就增设裁军谈判委员会附属机构这个很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就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协商。虽然这些意见的交换常常超出了程序性质的讨论范围，也常常牵扯到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但我不得不对这些意见交换没有取得最后结果表示不满意。我希望各代表团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期望和要求，尽其全力很快找到解决的办法，以便这些问题能获得应有的处理方式。

我可以高兴地说，委员会得以就专家参加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的非正式会议的提案达成协议。我相信对此决定的执行将有助于适当解决这一重要的问题。我赞成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代表刚刚提出的派专家参加会议的呼吁。

我可以满意地讲，非成员国对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实质性工作越来越关心。在六月份期间，委员会根据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申请，邀请了它们参加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愿再次向所有代表团在我履行职责时给予的支持和合作表示谢意。

我也愿对尊敬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

副秘书长贝拉萨德圭先生、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和口译、笔译员们，在我履行职责时给予的大力协作中做的珍贵工作表示感谢。

最后，我代表大家祝愿我的继任者印度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推进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工作中万事如意，一切顺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上午11时50分散会

×× ×× ×× ×× ××

· 第一百三十四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2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克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 巴: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卢凯什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加泽兰小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

萨明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 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格拉奇科娃夫人

伊波利托夫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在今天开始议事之前，我谨向委内瑞拉代表、纳瓦罗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他是最近被任命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我祝他在委员会中工作顺利，同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密切的合作。

支配着太阳系同时也指导着我们委员会的不可抗拒的旋转规律，注定印度代表团应在七月份掌握小木槌——代表委员会意志的明显象征。我感到十分荣幸的是我能主持这样一个庄严的会议，它正从事着最崇高的事业，即通过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恐怖的、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的世界而寻求和平。

我是诚惶诚恐地担任这一职务的，因为我注意到我的非常尊敬的前任们在过去的月份里在指引委员会的进程中所表现的才干和能力。我将真诚地努力，以求不辜负他们订下的高标准。我知道，在这努力过程中，我可指望我的所有的同事们给予充分合作和支持。不用说，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紧紧地依靠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的丰富经验和指导以及他的干练而有成效的秘书处班子。

委员会的1981年会议在6月份复会以来，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在担任主席期间，以其惯有的深入细致的作风已把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整理就绪。请允许我对他的有成效的任期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感谢他移交给我一种，正如人们所说的，进行顺利的状态。我希望下一任主席在这方面也将有这样的好运气。

尊敬的代表们，我们在就裁军措施进行认真谈判的同时，显然必须意识到我们所代表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在维护这些利益的时候，无疑，我们是受我们自己的国家观念指导的。但我们决不能忘记联合国是一个更大得多的家庭。以古梵语中的一句话来说，“全世界是我们的祖国；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那里，在寻求一国的利益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或甚至没有行动，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集体幸福和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从而自觉地加以调和和节制。我们委员会发挥两个主要的和相互联系的作用。第一，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机会，以明确表达我们各自代表的国家的安全考虑和观念。同时，它使我们每个人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安全考虑和观念。但事情不应仅仅到此为止。发表意见和互相了解的过程应导致认真而有意义的对话，通过对话，我们能从相互的观点中获得教益，弄清各国政策的理由所在，最后开始协调我们的不同看法和利益。这是我们谈判的要素。目前，我们委员会主要是在谈立场摆观点。但是进行认

主 席

真谈判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即为了相互谅解而不只是为了抵制对方，尚有待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真诚的对话，赋予我们的调和各种不同的安全考虑的困难进程几乎是无法开始的。

要求安全的愿望毕竟是产生于害怕、不信任以及悲观情绪。我们渴望安全，主要是因为害怕危险。没有任何东西比无知、缺乏谅解、偏见和先入之见更能加剧这种害怕心理的了。我们都说有和平意图，但不幸的是，我们反映的往往是各自的害怕和恐惧心理。这一反映连同它被夸大的和歪曲了形象，只有通过对话的过程才能克服，对话是了解害怕和猜疑的真相的一种努力。一旦建立起恰当的、非歪曲的看法，集体安全就不再会象这些年那样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目标了。

成功的谈判需要一种互相谅解的精神，而互相谅解反过来又需要更好的了解。这就要求每个代表团以及集团或联盟的成员不夸大它们自己狭隘的安全利益，而同时又过份轻率地把别人的类似的考虑说成是无关紧要的或不值得认真注意的。因此，让我们把实现集体安全这一目标的义务变成在这一委员会中进行谈判时日常作出的实际决定吧。

确实，今天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对抗和紧张。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机构更有必要促进我们间的对话，并奠定一个更良好的互相谅解的基础。如果我们自己成了今天困扰着世界的低落情绪和恐惧心理的俘虏，我们就会还没有在据认为是漫长而艰难的征途上迈出头几步之前就承认失败。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万里征途，始于足下。让我们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对我们各自的安全利益的追求危害了我们集体的生存。

我已经就某些问题讲了不少话，我认为，如果要完成这个裁军领域中进行谈判的唯一的多边机构的职权，这些问题是必须如实而坦率地讲清楚的。离召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只有几个月了，我们需要某些具体的证据来着重表明，我们委员会在实现“有效国际管制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大家期望的目标方面仍然具有相应的和的确重要的地位。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预祝委员会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各位主席工作顺利，并表示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使我们能向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无愧于这一委员会和每一个代表团的建议。

(主席)

正如我所希望的，如果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能在七月份开始认真而诚挚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我们大家又都能了解到每一个国家的安全考虑和各国的观念，并开始逐渐形成互相谅解的局面，那么，我就能满意地说，这真是一个“印度的夏天。”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我愿代表委内瑞拉代表团衷心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7月份的主席。我们相信，在您英明和有效率的领导下，委员会的工作将是非常有益的和有效能的。委内瑞拉外交部长现正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表明了我们两国希望加强友好和合作关系的愿望。主席先生，我还想对您讲的欢迎我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一番友好、客气的话表示感谢。我愿以最大的兴趣和热情同其他尊敬的同事们一道参加国际社会寄予很大希望的这个重要的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

我也想对科米韦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谢意和祝贺，他在6月份高超而有效地履行了委员会主席的职责，他在这个多边机构进行的众所周知的活动中一贯就具有这些特点。

现在，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就议程的某些项目的一般性质做一些简短的评论。

对军备和裁军问题进行发言而又想不说无法避免的重复话，变得日益困难了。对这些问题的基本解决办法已在这个和其他国际论坛上不断再三地讲过了，大会的很多决议里也已讲过了。然而，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主要地由于无法缓和的核军备竞赛，使我们完全确信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必要重申裁军的重要性，并加紧努力以便在核裁军方面实行具体的措施。

裁军谈判委员会最近几个星期来又一直在审议核禁试问题。我们也想再次谈谈这个问题，以便强调它的重要性，同时强调迫切需要在本委员会的主持下，以适当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以求就这个问题通过一项条约。

人们反复地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和理由，支持及早为这个重要的和迫切的问题缔结一项国际协定。不幸的是，这些合法的要求实际上没有得到盼望的结果，由于某些代表团采取了以它们狭隘的国家观念为基础的立场，这些观念很明显和那些要求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并把这作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目标的重要一步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是不相容的。结果，在经过很多年紧张审议之后，仍不能说已取得了任何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真正的进展,因为事实上,核试验以各种借口仍然不断地在进行,从而促进了数量上和质量上的核军备竞赛。

然而,我们决不向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低头,我们今天要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强地重申我国代表团同21国集团的其他国家就委员会议程项目1所做的基本断言。我们坚持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相信,首先,有必要继续坚韧不拔地彻底审查各种供选择的办法,这些办法可能导致就大会一再认为是最高优先的问题通过一项公约。

我不想详细重复委内瑞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只想提醒委员会,我国代表团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包括为和平目的试验,因为不可能明确区分为军事目的的试验和为和平目的试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排除用于和平目的核爆炸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在国际权威机构的严格监督下,一个国家可以受权进行核爆炸,条件是确实证明其目的是和平的,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

21国集团最近提出的CD/181号文件载有说得很清楚和简要的具体提案,这些提案旨在决定性地给禁止核试验工作以一个推动,从而通过拟议设立的工作小组,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执行其任务。文件还载有向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获得一种与主题之紧迫性和重要性相适应的答复,其口吻也应当与21国集团在表达它们对此问题的忧虑时所使用的口吻完全一致。

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里同样地重申了它们就议程项目2,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设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委员会就项目2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正如我们当时指出的,较大程度上是朝向谈判进程的第一步,它只不过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核威慑理论必须加以放弃,以便为人类争取较好的未来铺平道路,在那种情况下国际和平与安全可能建立在更加坚定和更加公正的基础上。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条约,正如这里提出的,将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

尽管非正式会议无疑是有用的,但它们也指出需要在高级的多边谈判中讨论所涉及的复杂问题。21国集团已提出了可以授予新的工作小组的职权的主要组成部分。

项目2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最后文件》第50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委内瑞拉)

段对这个高度优先的问题理应采取的行动不断地遭到某些国家的限制和阻碍, 而这些国家恰恰因为它们是核武器国家, 对促进核裁军承担着主要责任。

委员会应充分执行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授予的职权。我们之所以对此极为关心是由于无核武器国家有权要求核裁军, 有权要求它们自己参加裁军谈判, 因为归根到底, 这是在这一场很少的几个国家无意义的冲突中保证它们自己生存的问题, 这一场冲突把整个人类的命运置于危险之中。我们这些国家在此国际形势的紧要关头——其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就是核军备竞赛——不能满足于, 更不能甘心于只起一种消极和次要的作用。

那时以来, 核裁军是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此都极其关切, 因此21国集团的成员国理所当然要坚持提出, 委员会应不再延迟地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以便在核裁军领域内通过具体的措施。

此外, 21国集团的这些合法要求——在我提到的两个文件里已重申了——与委员会的基本性质, 也就是其存在的目的, 密切相关。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们, 大家都有责任维护, 并在必要时加强, 委员会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性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谈判的观点出发, 审议其议程上的重要项目, 并为了通过体现具体裁军措施的文件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在其他有限的论坛所进行的谈判不应成为委员会就同样问题进行谈判的障碍, 后者的谈判是符合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这一作用的。因而, 那些参加有限的谈判的国家, 应充分和不断地向委员会报告这些会谈的进展。此外, 裁军谈判委员会发挥其谈判机构作用的最实际和有用的办法, 正如人们已指出的, 是通过工作小组, 其重要性无需再加评论。

在这个阶段, 我们至少能希望至今还阻碍就设立两个工作小组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核武器国家, 以裁军的利益为重, 以本委员会的信誉为重, 改变它们的态度。反映世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期望的很多代表团的呼吁, 不能、也不应该无限期地被忽视。

我国代表团想简单地提一下所谓的放射性武器问题。委内瑞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审议时, 我们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其唯一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裁军措施。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我们在那时讲，作为特设工作小组工作的成果而拟通过的公约，不应指禁止放射性武器，因为这种武器现在还没有，而应指禁止为军事目的而使用放射性物质、禁止战争的放射性方法或放射性战争的方法。

正如我们强调的，这一立场并不是死板的。不过我们仅仅怀着兴趣注视着工作小组的讨论，希望能见到导致产生一些增添或产生一些修改的新组成部分，而这些增添或修改或多或少能和我国代表团原来提出的基本意见相一致。

今天我们满意的注意到，最近几个星期来，越来越多的倾向支持列入一些旨在促进和扩充公约草案的新组成部分。由于瑞典代表团提出提案要求列入有关放射性战争概念和对核反应堆的袭击的条款，这个倾向更清楚了。由于以色列对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袭击，后面一点已证实至为重要委内瑞拉政府已单独、同时也和21国集团的国家一起，谴责了以色列的袭击。

这些提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最后能被采纳，它们对所谓的放射性武器公约将加上新的色彩，公约的本质将获得大大的改进。

新的一些提案，特别是关于放射性战争的概念，正反映了某些委内瑞拉代表团所关切的事情，我团就是由于这些关切才在不久前提出不同意见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完全支持这些提案的原因。的确，瑞典代表团提案要求从政治、法律和技术观点作一些澄清，但基本的思想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因此应列入条约草案中。

我国代表团还想强调，公约里使用放射性武器这个词儿决不能意味或暗示这样一来使用核武器就合法了。在现在谈判的条约里对核武器应有一个适当的联系，因为不管怎么说，所谓的放射性武器和核武器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没有委员会议程上的其他项目那样的优先性，所以，只有在它有助于禁止和消灭核武器时，才有真正的价值。核武器的存在及其潜在的破坏作用当然没有人怀疑。

委内瑞拉代表团对负责起草综合裁军方案，以便及时提交大会在其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审查和审议的工作小组的工作特别重视。

综合裁军方案显然是要在大会特别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文件之一，因为正如人们指出的，它应为裁军的实质性谈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因而很清楚，根据《最后文件》第45段规定的各优先项目，委员会得起草一个综合裁军方案。《最后文件》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明确地写明，对核裁军的措施应给予优先注意。

现在是整个世界困难和关键的时期。我们正在经历国际形势的紧要阶段，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出力为各国在协调和互相尊重以及和平和正义的气氛中共同生活而打下基础。核裁军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不久的将来要举行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将是国际社会决心坚定地促进裁军的又一次表现。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一个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面临着对改善国际形势和满足国际社会的期望作出重大贡献的最大挑战。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大使罗德里格斯·纳瓦罗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您在七月份主持我们的会议感到很高兴。先生，我们肯定，在您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在十分胜任、干练和完全公正的领导下进行。我还愿表示赞赏您尊敬的前任科米韦斯大使的工作，六月份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对委员会所做杰出贡献是值得感谢和钦佩的。

主席先生，自从委员会成立以来，巴西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特别是21国集团一道，一贯主张就我们的议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即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

就这个问题进行多边谈判是迫切而重要的，其理由是大家所熟知的，无需在此重复。并且这些理由已受到本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的国际文书明确承认。人们自然会相信，这样一致通过的意见应足以保证委员会能够从实质上处理这个问题。联合国全体成员，特别是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曾通过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同意采取该文件号召的行动，因此，已做出了正式的、应充分遵守的承诺。既然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列入议程和委员会工作计划，委员会成员就是接受了这是应在本机构谈判的题目；本机构成立时就赋有明确的谈判职权。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明白委员会中的两个成员为什么对成立可以对项目2进行实质处理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持缄默和犹豫态度。如不是他们持这种态度，本可在本机构中就这问题达成共同意见。我国代表团本来认为，我们大家已经做出的承诺应该不容置疑，特别是因为这些承诺是长期仔细谈判的结果，而且写入共同协议的文书才有四年。

这样，这两个代表团表现的立场令人不安这反映了当前某些方面打算修改不太久以前在裁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

军领域中已经协议的某些概念的趋势。1960年代后期，三个核武器国家包括两个超级大国，通过国际条约正式承诺“早日”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它们继续公开表示坚决拥护该条约，但它们似乎仅热衷于该文书中的某些条款。

后来，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起草《最后文件》，一致同意通过了这个文件，成立了多边谈判机构，原意是对《行动纲领》中提出之问题采取行动。但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三年以来，想将这两个被认为是最优先的问题提出来进行实质审查和谈判的尝试遭到故意的阻挠。常提出的一个理由是，这种问题“太重要了”，或“太敏感了”或“太复杂了”，不能进行多边的详细研究，与此一起还有一个奇特理由是，核裁军只关系到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应在越来越小的大国圈子里处理为好。

最近，我上面提到的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在某些核武器国家的辩论和态度中越来越明显。这种辩论是要证明核武器的存在和持有是有理的，理由是这类武器是保证那些大国安全的根本工具，它们能确保均势，均势又是现有和平、稳定和秩序之所系。我们是否已把“和平”这个概念降低到等于能够容忍的紧张状态？是否期望世界上别的国家能满足于容忍核军备竞赛不断螺旋上升的“稳定与秩序”概念？能让无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利益”继续受到为世界事务设想出这样宏伟计划的人所忽视吗？

巴西深信，除非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正当担心和愿望同样受到应有的考虑，裁军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那些认为掌握毁灭文明的力量和手段的人就有资格做出影响全人类的决定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那是对的，如果力量是国际关系中唯一得到承认的尺度，那么，所有国家都将感到有理由寻求取得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一切手段。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通过对当前裁军领域中的概念的仔细和开明的审查过程，迄今感到不能遵循本委员会赖以成立之前提的代表团，终将认识到，如果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这个更广泛的局面给予应有的考虑，它们本国的安全需要可以得到最好的满足，认识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有关谈判的适当场所。持相反的态度将是可悲的错误，迟早将载入历史。

主席：我感谢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热情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让我首先表示，德意志民主共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国代表团看到您主持本委员会感到很满意。我们深信，以您的闻名的外交技巧和经验，您将干练地领导我们渡过七月份，无疑在这一个月里我们将面临夏季会议的大部分工作。同时，我愿感谢您的前任匈牙利科米韦斯大使同志，感谢他在六月份担任主席时执行职务极好，顺利成功。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夏季会议的谈判才能从头就顺利开始。同时，我愿乘此机会向委内瑞拉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表示诚挚的欢迎，我们怀着很大兴趣听取了他的发言。我们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一切顺利并盼和他建设性的合作。

现在请允许我谈一谈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两个中心问题——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对这两个项目的重要性不会有什么疑问。在当前情况下，其重要性特别明显，因为核军备竞赛被大西洋彼岸、众所共知的力求争取军事优势的人士加剧到新的危险程度。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人类免于了一场核浩劫。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和谈判已提到日程上。这些就是最近苏联最高苏维埃“致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呼吁书的基本思想，我注意到就在几分钟前这份呼吁书已作为正式文件散发。我国支持这份呼吁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院就此严正声明：

“这一和平呼吁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世界和平再次陷入严重危险的时候做出的。把过份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对抗和军备竞赛政策，变为干涉和挑起冲突的政策，不仅有可能摧毁各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缓和的成果，而且也有可能把人类带到核阿马吉登的边缘。”

因此，一些最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再次为和平和裁军大声疾呼。自然，这样一个问题就产生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如何响应这些呼声，如何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起到其作用呢？我们继续坐着等待核灾难的爆发呢，还是切实着手进行世界各国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工作，并得出具体解决办法呢？

我想后者才是正确的道路。我国代表团认为成立关于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是朝这个方向的第一步。

由于在我们的春季会议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协商一致，我们支持就项目1和2举行非正式会议。在澄清与各种核理论和核军备竞赛有关的一些基本方面，这些会议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的迫切必要受到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广泛承认。另一方面，导致筹备这种谈判的具体步骤则未能达成协议。

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有一种危及本委员会基础的倾向在两个核国家方面出现。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的条款、联合国大会的一再呼吁和清楚表达的世界舆论的愿望相反，这两个国家似乎不准备积极参加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的谈判。有时令人得出一种印象是，最多它们只准备参加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由于这种态度，甚至关于增设特设工作小组的程序性决定至今尚受阻挠。为了证明这种立场是有理的，提出的理由是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肯定没有必要详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也说得很清楚。为了说得明白，我愿着重谈一个历史上类似的事。在座各位一定很熟悉国际联盟中的裁军谈判。它用了多年时间，时常用在非常抽象的讨论上。最终，由于反对真裁军的人使用的臭名昭著的连锁概念而使谈判归于失败。这种概念在1921年9月“混合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有其反映。我愿引用一下它的法文原文：

“国际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没有再比裁军问题更困难的，因为军备决定于政治，政治决定于形势，形势逐年而变并因国而异。”

这种说法和当前的一些论据类似之处是明显的。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再向迄今不准备参加我们的努力在核裁军问题前进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呼吁，请它们改变态度，至少接受一个关于增设项目1和2的附属机构的积极正式决定。

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全面处理一切有关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各方面问题。所有核武器国家将有适当机会说明它们的立场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据我们所知，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核武器国家正式对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提出疑问。因此，似乎存在着成立全面禁止核试验工作小组的有利条件。

第一步不妨由全部五个核武器国家达成协议暂停一切核试验一年。毫无疑问，这将对今后的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起到良好影响。

同时，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工作小组不应干扰三边谈判的恢复，而应帮助促进它们。该谈判是西方一边于1980年11月中断的，尽管苏联随时准备恢复谈判并在本委员会一再呼吁，从那时起至今尚未恢复谈判。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三边谈判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样一个条约的主要条款已取得协议。

关于核查取得的谅解尤属重要。使用按照有些报道说能够侦查到1—2千吨爆炸力的核爆炸的地震监测方法、对特殊情况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现场视察和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这三者将确保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遵守情况的可靠核查。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们为在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范围内建立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已提供了许多条件。

在不忘这一切成就情况下，我们严斥利用所谓核查问题来对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抱消极态度进行辩解的一切企图。在所谓的核查困难背后隐藏的是缺乏在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政治意志，这是最明显不过了。

主席先生，不太久以前，联合国大会庄严声明1980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我们希望它的声明不仅停留在文字上。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比过去更有可能打核战争的时期。这是由于一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再次主张有限核战争是个现实的政治选择所造成的，也是由于有人认为必须将核武器用作外交政策的积极工具所造成的。这种政策的中心就是这个核武器国家根本不愿意承认有必要稳定核战略均势并将之降低到议定的限度。

我们觉得，这个核武器国家不去考虑就军备限制和裁军的协定与谈判采取建设态度，而愈来愈多想的是提高“核威慑的可信性”。现在人们正在力求迅速采纳首先进行反击的理论并取得这种能力。在新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继续推迟的同时，新的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却正在通行无阻。今天，谁也不知道这样一种政策所强加和预见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谈判的“暂停”将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它将对所有各国人民的安全造成什么危险后果。

军事实力、对抗和围堵政策使现有各种协定成了疑问。在今年春季会议开始时，我国代表团曾提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注意美国某些人士企图废除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只在几天以前，帕尔梅委员会莫斯科会议严肃认真地指出该条约之重要性，并敦促有关国家维护该条约(CD/18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尽早恢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尽早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生效。这不仅将加强国际安全而且将对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谈判产生良好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影响。

委员会本身在充分注意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规定情况下，应集中注意力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基本方面。

在本委员会以新形式开始工作时，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就已提出载入第CD/4号文件的关于如何筹备和开始有关谈判的各种明确提案，其中提出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具体想法和这项谈判的阶段。所有这些提案今天仍然有效。对第CD/4号文件和21国集团的几个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委员会迄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不能不表示关切。

阻挠对当代最关键的问题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谈判的立场是毫无道理的。也许有关的两个核国家对核裁军的概念和想法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但是，这不应该妨碍它们与大家一道赞成设立特设工作小组，因为它们可以在小组中表达它们的想法和顾虑。谈判是对付当代重大问题的唯一可靠办法。特设工作小组可以确定在相应谈判中要处理的各种问题并可解决与谈判的组织准备有关的问题。

关于这两个要增设的工作小组的职权，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21国集团已表达了有用的意见。现在进行认真辩论和做出正式决定的时机已经成熟。主席先生，据我们理解，由您领导进行相应的磋商，特别是同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进行磋商，或成立一个专门联络小组，以开始这一进程，这是符合委员会委托给您的任务的。

和停止核军备竞赛有密切关系的是防止核武器在地理上的扩散。因此，让我提醒本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35/156C号决议号召委员会毫不迟延地进行谈判，以拟定关于不把核武器设置在目前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国际协议。我们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认真地响应这项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届会议之初曾提出适当提案。

在我发言结束时，请允许我对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讲几句话。几天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巴格达附近的伊拉克核研究中心的进攻。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关切的是，在这次进攻之后，在西方的大众传播工具中，并且不仅是在这方面，企图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成为疑问并为以色列的进攻辩解。同时，据有消息报道，侵略者多年前就已秘密取得核武器，而这一事实却无人过问。作为《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我们强烈反对这种企图。我们认为，这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种国家指导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应使在核领域中与以色列密切合作的国家重新审查其有关政策并对侵略者实行适当制裁。这样，合理的对不扩散的关注才能解决。否则，我们怕像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集团那样的侵略政权将受到鼓励，而在明天会在“确保其生存”的借口下向非洲国家的核设施进攻。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热情的话。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众所周知，你所代表的国家为国际和平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个重要的委员会，并且，在你完成你的困难任务和履行你的沉重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充分的合作。你对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有着广泛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我国代表团坚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委员会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表示赞赏，他干练地、有效地主持了委员会六月份的工作。

还请允许我对尊敬的委内瑞拉代表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

当大会于1969年12月16日宣布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时——其目标是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消灭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缔结一项严格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以及可能的话把由于裁军措施而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人们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七十年代将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具体的成就。七十年代结束前的两年，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十届大会特别会议在《最后文件》的第47段中强调指出，核武器对人类和人类文明构成最大的危险，在彻底消灭核武器方面，必须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人们遗憾而关切地注意到，第一个联合国裁军十年过去了，但却没有实现其目标。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武库中核武器的数量和破坏能力在不断增长，核武器运载系统的准确性也在不断地改进。由于对这一形势感到关注，不结盟运动的外交部长们在今年2月于新德里举行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特别指出：

“正在进行新一轮疯狂的核武器竞赛的核武器国家所采取的种种行动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形势，即人类似乎已注定要生活在核毁灭的阴影下。”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21国集团在春季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中强调了所有核武器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在实现核裁军的任务中负有特别的责任。这一特别责任不仅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承认(第48段),而且也为这以前的另一项国际文件所确认,即在这次会前十年缔结的《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我国代表团认为,双边的和区域性的谈判是有益的并应得到加强,同时我们也认为,本委员会——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应该毫不迟延地履行大会赋予的职权开始多边谈判,特别是为了委员会能向明年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有关这些谈判的结果的报告。整个国际社会——不管是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都关心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因为核军备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改进非但没有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相反,却继续威胁着国际和平,并更加深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不安全感。核优势的观点或核威慑平衡的观点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这样就会使核裁军变得更加遥遥无期。一个核武器国家稍微有点处于核劣势的感觉,它就会以增加军事开支来弥补它的劣势,以便恢复核平衡或甚至取得优势。这个过程会恶性发展下去,这是违背老百姓对和平和安全的强烈要求的。螺旋形上升的军备竞赛还会损害世界社会解决当前国际经济问题以及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种种努力。正如不结盟国家外长在二月份新德里会议上指出的,威慑竞赛“徒然增加了今天国际关系中的疑惧和不安,因为军备竞赛的根源,原来就是只知凭借武力来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真正的威慑只有一个,就是人类的生存愿望。”

三年前,当这个委员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各国社会期望,这个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将比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或裁军委员会会议更加成功。假如我们连就核武器问题——这是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45段中被称为优先项目的首位的问题——进行谈判都办不到,那么,这个机构的信用就会发生危机,国际社会对这个机构的信心也会动摇。但是,直到春季会议结束时,就上述优先项目,其中包括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谈判甚至还没有开始。非正式会议是开了,我们虽然承认这些会议的讨论并不是完全无益,但这些非正式的审议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我们遗憾而关切地注意到,在我们的夏季工作开始了三周后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的今天, 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设立议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及其职权的建议会获得积极的响应。关于有人说唯有双边的、三边的或区域性的论坛是最适宜的、有效的谈判形式, 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指出, 这些论坛将仍然是有益的, 正在进行的谈判也应加强, 但同时, 本委员会——这个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机构——应毫不迟延地开始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同样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多边谈判。这一意见是符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1段的规定。核领域中的裁军谈判不是只为核武器国家保留的活动范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第113段特别指出, 核裁军对于人类生存是必需的。人类并不仅仅由核武器国家组成; 人类是由世界上所有的现已受到核军备竞赛的不断上升的影响并将受到一场核战争之害的国家组成的, 不管它们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因此, 本委员会是就对全人类有着重大利害关系的核裁军进行谈判的最合适的论坛。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大使达鲁斯曼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民族的生存遭到危害的时刻。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 就需要动员这一或那一国家的一切力量及国内物力。第一次世界性的武装冲突使几个国家的命运陷入危机, 不仅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破坏, 而且还大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地图, 而且确实不仅仅是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入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 对许多国家来说, 要保持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地位、有时甚至是国家的生存, 就要遭到空前的破坏、苦难, 以及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死亡。目前, 在热核武器时代里, 不仅许多国家的命运, 而且人类文明的生存以及地球上人类的生命本身都处在危险之中。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会有一国的人民面临这个普遍的威胁而寻求自我灭亡吗？会有一国的政府，只要它真正代表其本国人民的利益的话，会不竭尽全力结束这场无拘无束的核闹宴吗？任何头脑清醒的人能袖手旁观这场挽救和平、避免热核大屠杀危险的斗争吗？

正是这些想法、对整个人类的未来的担忧，充分地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1981年6月23日在苏联最高国家机构的会议上的讲话中，并体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书中，这一呼吁书已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面对着最近出现的空前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国家元首宣布：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就在今天，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堵塞那些爱好无止境的扩军和军事赌博的人的去路。人们必须竭尽全力保卫人民生存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人能做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它影响到一切人和每一个人。它影响到各国政府、政党、公共组织以及当然还有那些由各国人民选举并代表人民行事的各国议会。”¹

这个任务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委员会。我们这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代表们，大概要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与限制军备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联系的客观上的很大困难，而且还知道那些主观的、也许在目前阶段来说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集中起来归纳为“各国的政治意志”。的确，正是政治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主要国家之缺乏政治意志，至今仍是妨碍开始限制核军备竞赛的谈判以及在核裁军领域内采取真正的确实措施的主要障碍。

谁会否认，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带来最严重危险的是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呢？

目前阶段核军备竞赛的主要特点是，它的重点已经从数量方面转到了质量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时代里，核武器系统质量上的革新会产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军事和战略意义的以及政治意义的后果。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的各种可怕结果引起了世界公众合理的担忧。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引用一些各国——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有权威的科

¹ 《真理报》，1981年6月24日。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家们发表的公正的意见，他们正确地认为，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任何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场核灭绝——地球上人类文明的全部自我毁灭。因此，比如有权威的帕格沃希会议的与会者们最近指出，除非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缓和和消除质量上和数量上的军备竞赛的危险趋势，不然的话，一场核军事灾难就甚至会在不到本世纪末的时间里爆发。这样一场战争将会造成人类社会不再能对付的死亡和破坏。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的生存将受到危害。¹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一般公众的某些代表的意见，而是那些知道自己讲话分量的有名望的科学家的意见。辐射生物学方面的最大权威、英国的罗特布拉特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第30次帕格沃希会议上明确地说：军事专家们未能或不愿考虑军备竞赛政策的后果，而且想寻求得到公众对“有限”核战争理论的支持。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纽约大学名誉教授约翰·萨默维尔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特别指出，“现在，地球上每个人、所有的人要参加一次世界性的公民投票，就到底应让日益增长的毁灭性武器的储存继续存在下去呢还是让生命本身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投票。那些不采取任何行动反对这些类型的武器的人实际上是投了灭绝的票。”²

今年三月底在华盛顿附近召开了一次“国际内科医生争取防止核战争”的会议，与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知名科学家和内科医生。会议研究了各种形式的核打击的后果。例如，会议认为，一枚百万吨级的炸弹在一个有一百万居民的城市上空爆炸的话，300,000人会死于空爆、燃烧和辐射，400,000人会受到核爆炸后效的影响。一枚两千万吨级的热核装置的爆炸会夷平半径为24公里的区域内的所有建筑，光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会烧死距爆炸中心140公里内的一切生命体。

100亿吨级的核爆炸——根据美国专家们的估计，这正是热核战争时核装置爆炸的当量——将减少大气层中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臭氧层。所谓的强烈紫外线辐射将急剧增加，结果会摧毁农作物和牲畜。³

¹ 《科学世界》，第24卷，第29页，1980年。

²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第6期，第70页。

³ 《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1981年4月10日。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各国的科学家和军事专家们已注意到核战争的后果会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 包括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的后果。

按照目前的战略武器、制导系统和导弹预警系统的发展水平, 要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新的核战略的设计者们依赖的正是这个——而又不必然会遭到一场威力不比其小的报复性进攻,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 有人想找到一些百分之百可靠的核战争的“诀窍”——这种诀窍能使他们在某个顺利的时刻解除敌人的武装, 用比喻的话来说就是一拳打倒对方而没有自我毁灭的危险——这只是幻想。

人们不能对核战争的性质和方法作简单的判断。设计有限使用战略核武器观点的人实际上是建议根据事先制定的“规则”打一场核战争, 这些规则设想的是: 核导弹应“彬彬有礼地”爆炸, 即不是在城镇的上空而是在他们认为可称得上是军事物体的那些目标上空爆炸。对于任何聪明人来说这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事。目前, 军事设施的部署情况是这样的: 在任何情况下, 要对这些设施进行有选择的打击必将大规模毁灭平民百姓。有人企图把核战场说成是“仅对付军事目标的核交锋”, 从而可以防止其升级为一场全面战争, 总的来说这种企图看来是幼稚可笑的。

从军事观点来看——主张新的核战略的人是完全明白的——一场核“微型战争”是荒谬可笑的,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 任何有限的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立即升级为一场全球性的全面战争。

对一个工业国家的领土发起即使是有限数量的核打击, 其后果也是难以设想的。美国国防部的专家们起草过一份关于“有限核战争”的影响的报告, 并于1975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读过。其中载有下列资料, 即美国领土上的各种目标在遭到有选择的核打击后可能会受到的损害。仅对(密苏里州)的怀特曼军事基地发起的一次打击会造成一千零三十万人的死亡, 对其他洲际弹道导弹基地进行攻击时, 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到两千一百七十万人。

这就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 新的核战略的辩护士们是否了解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 的确, 在捉摸这些数字时, 人们会不自觉地相信核狂人们正在助长的对世界的危险。

尽管存在着令人信服的资料, 说明一场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会产生的灾难性的后效, 但在西方的一些地方, 这种战争的拥护者们仍在为其辩护。威慑理论的辩护士们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甚至想为美国使用核武器反对苏联这一做法的可取性制造理论根据。正如《外交政策》季刊上科林·S·格雷和基思·帕纳的文章说的，核战争是可能的。和阿马吉登这一场预示了历史的终结的圣经所述的战争不一样核战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然而，从这篇文章的“胜利是可能的”题目来看，对文章的作者来说，战争的结果是清楚的。这场战争要“强迫苏联”放弃那些华盛顿错误解释了其性质的外交政策行动。

最近，有人越来越频繁地试图为继续使用威慑理论的必要性制造“理论根据”，而这一理论早就不止一次地被生活本身驳得体无完肤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这一理论的拥护者们主要是在欧洲大陆推行这理论，而现在，他们想把这一理论推行到全球。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的一篇题为“走向一个新的防务战略”的文章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刊登在1981年5月的《纽约时报杂志》上。

我们赞成那些代表的意见，他们一直断言核战争不会局限在那些拥有核武器或与核国家有军事联盟的国家内。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很难设想哪一个地区在一场核冲突中能逃脱得了。

正是认识到这个客观的现实，而不是出于其他的什么考虑，苏联提出了它的和平倡议。我国国家元首L. I. 勃列日涅夫最近在莫斯科的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上、在布拉格、基辅、第比利斯的讲话中、在最近的苏联—阿尔及利亚、苏联—约旦和苏联—利比亚的谈判中以及在会见知名政治人物如O·帕尔梅、W·勃兰特等场合一再重申，苏联方面愿就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开始对话。前面提到的“向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呼吁”这一文件集中地体现了苏联方面对谈判的良好愿望。这一呼吁——它在当今世界形势中的紧迫性是不容争辩的——是在人类历史上爆发最血腥的战争四十周年前夕通过的，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什么人需要我们拿出比苏联在上次大战中遭受的无以伦比的伤亡和物质损失更为有份量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在裁军领域中各种建议的诚意吗？

但是，有那么些占据着负责地位的人力求推开苏联的建议，而自己又不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

今天，没有任何任务比防止陷入战争和避免一场核冲突更为重要、更为紧急的。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世界上广大阶层的人们都持这种观点, 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国都持这种立场。本机构中这些成员国代表的发言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就奔向这裁军大道的具体步骤、特别是在我们委员会范围内的具体步骤所提出的提案生动地体现了希望开始实际谈判的强烈愿望。

苏联一向赞成、现在仍赞成裁军委员会把核裁军的问题作为最高优先的问题加以审议。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此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应该是大家熟知的。因此, 坦率地说, 我们并不理解某些代表团要求“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或所有的核国家表明它们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的做法。在这方面, 我们再次提请这些代表团以及所有其他的代表团注意CD/4、CD/109和CD/141号文件, 并注意苏联领导人就这些问题发表的许多讲话, 其中有些已作为委员会今年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CD/160、CD/166、CD/176)。

第CD/4号文件载有具体的旨在保证尽早开始核裁军谈判的建议。它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谈判的事项、谈判的阶段、准备谈判的安排、谈判的时间以及其他有关进行谈判的问题的态度。这一文件还强调有必要就适当的核查措施达成一致意见。

我还要回顾, 苏联代表团和CD/4号文件的联合起草人已一再解释并澄清了它们提出的建议。

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这样一种信念, 即停止生产核武器并裁减和消除这种武器应在分阶段以及互相能接受和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各个核国家在每一阶段内参加各种措施的程度应对核武器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现有武库的数量和质量作出适当考虑后决定。现有的核武器的均衡应在逐渐降低其水平的基础上在各个阶段加以保持勿使倾颓。

最近,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说核裁军的问题是不可摆脱地与各国的最高国家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 不应该在不考虑这些利益的情况下就限制核军备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当然, 只要这种说法不是被用来作为反对核裁军谈判的借口。我们在CD/4号文件和我们的发言中一再强调, 我们赞成限制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措施的制订和实施应不可摆脱地与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上的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国际法律上的保障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项旨在限制核军备竞赛的措施, 苏联已提出建议, 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武器。这个措施将有助于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并因此遏止核军备竞赛, 这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们愿意达成如下的协议, 即所有核国家保证不在目前尚无核武器的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和这个或那个国家保持联盟关系。我们还提出了其他许多非常具体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目标是遏止核军备竞赛, 并且我们已经指出, 我们将有兴趣地倾听其他国家、首先是核国家对这些建议的态度。

为了准备谈判, 社会主义国家已建议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协商, 在这过程中将有可能确定一系列有待审议的问题, 并有可能解决组织安排问题。

只有其他的核武器国家表现出谈判这些问题的意愿并采取建设性的态度, 这些谈判——与这些国家的对话——才有可能开始, 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苏联代表团来说, 我们愿意和其他核国家、任何一个代表团或多个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开始非正式的协商。

这样, 一方面,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向委员会提出了为朝这一方向前进而奠定良好基础的建议。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而且, 委员会也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结果, 在委员会内就这一现实而重要的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的想法以及为此目的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另一方面, 其他的核国家和它们的一些盟国坚持拒绝在委员会内就限制核军备和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它们所期望的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 现在是, 而且该是从一般性辩论走向实际谈判的时候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中说, “在我们这个核时代, 我们大家都需要对话和谈判, 正如大家都需要和平、安全和对未来的信心一样。除了谈判之外, 现在不存在其他任何解决争议问题的明智办法, 不管这些问题多么尖锐复杂。决不能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时间不等人。

谈判每耽误一天, 核冲突的危险就随着相应增长。解决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面临的生命攸关的各种问题这一事情现在正在搁置之中, 而时间是不等人的。”¹
主席先生, 确实, 时间不等人。我们委员会该最终着手工作起来。

主席: 我感谢苏联大使伊斯拉耶利安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自从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印度代表团团长以来, 已经有一年多了。然而, 在这相对短暂的时间内, 您已赢得了您所有同事们的崇高的敬意, 所以今天您在同事们中间理所当然地已享有一种崇高的地位。

毫无疑问, 这一方面是由于您在发言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对裁军事业的真诚的和热忱所致, 同时也是由于您对这个问题的广泛的知识 and 始终贯穿在您那些发言中的驳不倒的逻辑所致。您在逻辑上是运用得如此巧妙, 所以常能消除我们经常在这里工作中所遇到的很多人造的障碍。

我们相信, 您的优秀的品质能使您在履行您今天刚担任的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7月份主席的重要职责方面取得同样有成效的成绩。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您担任这一职务, 并向您表示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们还愿向您的前任、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科米韦斯大使重申我们曾有机会在6月11日当他一开始担任主席时向他表示的祝贺。那时我们的话仅仅是出于期望, 但今天我们却可以以下事实为基础来重复以前的话了: 他在开始时为通称的夏季会议迅速作好工作安排, 最后于上星期四胜利结束会议时作出就议程项目5: “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举行非正式会议的决定, 凡此种种都表现了他的建设性的和表率的作用。

最后, 我国代表团想在您今天会议一开始向委内瑞拉的新代表、尊敬的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致意之外也来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正是今天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篇非常有说服力的发言。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春季会议期间, 我只非常简单地就这个多边谈判机构议程上的头一个项目: “核禁试”发了一次言。而且在2月19日的那次讲话中, 我只限于列举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内前几次就这个正在审议中的项目所作的十次发言,

¹ 《真理报》, 1981年6月24日。

(罗夫莱斯先生, 墨西哥)

并只限于回顾载于1980年12月12日第35/145A号决议里的大会向“所有委员会成员国”发出的呼吁, 呼吁它们“支持委员会于1981年举行的会议初期阶段设立一个专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展开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

这样简短地谈, 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认为, 对于一个联合国已经审议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多的问题, 现在很难再说些什么了, 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希望, 在不久将开始的非正式会议上将证明, 克服在委员会之外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谈判的那三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国家顽固反对委员会就其议程上占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通过那种自去年以来关于四个其他项目一直使用过的并不过分的程序, 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是可能的。

不幸, 我们想错了, 21国集团所有其他成员国也想错了。我们的联合努力失败了, 而且用来挫败这些努力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在21国集团内激起了理所当然的不耐烦——几乎可称为愤慨——, 这已反映在4月24日在委员会称之为“春季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向大家宣读的那次发言里并刊于同一日期的第CD/181号工作文件中, 其中特别提到下列话:

“21国集团坚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权立即了解, 由于什么具体原因, 三个核武器国家历时四年之久的单独谈判迄今无视联合国大会一再迫切提出的呼吁: 加速这些谈判, ‘使其作为紧迫问题, 圆满完成’, 并将其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

如果我们注意以下两点的话: 一方面, 委员会40个成员里有那么两个国家看来要把委员会同安理会混淆起来, 而另一方面, 21国集团声明中提到的大会“一再发生的迫切呼吁”不仅在《最后文件》中是协商一致的题目, 而且这两个成员在1977年和1979年通过的三个其他大会决议中确是投票赞成的, 那么, 这就更容易理解以上这一段里和第CD/181号文件中对进行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提出的12个深思熟虑的恰当的问题里所表明的心情。在三边谈判已开始了大约六个月之后, 在1977年12月12日通过的, 也是美国和联合王国投票赞成的第32/78号决议里, 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 大会尽管屡次以极大多数通过关于在一切环境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决议, 但过去一年内这种试验仍然持续不断”;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2. 满意地注意到“已有三个核武器国家开始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这项决议内容的协定”；
3. 宣布“缔结这样一项协定并将其开放签署，将是预定于1978年5至6月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取得成功的最好预兆”；
4. 敦促“这三个核武器国家加速进行谈判，以求尽快使谈判取得积极的结果，并尽最大努力在裁军委员会会议春季会议开始前将谈判结果送交会议进行充分的审议”；
5. 请裁军委员会会议“迫切讨论第4段所述谈判所达成的案文，以便将一份条约草案提交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我早些时候提到的三个决议中的第二个决议是1978年12月14日的第33/60号决议，它象前一个决议通过时一样，美国和联合王国也投票赞成的。大会在该项决议中一开始就重申“其信念：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停止核武器试验将是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的，……是朝向终止核武器的质量改进、发展和扩散的一个主要步骤，并回顾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前两个决议和“《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在这些条约中表示决心继续进行谈判以达成永远停止一切试爆。”后来在决议的执行部分里，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
2. 重申“其信念：一项关于本决议主题条约应获有最高优先地位”；
3. “对过去一年未能达成一项条约草案”感到遗憾；
4. 注意到“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承认有迅速圆满完成其谈判的需要”；
5. 敦促“这三个国家迫切地加速进行谈判，使其取得积极成果，并尽最大努力在1979年大会召开会议以前，将谈判结果送交多边谈判机构进行充分的审议”；并
6.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就上文第5段所称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案文进行研究，以便尽早将一份可获最广泛加入的条约草案提交大会第33届会议第二期会议”。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应予以指出的是：在该项决议里，无疑，大会为了强调它的要求的迫切性规定裁军谈判委员会要向它提交的条约草案，将不在其下一届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进行研究，而要在“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二期会议”，即：通过此决议的同一届会议上进行研究。

这些决议中的第三个决议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象其他两个决议一样，在通过时这两个核武器国家也是投了赞成票的，但它们今天看来完全忘记了它的内容，这个决议就是1979年12月11日第34/73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

1. 重申“严重关切核武器试验仍然在违反绝大多数会员国意愿的情况下持续进行”；
2. 表示“坚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全面禁试条约谈判方面的积极进展，对成功地防止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扩散，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并将对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核裁军作出贡献”；
3.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全面禁试条约列为最高优先工作，开始进行谈判”；并
4. 要求“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尽最大努力，使谈判及时圆满完成，以供裁军谈判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正如我上星期所说的那样，这两个一直在使用否决阻碍过去一年来的委员会工作的核武器国家的态度看来确实同它们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二届、第三十三届和第三十四届常会上所采取的态度——正如我刚引的决议中所表明的那样——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应予以铭记的是：这两个国家同意——不是通过参加协商一致，因为协商一致有时意味着消极的接受，而是通过对连续三年通过的三次决议投赞成票这种积极的、毫不含糊的行动——大会应敦促三个谈判国家，换言之，即它们自己，第一，“迅速圆满完成”这些谈判，第二，立即将所取得的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与此同时，大会要求委员会就有关条约着手进行谈判，并须“最迫切地”或“作为一个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问题”或“立即地”，以上用词都选自三个决议，你爱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吧。

一连三次采取这种看来很积极的立场而过后实际上完全无视它们部分对之负责的这三项决议而且公开拒绝——正如它们一直是这么做的——我们且不说，将它们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现在已进行了历时四年之久的谈判结果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或拒绝回答21国集团所提的具体问题，甚至还拒绝让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来履行其职责，而且所涉的是关于一项具有议程上最高优先地位的项目，这就构成了不仅仅是对国际社会的最有代表性的机构，即联合国大会，的不尊重，而且还是一种嘲弄。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即从1978年它参加起草的后来成为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时起——就把《最后文件》第120段中明确规定的“协商一致”要求理解为是意在防止草率通过决定或者防止通过一些可能危害委员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的决定，但肯定不意味允许在一种莫明其妙的和有时甚至是变化无常的或专横武断的理由之下把协商一致变成阻止委员会履行大会交给它的基本职务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国代表团因此认为，现在该是澄清有关此事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时候了。为此目的，我们认为，首先委员会若能下星期在它的一次正式会议——习惯称之为全体会议——上就1980年3月4日21国集团首先提出的(CD/72)并于1980年8月6日(CD/134)和1981年4月24日(CD/181)非常强有力地重申的关于设立题为“核禁试”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一项公开的决定，这将是更可取的。

如果事与愿违，核武器国家仍反对设立这一工作小组——核武器国家迄今为止一直是设立该小组的障碍——我国代表团将认为，委员会有必要着手彻底地研究一下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8条中使用的“协商一致”这个词的意义和范围。我们认为，事实上这样做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根本机构——即大会，在其1978年特别会议时，竟然愿意为恣意滥用这个词敞开大门。这种滥用实际上将会意味着使裁军谈判委员会处于瘫痪状态。

主席：感谢墨西哥大使罗夫莱斯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表示钦佩，他在委员会六月份工作的困难阶段干练地、高效率地、兴致勃勃地领导了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委员会就夏季会议的各种组织和实质性问题迅速地达成了决定。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本人感到非常满意的是你担任了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确信，你将以你的丰富经验和智慧以及贵国对裁军事业的专心致志，指导委员会取得重要的成就。为此目的，巴基斯坦代表团保证给予你充分而毫无保留的合作。

贵国是巴基斯坦的伟大邻国，我们希望和贵国保持密切和加深的关系。最近，印度外长纳拉辛哈·劳先生阁下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为促进两国间进一步的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本委员会中提一提以下这点可能并不是不适宜，即巴印两国外长在会谈后于6月10日在伊斯兰堡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中，“双方重申了它们仅为和平目的使用核能源的政策”，并且，“它们要求所有核武器国家就核裁军进行认真的讨论。”

目前，委员会正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项目。大家都认为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巴基斯坦对核裁军和促进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的意见已在委员会内谈过了，今天我不想再重复这些意见。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完全不作任何努力来讨论这一优先目标的做法会严重地妨碍采取其他的裁军措施，并会助长当前的国际对立气氛。

从委员会建立起，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贯赞成在委员会中审议与核裁军有关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在今年早些时候就这一项目进行过一些有益的非正式讨论，但至今还没有就《最后文件》第50段提出的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

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在CD/180号文件中客观地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了及时地和现实的建议，要求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开始多边谈判。我们希望，委员会将早日就这些建议达成积极的决定。

我认为强调以下这点是恰当的，即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建议包括有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它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某些与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关的具体问题。第二，21国集团建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承担起这项审议和澄清问题的任务。

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委员会应审议的问题并不等于就核裁军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有益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该文件建议的是澄清观点和立场，以便为核裁军问题的具体谈判打下基础。这些问题的审议不会损害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的政策。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澄清问题的过程将极为有益地帮助弥合目前存在的有关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态度方面的了解和理解的鸿沟。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我国代表团估计，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没有任何成员反对审议这些问题，也不会反对如果可能的话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同意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可以成为核裁军谈判的重要指导方针。

关于21国集团提出的建议中的第二个部分，即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的问题，我国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同样认为，这是澄清所建议的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那些认为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那些委员会成员有义务建议另一种审议这些问题的办法。请允许我说，巴基斯坦代表团对使用什么方式审议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问题持灵活态度。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期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以便达成适当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能增强就实现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具体协定进行谈判的前景。

应该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在今后的十个月内就有待包括进综合裁军方案的具体的核裁军措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我国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要求审议的问题对于就综合方案中的核裁军措施问题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必不可少的。综合方案除非包括有关核裁军问题的特有而具体的措施，它将不能取得普遍接受，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为在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开动核裁军的进程作出有意义的贡献。除非本委员会作出这一贡献，不然的话，它作为一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信誉将会遭到彻底损害。这对裁军目标以及对和平和安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是无须多加阐述的。

我国代表团今天还想提及另一个问题，即以色列军事攻击伊拉克民用核设施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安全理事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都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以色列军事攻击伊拉克一事表明了态度。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也就这个问题发了言，一致谴责以色列的攻击。每个小组都在委员会中发表了声明，集体表示谴责。21国集团在第CD/187号文件中散发的声明中要求，除了谴责这一攻击外，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防止以色列或其他国家再采取这种侵略行动。21国集团敦促委员会“重申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攻击一国和平用途核设施的国际原则”，并建议，“委员会应采取有助于扭转这一行动的有害影响的适当步骤。”

(曼苏尔·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因此，巴基斯坦代表团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就以色列的军事侵略及其影响通过一项适当的决定。我们提出下列案文供委员会审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强烈谴责以色列于1981年6月7日对巴格达附近的塔木兹核研究中心发起的军事攻击系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的准则。这一侵略行动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裁军的前景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裁军谈判委员会重申，只有在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和宗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裁军。而且，委员会认为，这一侵略行动侵犯了每个国家为和平目的取得和发展核技术的主权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也违反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65段至71段中提出的基本原则，而这些段落为核武器国家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在国际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订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了唯一的、大家同意的基础。

委员会认为，以色列以自己任意编造的关于另一国的意图的站不住脚的并被所有的客观证据驳得体无完肤的借口，竟然冒称有权进行这一军事攻击，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中东出现的忧虑的首要原因以及该地区核扩散的最大威胁正是以色列的核计划、核能力和核意图。

委员会认为，如果以色列或任何其他国家再次采取这种侵略行动的话，那么，除了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生产严重的后果外，还将严重地损害国际社会为促进核裁军和不扩散所作的努力。委员会严正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把民用核设施作为军事攻击或破坏的目标。”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请你在委员会成员中尽快召开非正式的协商，以审议这一案文并就这一问题达成一项适当的决定。

主席：我感谢曼苏尔·阿赫迈德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我希望委员会能原谅我在此时要求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想在今天就核裁军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发言，但是，鉴于发言的代表团已很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

多，我们将在下一次会议上发言。我也知道其他发言人持有同样的态度。

但是，在今天会议结束之前，我想简单地谈谈一个问题。你们可能还记得，加拿大代表团曾提出关于军备管制核查的概念性工作文件，作为 CD/183 号文件的附件。在那个时候，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想法，要求在委员会内和其他代表团就此问题交换一次意见。关于要求提供方便条件以便同其他有关代表团进行非正式协商的要求，委员会一贯是给以支持的，按照这种惯例我已要求秘书处于明天，7月3日星期五上午9时30分为我们提供1号会议室。因此，我想借此机会邀请委员会的有关成员和其他可能对此感兴趣或想参加核查问题讨论的代表，明天和我们一起在1号会议室开会，正如，我相信，麦克费尔大使已经和这个房间里的大使们讲过的。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并相信所有代表团对此已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尊敬的代表们，我已要求秘书处今天将委员会及其属附机构下星期会议的时间表分给大家。时间表并不包括委员会同意的在各种组织安排范围内成员之间可能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同往常一样，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可以看委员会的情况而改变或调整。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听了您对时间表的介绍之后，依照您所讲的，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各代表团注意我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上的宣告，即关于毒性确定的协商会议将于7月6日，下星期一上午10时在七号会议室开始举行。

主席：目前，我们只有一个人要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发言。我催促那些想在星期二发言的代表团，在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以前登记他们的姓名。

尊敬的代表们，如无异议，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遵照这个时间表，把它作为下星期的准则。

就这样决定了。

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将于今天下午3时30分至6时30分开会。这个通知是根据工作小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请求作出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时3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古巴:

普雪多·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夫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西迪克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 | |
|--------------|-------------------------------|
| |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
| <u>日本:</u> | 高桥先生 |
| <u>肯尼亚:</u> | |
| <u>墨西哥:</u> |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
| <u>蒙古:</u> |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
| <u>摩洛哥:</u> |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
| <u>荷兰:</u> |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
| <u>尼日利亚:</u> |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
| <u>巴基斯坦:</u> | 阿克拉姆先生 |
| <u>秘鲁:</u> | 索恩伯里先生 |
| <u>波兰:</u> |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
| <u>罗马尼亚:</u> | 马利塔先生 |

斯里兰卡: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英亚·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上校

米斯克尔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呈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言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35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议程上的项目是“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我们议事规则第30条，成员们当然可以就我们议程的其他问题自由发言。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我高兴的祝贺您，友好的印度代表在年度会议的重要时期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这个高级职务。主席先生，您的代表团，正在为这个机构的活动做出大量的贡献，我们希望您的领导能使委员会当前的会议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

与此同时，我应该向您的前任，匈牙利伊姆雷·科米韦斯大使表示赞赏，他在主持我们今年夏季会议时表现出了令人羡慕的能力。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您，对阿根廷、伊朗、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新的代表团团长表示欢迎。正如您今天刚刚讲的，按照工作计划，委员会应该讨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放射性武器问题。但是，正如您还讲到的，任何代表团有权讨论议程上的任何问题，因为我在上一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撤回了我国代表团，今天我要回头来谈一下我们议程的项目1和项目2，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两个最高优先的项目。在对我们正式和非正式地进行的讨论的现况简单地谈论我国代表团的考虑时，我不得不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较广泛方面谈谈。

保加利亚代表团在急需实现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无需详述。我们支持21国集团关于就这一问题设立特设工作的提案，并且坚持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参加该小组。我们对三边谈判的中止表示遗憾，因为我们相信谈判结果会为未来的条约提供一个基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谈判尽早恢复的原因。就我们方面而言，我们正在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个领域里所进行的有限的活动做出贡献。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制订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合作措施的地震专家小组。保加利亚经常由一名第一流的地震学者参加该小组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同意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意见，这决不是低估地震专家小组的有益工作，他最近提醒我们，早在五十年代末期，国际上有名望的东、西方的专家们就做出这样的结论：核查全面彻底禁试没有什么技术障碍。甚至没有必要求助于地震领域先进技术的质量跃进，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在五十年代末期和今天80年代初期，实现全面彻底禁试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考虑到苏联所持的前进和积极的态度，我们呼吁暂停的三边谈判的西方参加者表现出世界对他们期待已久的积极态度。

一个良好和有意义的开端可能是它们同意在这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范围内开始真正地多边谈判。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同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及21国集团的其他代表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的发言里所表示的迫切心情和所述的道理。

不幸的是，我们在我们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上面临着同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二年半前就已提了关于停止生产一切种类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直到完全销毁为止的合理的和可以作为奠基的提案，这就是人们都知道的CD/4号文件，通过该文件，社会主义国家表达了及早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核裁军的复杂问题开始谈判的主张。

在提出这个文件后进行广泛的讨论期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代表团回答了许多问题，并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就这个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任何其他积极建议。尽管我们建议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但正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赫德尔大使有一天指出的，我们不打算把成立工作小组的问题变成偶象，我们准备讨论任何有意义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的议事规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然而，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面临着这么一种情况，西方国家拒绝在这个领域内开始甚至是初步的谈判。我们尊重他们合法的安全利益，我们把不减损裁军进程所有参加者的安全的原则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核武器和无止境的核军备竞赛是加强任何国家安全，或整个国际安全的可靠基础这种主张。

在1981年4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强调了苏联共产党第26届代表大会拟订和宣布的和平倡议的重要意义，也强调了这些倡议对加强缓和进程、恢复和增进国家间的信任以及消灭核战争的危险所具有的现实性。要实现这些崇高的任务需要进行富有意义和积极的谈判，首先是在核裁军方面。在现行国际关系情况下，拒绝就核裁军进行谈判是一种危险的消极主义迹象。裁军谈判委员会不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应允许个别国家通过种种手段来反对有关建议就核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各种建设性提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本委员会再也不应规避有关威胁我们文明的生存的武器的、占有高度优先地位的问题。我们再也不应把它们视为我们议程上的仪式性的项目，只是发表声明，而不就减少核危险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迫切需要在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领域进行核裁军谈判，在这一背景之下，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花费一年有余时间来讨论就其议程上的高度优先项目成立特设工作小组问题，实在非常令人难堪。我们何时能从西方得到关于如何开始这个项目的任何具体建议？我们不是乞求谈判，正如勃列日涅夫主席6月23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的：“反对今天潜在的侵略者的和平力量所具有的威力已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我们也知道另一种情况：现代武器具有如此的性质，如果使用，整个人类的前途将处于危险中。”

我们在上一次全体会议上听到的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发言，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并揭露了那些梦想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的人所设想的阴谋的危险性质。让我也引用英国工党领导人迈克尔·富特先生最近的讲话：“我们坚决要求有意义的国际谈判，不是谈判的前奏，不是关于谈判的谈判，而是旨在消灭战争危险和同归于尽的认真谈判。”

在今年第一期会议和前三个星期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很多代表团就这两个项目提出了不同意见，提案和建议。大部分已在对项目1和2的讨论综合中反映出来，这是一份很有用的文件，我们为此感谢委员会秘书处。我们认为最后总要成立的项目2的工作小组应当集中确定或找出一些可以有用地成为多边谈判议题的具体问题。我们相信，CD/4号文件中所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提案在它们之间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我想请委员会注意一段节录来结束我的发言：这段话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今年5月在索非亚举行的“争取缓和、和平和社会进步”国际会议——对话上的发言：

“让我们别把自己锁于怀疑的堡垒中，让我们坐下来并进行一次洋溢着为和平共处的利益来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的对话——这是当今的需要，

(武托夫先生，保加利亚)

这是今天表示现实的政治家风度思想和现实的政治行为的一种标志。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没有领会当代形势的最重要特点。”

主席：在请下一个人发言之前，我愿望对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的英亚·图尔森夫人表示欢迎，也愿对地下星期四的发言表示欢迎，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想倾听。

马利塔先生（罗马尼亚）：这是我在您担任主席的时候第一次讲话。我不禁表示，您作为我的同事，我对您长期以来就抱有尊敬之感，同时我想您给我们带来贵国印度的伟大哲学所孕育的可贵的人道主义之风，这种哲学寻求暴力与武力的代替物以证明人的道德和智慧品质中的希望。我可以肯定，在您的领导下，七月份对我们的工作来说将是顺利的一月。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科米韦斯大使的努力表示敬意。如同本届会议期间他的前任一样，他取得了一些明显的实在的成绩，为此，他可以庆贺他自己。

我也要向我们来自委内瑞拉的同事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并向他保证我们和他充分合作。

我今天的发言将专门谈一谈核问题，它已在题为“禁止核试验”和“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的项目下成为我们讨论的题目。

罗马尼亚代表团已充分地说明了它认为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应给予核裁军以绝对优先的地位。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曾说过：“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军事均势理论能够证明扩充军备是正当的。我们认识到，在裁军过程中必须保持均势，以使各方的安全不受影响。但不能通过军备升级来做，而应通过裁减军备、通过一步一步地不断削减军事开支和缩编部队，通过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下逐渐达到彻底消灭核武器来实现。”我国在最近劳动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发出的和平呼吁中以及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致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各签字国议会呼吁书中也都表明了这一立场。

关于主张开始核裁军谈判已很难再提出什么新鲜的论点。我们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在他们的精彩发言中已将开始这种谈判的好处、特别是其迫切性讲得很清楚，我不想把他们说过的话再重复了。联合国大会的紧急呼吁，科学家的倡议，非政府组

(马利塔先生, 罗马尼亚)

织主张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活动以及, 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的话, 在国际报刊上关于此问题的文章异常的多起来, 这一切都证明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在热核冲突的危险面前感到焦灼不安。

这样, 我虽然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议程中的第一个题目的优先性, 同时我又感到不得不考虑到具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处。正如您本人作为印度代表和作为本月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雄辩的发言中曾强调过, 一切情况都表明应在多边机构中开始这样的谈判。因为事实是: 在核武器领域内有了完全新的质量上的发展。在过去, 多边谈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学术上的东西, 因为无核武器国家认为谈判是拥有这种威慑工具的人的事, 同时也是这些人要接受遭到毁灭的危险。

但是, 今天, 我们都成了核武器国家, 并不是说我们都有了核武器, 而是说我们都可能成为核毁灭的牺牲品。

一方面是核武器的攻击目标, 另一方面又没有防止使用这种武器的有效保证制度, 这种事实能从人们的意识中排除吗?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受核毁灭的安全保证。阻止不让讨论这个题目就是侵犯所有国家同等安全的原则。

因此, 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核裁军多边谈判是否可取, 是否紧迫, 是否优先的问题, 而是如何开始这样的谈判。

委员会成员的极大多数认为, 成立关于(1)禁止核试验和(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的工作小组是最实际的办法。为此, 21国集团和社会主义国家已提出具体提案。但至今尚未就此达成共同意见, 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成立这些机构的意见。

有一个比较普遍性的论点是, 国际关系的恶化使核裁军谈判不合时机, 也无法进行。为答复这种说法, 我冒昧引用一下联合王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于1932年在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说的话:

“甚至于现在还听见有人说时机不适宜。这种矛盾情况已被指出: 在日内瓦讨论裁军的时候, 在远东已动用了军备、炸弹在从天空丢下来, 军队在行动……我不同意说这种矛盾情况使我们的会议不适时机。我宁说这些阴沉的事态表明和加强了急需担负和执行我们的任务的迫切必要。”

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 特别是在核时代, 国际上存在的困难不应妨碍而应

(马利塔先生, 罗马尼亚)

刺激谈判。

苏联代表团团长伊斯拉耶利安大使阁下于1981年7月2日全体会议上所做有根有据的发言, 给我们描绘了—旦在制止核军备竞赛上遭到失败会产生的无法忍受的后果。

另外一个常提出来的论点是关于核裁军与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之间的联系。这种关系之存在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感到费解的是这种联系为什么妨碍我们开始进行谈判。我们认为, 它表明要对各国的安全概念进行讨论, 因此, 需要成立委员会附属机构, 我们可在这个机构中开诚布公地讨论有关问题, 对每个国家的立场和利益给予必要的尊重。大家的安全所需均势能够并且应该通过逐步降低一般的军备、特别是核军备的水平来实现。高度安全少量花费是符合大家利益的。

核问题的复杂性也被说成是设立工作小组的障碍。但是, 我们必需承认人类智慧对更复杂得多的问题都已找到答案。研制出能使用人类语言的微信息处理机, 将人工信息放到砂片上, 探查活细胞的秘密, 就是管理像日内瓦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经济、社会事务这些问题之复杂性都超过了核武器系统的复杂性。因此, 说核裁军的复杂性——这毕竟是能够以我们在中学时学的或然率来对待的——对我们的活动是障碍, 这是瓦解人们意志的想法, 妨碍我们的所有审议工作。

因此, 我们不能接受将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反对开始谈判的理由这种想法。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并不因其影响大和影响范围广而增加。

缺乏核裁军的具体建议也被用来反对设立工作小组。一张委员会关于核裁军的文件清单——CD/4, CD/72, CD/109, CD/134, CD/141, CD/180, CD/181——足可驳倒这种说法。此外, 在联合国中还提出了种种关于核裁军的提案, 其中我愿提到印度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提案和加拿大关于制止为军事用途生产裂变材料的提案, 这两项提案也都是在本委员会上提出的。

基于这些理由, 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代表团的提案, 即: 委员会有必要在全体会议上就成立禁止核试验和核裁军问题的工作小组的提案通过一项正式决定。

如果, 违反一切逻辑和不负责任, 委员会不能通过成立这种小组所需的决定, 罗马尼亚代表团不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结束。我们认为, 不论是一个代表团还是委

(马利塔先生, 罗马尼亚)

员会作为一个整体, 都不能仅仅以把我们的失败记录在案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尽了责。

正如尊敬的巴西代表团团长德索萨·埃·希尔瓦大使所指出, 我国代表团和巴西代表团一样, 并不隐瞒这一事实, 即: 就我们而论, 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果由于避开我们的原因, 现在工作小组不能成立以执行开始核裁军谈判这一迫切必要的优先任务, 我们深信, 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给我们提供了找到其他可以履行我们职权的切实办法的可能性。怀着这个想法, 罗马尼亚代表团建议设立委员会特设小组委员会处理核问题。议事规则中第7章第23条关于组织工作规定可以成立这样的机构。

我们愿强调, 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观点来看, 委员会把核裁军问题列入议程, 从理论上给这个问题以优先地位, 而在实践上反映出来的又不是成立机构采有效处理这些问题, 这是难以想象的。

萨朗先生(印度)担任主席

主席: 不幸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因有紧急要事被人请走, 他过一会就回来。我代表他感谢罗马尼亚代表马利塔大使对主席讲的十分热情的话, 特别是对我们国家不吝赞美之词。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主席先生, 我感到特别荣幸和高兴在您开始执行七月份委员会主席职务时向您表示祝贺。您代表的国家和我们有传统的优良、友好和最诚挚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以不结盟运动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您的丰富经验和闻名的外交才能将给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以新的、迫切需要的推动力, 使我们在裁军谈判进程中向前迈出重要的步子。

我还愿对您的前任科米韦斯大使在六月份担任主席时完成的优异工作表示祝贺。

我乘机向我们的新同事委内瑞拉纳瓦罗大使、阿根廷卡拉萨莱斯大使, 伊朗贾拉利大使和斯里兰卡贾亚科迪大使表示欢迎并祝他们工作顺利。

我在今天的辩论中发言时愿指出我来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鲜的、重要的话要讲。南斯拉夫代表团和委员会所有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团一样, 已多次利用机会表达了基本看法, 并对如何开始裁军进程提出了相应提案。我们认为, 问题不是由于缺乏争取委员会顺利工作的提案或建议, 而是由于委员会的处境欠佳, 即, 成员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中有些人对委员会议程上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缺乏政治意志，因而它无法执行其主要任务，无法完成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多边谈判机构所承担的义务。

我这次发言首先要强调，南斯拉夫代表团同意所有对下列情况表示不赞成的人：委员会尽管举行会议已有三年，但并未就两个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问题，即全面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开始实质性谈判。为了表示对目前情况的不赞成和关切，我愿强调，两个成员国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的反对成立两个相应工作小组的理由并未使我们信服它们的反对意见是合理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些理由是没有道理的，没有根据的，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

在委员会工作期间，21国集团提出许多有关核裁军的问题，但至今仍得不到解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支持您，主席先生，在发言中提出的印度的要求，即尽早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便能共同制定一个方案，为当前令人不能满意的情况找出出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做此选择，显得更应该这样了。鉴于在过去几年期间，联合国内外的各种论坛通过了好几个庄严声明和决定，在这些声明和决定中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作出努力并答应就核裁军开始谈判，当前情况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安了。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反对成立两个工作小组的两个委员会成员国代表团的政府，一道通过了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充分的正式的和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处理核裁军问题和组织相应谈判，但尽管如此，委员会仍然受阻，关于是否能开始就核裁军问题进行持久谈判的前景也不明确。因此，有权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拒绝在委员会中就核裁军问题开始谈判，是否意味着这两个代表团的政府自愿放弃它们根据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意味着，这样一来，这两国政府不要核裁军呢？如果是这样，这是令人极感不安的。不过我们总倾向于相信这只是个暂时的情况，因为委员会的工作尽早取得具体积极成果，是达到维护和平、加强国际安全及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实现平等的国际合作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是不开始核裁军进程，这是不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希望关于成立将开始对未来世界命运有这么重大关系的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作小组这问题上将取得共同意见。在目前，我愿强调，正如我们在多次场合已强调过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共同意见，我国代表团对核裁军问题之不能解决及其对整个国际关系带来的后果，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在委员会中和其他地方常常可以听到说，现在总的国际局势对开始裁军谈判是不利的。我愿再一次指出，这样一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这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的《最后文件》中已明确地提到。不结盟国家认为，情况正与此相反。裁军方面的进展和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对改进国际关系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将为摆脱当前危机——政治和经济的——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有特殊意义的是，可将目前用于军备的人力物力解放出来，转用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用于进一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这将制止不利的世界经济趋势、制止贫穷、饥饿和其他不幸，并导致较稳定而协调的发展。经常有人谈到，在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中，通货膨胀无法制止。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将这样大量的金钱花费于象军备这样的非生产性用途，就不能期望有可能制止通货膨胀和对世界经济给予较有力的刺激，使之摆脱停滞及停滞膨胀，这是很清楚的。裁军进程将使这些巨大的物力和智力不是用于破坏，而用于给世界经济以新刺激，使一切国家毫无例外地进入新的繁荣时期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可能性。

因此，今天没有再比开始真正的裁军进程，特别是核裁军进程更加迫切的任务了。

主席先生，在这方面，我们高度赞赏努力争取解决委员会议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国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工作小组所做工作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着，应不遗余力地使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可是，有理由要求考虑如何改进委员会及其机构的工作。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意见是，可以从两方面做。第一，谈判集中力量于最重要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具体，以尽早就相应公约的共同案文达成一致。职权范围应适应这一任务，以便谈判不至于发生不必要的停滞。

第二，谈判时间应更好地和更深地加以利用。我们应尽可能减少关于程序方面的辩论，一般性的、泛泛的讨论和发言宜减少。当谈判开会时间不足时，我们也应考虑延长会议、特别是工作小组会议的期限，如果对谈判有必要的話。如果各方面真正都有进行旨在就特定问题，即谈判中的题目，尽早达成协议而进行实质性谈判的政治意志，我们就不应打断工作小组的工作，或限制它们每年只能工作几个月。委员会的会期也应根据这一标准确定。但是，如果没有进行真正谈判的准备，把会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谈本身延长并不能提高工作成效也不能有助委员会的成功。

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将在质量和数量上改进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的工作。当大家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意志，愿真正进行实质谈判时，我们随时准备审查和通过旨在促进和加速谈判进程的一切提案。情况如果相反的话，最好不要用毫无意义的会议来掩饰委员会没有完成国际社会赋予它的作用和任务。

主席：我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感谢弗尔胡奈茨大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非常热情的话。我现在愿和委员会商量一下，原定今天下午3时30分在一号会议厅举行的非正式协商，因为现在我们有些时间，有人曾建议我们可以在这次全体会后就在这个会议厅举行非正式协商。如果无人反对，我就宣布全体休会，五分钟后就在这个会议厅开始非正式协商。这对委员会成员是能接受的吗？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我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前，我愿代表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做一简短通知。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主席将于7月9日上午9时在裁军楼会议厅就禁止的定义和范围问题举行非正式协商。非正式协商具有开放性质。主席愿要求在这些问题上已提出提案的美国、苏联、瑞典、南斯拉夫、印度、委内瑞拉和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上午11时40分散会

×× ×× ×× ×× ××

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A·P·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昂丹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女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谢博克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 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美雄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安德松先生
松德贝格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格拉奇科娃夫人
库列晓夫先生

联合王国：

艾克兰爵士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上校
米斯克尔先生
米库拉克先生
桑切斯上校
沃德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阿特亚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各成员只要愿意，当然可以自由地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题目发言。

允许我欢迎参加今天会议的联合王国副外交次官安东尼·艾克兰爵士，他是特别负责英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政策。安东尼·艾克兰爵士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工作过。1972年到1975年，他是外交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后来出任驻卢森堡和西班牙大使。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每当我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我总不免有此想法：不想在我发言之初时向现任的主席和上个月的主席说那些惯例的祝贺之词。这些贺词往往是非常歌功颂德的，经常要占去我们在委员会本身和在其附属机构中发言稿的第一页。也许对主席来说，它们是一种道义上支持的重要源泉；也许它们能有助于他执行他面前的艰难任务；然而我往往认为这些贺词占了我们委员会太多的时间。在会前当我和您说话时，您告诉我您对长长的报名发言的名单感到关切，而我本应更进一步有去掉这些贺词的想法。不过，我一看到您任主席，我就禁不住。又一次不是今天我想打破传统，我愿非常简单地而且尤其非常简短地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看到您主持我们本月份的工作。自从您在本委员会和我们在一起以来，您的干劲、您的能力，还有您的幽默知趣给您的同事们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有把握地说，您将会尽善尽美地履行您的职责。此外，您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有杰出的领导人，贵国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更尤其在我们都关切的，即安全和裁军的领域里，一贯起着重要的作用。既然我还没想打破传统，我将完全按照传统，也向我们的朋友科米韦斯大使表示感谢，他于上月以值得称赞的方式主持了我们的工作。我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还愿欢迎图尔森夫人到这里来，在我本人发言之后我们都将非常聚精会神地倾听她和英国次官安东尼·艾克兰爵士的讲话。他们在这里出席会议一事，证明这两个国家继续有兴趣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工作。

自从我们今年夏季会议恢复我们的工作以来，通过全体会议的讨论和委员会附属机构的活动，已经很清楚，众多的国家多么重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很显然，这一次特别会议本身并非目的。它倒应当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特别适当的时刻，来考虑一下 1978 年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特别是那些关于各种结构的决定——的效果。

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估价，将是这一次考虑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国际社会想知道的是，于三年多之前设立的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是否能证明，对它一直寄予希望是有道理的。

因此应由我们来证明：我们委员会在其目前的组成下和运用其目前的方法，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具体的结果。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能否这么做，有赖于一些因素，对于这些因素我想提一提那些在我看来是些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安全条件的问题，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在真空中谈判，而且在我看来紧张的国际气氛——不幸得很——显然是不利于在裁军的领域里取得任何大的进展的。同时，我们决不应低估在这一领域里的努力能对恢复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不能把裁军的多边谈判同在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裁军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各种单独谈判中发生的情况拆开。比利时是一贯赞成这两种办法的，理所当然地期望负责这些单独谈判的各国将考虑到国际社会对这些谈判所寄予的高度重视。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判断将看我们是否有联合的意志，在可能作出进展的方面取得进展。

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且铭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时间有限，我想指明有三个题目可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表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对 1978 年赋予它的重要作用是当之无愧的。

在指出这些题目时，我不是说，它们对严重的军备竞赛所造成的问题而言都具有优先的重要性。我仅仅想指出：这些问题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忽视能取得进展；不管是多么有限的任何可能性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现在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完成其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谈判的时候了。

我还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现在到明年春季之间应完成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还愿看到我们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在草拟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将取得巨大进展。

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既然本星期在全体会议上我们的讨论应主要是谈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想我发言的其余部分就谈谈这个题目。

为什么比利时特别重视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是有好几个理由的。

因为这将不失为一种办法，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谈判机构能有效地起作用；

因为这也将是核领域里第一次在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谈判成一项条约；

因为在裁军领域里存在一项国际协定这个事实本身，在目前情况下，将具有一种不容我们无视的象征性的价值；

而且，关于谈判放射性武器方面所遵循的程序是同我们所设想的在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应采取的正确方法相一致的，即先确定这些武器然后逐个谈判对它们的禁止或限制。

自从美国和苏联就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向委员会提出它们的联合提案以来，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特别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感谢他执行他的重要任务中的表现。

当然，我们原本希望这些谈判能较迅速结束，但我们都看到很多代表团所提出的意见的重要性，这些意见本身就证明我们都很重视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以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以一些提案为基础的经充实后的案文。比利时认为，这一文件——它是一个不同提案的结合体——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工作的主要基础。

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它自己提出的建议中的好几个建议已写入经充实后的案文。

为了寻求解决那些迄今还未解决的各种重要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去作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贡献。在这些问题中，我愿提请大家特别注意下列问题。

放射性武器定义的问题。很明显，这个定义可以不提及核爆炸装置。有人担心如果不提核武器也许会被解释为替使用核武器作辩解，我们理解那些人的忧虑。很清楚，双边谈判者的意图并不是要作这种辩解，正如它们的意图不是要解决核武器是否合理的问题一样。那末正如我国代表团去年所建议的那样在公约的序言部分特别提到一下核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裁军目标，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吗？

我愿指出，在谈判一些裁军文件时，往往使用这种技巧：即在公约内列入一项就一些证明不可能立即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随后进行谈判，或者就裁军这个总题目的广泛的方面随后进行谈判的承诺。我可以援引《海床条约》第五条、《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条作为例子。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可以作为解决我们在谈判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一种可能的手段。

另一个有待决定的问题是：在这个公约里我们是否应该明确地禁止为了造成放射性物质的释放而蓄意对民用核设施进行袭击。我们感谢瑞典代表团提请我们注意这一重要问题，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的第56条早已部分地提到了该问题。瑞典代表团提的问题本身就很重。它还增加了第一附加议定书适用的领域。而且，自从对伊拉克核研究中心的袭击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大为重要了。比利时政府已经对该袭击予以强烈的谴责，该袭击虽然不是瑞典提案的主题，但它可以预示什么是瑞典特别想在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禁止的东西。

去年，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方面是否应该包括在目前的公约里还是应列在一个不同的文件中。我们并不想在现阶段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赞成和反对的论点是如此复杂。然而，我国代表团愿意，也在这里，帮助找到可能为委员会所有成员所接受的任何解决办法。

不过，我们应当知道，如果我们将瑞典提案写进放射性武器公约，那末我们将大大地改变这个公约的范围，并引起各种不同的问题，既有法律性质的问题，也有关于需要设想一种充分核查程序的问题。如果，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认为，瑞典的提案最好摆在另外一个文件中，摆在日内瓦诸附加议定书的一个补充文件里，或者摆在一个崭新的文件里，那末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将花大量时间来制定瑞典提案的细节以便于能够实施，并将花大量时间来解决所有将出现的困难问题。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我早些时候提到这种技巧，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确立载入瑞典提案中的这个原则，与此同时，承诺在以后就该原则的一切含义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的另一问题是关于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接受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关于拟议的公约第五条的提案。事实上，该条款所载的规定并未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认可的放射性物质的使用。不过，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中权衡了两种意见。第一种就是我刚提到过的意见。第二种意见是关于促进和平使用的承诺。比利时认为，如把这双重概念也列入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涉及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部分中去，那将是适宜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那些愿意看到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内列入一项关于促进和平使用的条款的代表团。存在于诸如《不扩散条约》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裁军条约中的有关此事的先例，应使我们能找到适当的措辞。

这些是我想在我们工作这一阶段说的话。我希望，我的话将足以表明我们代表团对待我们委员会面前的所有事务的建设性精神。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在两天前对我说的友好的欢迎话。主席先生，我极为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解决这个重要而难于负担的任务带来的非凡的品质，以及你的伟大的国家为裁军进程、特别是为核武器领域内的裁军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热情。其结果很可能是，我们在回顾1981年7月时，将把它看成，以你的话来说是，“印度的夏天”。不用说，你将得到瑞典代表团一贯的合作和支持。瑞典代表团还要高兴地感谢你的尊敬的前任、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感谢他在六月份出色地启动了1981年会议的夏季会议。我还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即来自阿根廷、伊朗、斯里兰卡以及委内瑞拉的尊敬的代表们，我相信，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与这些代表团进行出色的合作。

几周前，我们开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这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委员会正式会议。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实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行动纲领规定的目标方面能拿出一些什么成绩呢？我们代表着各个担负着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进行多边谈判责任的政府的人们，在考虑到我们自1979年1月以来所获的一切结果以后，是否有人能认为可以对今后夏日几周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呢？几个主要的军事大国——不幸的是我们是由于它们的缘故而在这儿开会的——究竟有没有真诚的意愿和我们一起实现三年前它们自己支持过的目标呢？

我在这个会议上反复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时候比在1981年夏天提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出这些问题更为合情合理的了。

2月3日我在本委员会发表了一般性的发言以来,裁军领域内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而是恰恰相反。美国为了对它认为是咄咄逼人的苏联军事力量,包括核和常规的军事力量的增加作出反应,并为了增加它自己在全世界的力量,通过了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预算,并将在今后几年进一步急剧增加。此外,我们极其关切地注视着围绕着生产所谓的中子弹头的所有组成部分展开的持续性辩论,这种武器是专门为在欧洲土地上使用而设计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开辟新领域的趋势,比如二元化学武器、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外层空间的反卫星和反弹道导弹战争。所有这些使属于我们的这个唯一的地球变成——如果可能的话——人类愈来愈受威胁和不安全的家园。而且,由于在无情地寻求人类环境彻底军事化方面的技术的新发展,在争夺宇宙军事统治的这场荒唐对峙中,自然的和空间的边界正愈来愈向外推。

一个超级大国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崩溃,就臣服并威胁它的邻国,这样做最终会使它自己十分珍视的缓和遭到毁灭。

不出所料,另一个超级大国感到有了理由来贬低已有的以较有同情心、较有人性、较有人道的办法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有希望的迹象,并再次走上了不折不扣的但又枉费心机的军事优势的道路,这条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和行不通的。

而我们就这样地坐在这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认为已经死亡,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切双边的军备谈判被认为已中断,它们对多边谈判的承诺也被认为值得怀疑。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花费时间确定其政策,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对外部世界来说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很难相信,由于竞选运动和美国政府的变更而强加于多边谈判——其中包括裁军——的一年之久的瘫痪,最终会使什么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关于欧洲战区核力量的问题,由于双方都取故作姿态和附加条件的态度,以至仍看不到会有认真的谈判。确实,在去年第一次、初步的、争吵不休的会议后,参加谈判的各方似乎准备,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4日至5日的公报中的话来说,在“年底”进行正式谈判。但是,到了年底——即北约组织在1979年12月作出重大决定后的两年——裁减战区核力量的协定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于达成了,难道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结论吗?到那时,SS-20型导弹计划很可能早已超出了目前的

(图尔森夫人, 瑞典)

200枚或更多这个本已相当可观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 北约组织在1979年表示的意图, 即“潘兴II型”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部署可通过谈判不予执行的意图岂不将永远仅仅是个意图而已吗?

瑞典政府从来认为, SS—20型导弹以及“潘兴”和巡航导弹的双重部署对于保持欧洲军队现有的大致平衡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相反, 看来越来越可能的是, 它们将有成为一系列新的悲剧性错误的危险, 和过去一样, 这最终将使双方比以前更加易受攻击更加不安全。

因此, 我们有权利要求不再迟延地开始战区核力量的谈判。谈判的目标必须是: 大大削减苏联正在迅速增长的SS—20型导弹, 其削减之程度必须达到使北约组织没有必要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谈判还应该着意于限制其他的意在欧洲使用的核武器系统。

同样地, 讨论战略体制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前途茫茫。有人可能曾认为, 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毕竟可以作些小小的修改以示照顾到某些已提出来的疑虑, 从而告成, 他们显然是想错了。八年艰苦谈判的结果将被撇在一边而将重起炉灶。假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将再次恢复的话, 这些新做法本身可能会提供新的机会。听说美国新政府准备提出建议, 要求把未来的战略会谈的目的定为深入地裁减核武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的缩写SART已经出现了。这一做法似乎有点象卡特1977年提出的不幸遭了厄运的建议, 该建议被另一方断然拒绝。只要作出的是一个认真的努力, 以求制订出一项裁减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可信而平衡的建议, 那末, 显然, 这一做法倒是应当加以研究的。但同时, 我想重复地说, 我们要求两个超级大国都尊重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规定。

展望前景, 在1981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 大部分的谈判, 多边和双边的, 都将继续暂停。如果这段时间能很好地用来进行建设性地——我要重复建设性这个词——重新估计各种中心问题, 并在估计时不忽视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事,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就不致浪费太多。但是, 如果仅有的结果是: 在国际关系中片面地依赖增长的军事力量、阻碍重要的多边和双边对话、并抛弃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国际协定, 那么我们可能都免不了要面临麻烦的日子。因此, 我们敦促美苏两国在它们的国际和双边关系中克制自己, 以便使我们大家一起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致无可挽救地丧失掉。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同时, 我们坐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煞费苦心地想拿出点东西来报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我们是怎样看待我们至今的工作以及今后的前景的。这将包括对各特设工作小组至今为止的工作的回顾, 而且, 我还要就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小组的问题说几句话。

首先, 请允许我谈谈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我认为, 在经验丰富的裁军谈判者、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罗夫莱斯大使的干练而有效的领导下, 该工作小组将始终朝拟订方案草案以便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一方向努力。该小组要设法把这么长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未能解决的大部分的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按照合乎逻辑的和大家能接受的顺序排列出来, 这确实是个特别繁重的任务。我们将支持这一领域中的一切合乎现实的努力, 虽然我们担心, 有关问题的顺序和优先安排方面即使做得再好总也不能代替多边谈判的政治意志, 而某些代表团正恰巧缺乏这种东西。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在本委员会中就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但也无妨把某些中心问题的最后决定权留给1982年的裁军特别联大。

第二, 简单谈谈建立大家能接受的、通称为消极安全保证的工作, 这个问题已变得大为重要, 而且也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公众的注意。在北欧国家情况也并不稍异。在那里, 公众不断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将他们这些国家建成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他们的政府和议会也已卷入这种辩论。我将在发言结束时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就该工作小组而言, 我们感到令人鼓舞的是, 在我们的意大利同事、齐亚拉皮科公使干练的领导下, 该小组正集中精力制订一个共同方案, 这一方案可以成为达成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的基础。我们相信, 只有核武器国家的协调而有约束力的保证才能成为令人满意的、真正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保证。

正如我们已在全体会议上和工作小组中指出的, 我们并不认为共同方案本身就是目的。为了做到大家都能接受, 这一方案必须大大改进。五个核武器国家现有的保证因存在很大的缺陷而大为逊色。这些保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它们都带有条件和限制, 并且它们都为核武器国家主观地解释这些保证留下了余地。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产生的影响是: 这些保证的适用性是相当含糊不清和不确定的。几个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曾经指出, 该工作小组内的讨论表明, 单方面

(图尔森夫人, 瑞典)

的声明首先是适合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利益的, 其次才考虑到两个军事集团以外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其优先次序是这样的, 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为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中的各种条件和限制辩护, 乃提到了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即使退一步说, 考虑到某些核安全安排的复杂影响, 某些例外可以说得过去。但是, 要普遍地应用这些例外都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却是通过法律约束的形式取得它们的无核武器地位的。它们即不直接、也不间接地以核武器威胁任何人, 因此, 根据所下的定义, 它们有权得到如下的牢靠保证, 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的安全考虑至少是和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一样重要。更不用说下面这个事实了, 即它们不负拥有核武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沉重的政治和道德包袱。

尽管现有保证中存在着缺陷和含糊不清的内容, 瑞典代表还是把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的意图作如下的解释, 即在联盟以外的、并承诺永久保持无核武器地位的国家将不受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的危险。委员会可能记得, 利德戈尔德大使在1981年4月16日的发言中说,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具有不结盟地位的、无核武器记录的国家应毫不例外地包括在各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保证之中。同时, 他要求核武器国家的代表确认, 我们对它们各自的保证的理解是正确的。主席先生, 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因此, 我重复我们的问题, 并要求核武器国家立即给我们以我们所要求的确认。

现在我来谈谈拟议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问题, 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科米韦斯大使主持的第三工作小组正在谈判这一个问题。这一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说明超级大国之贬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性。多年来, 它们一直坚决地拒绝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多边谈判, 并只准备在化学武器领域中进行很有限的谈判活动——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民和国家最为关心的两个领域——但它们却毫不犹豫地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草案。在我们的谈判过程中, 这份草案令人信服地表明是完全缺乏实质内容的。我认为, 委员会同意在其议程中讨论这一问题, 这是犯了一个错误, 它不利于更为紧迫的问题。

为了给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内容, 瑞典政府建议在其中包括下列内容: 禁止攻击核设施, 因为这将释放出容纳在这些设施中的放射作用, 从而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损害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及其环境。实际上,除了核爆炸之外——这一内容明显地被排除在条约草案之外——这种攻击看来是发动放射性战争的唯一能办到的方法。我们坚决认为,这一禁止应加入草案,大家对我们建议的支持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不用说,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对国际社会的不扩散努力的不信任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并在本委员会中遭到了如此强烈的谴责——应使任何有理智的人相信,如果那些原来起草公约的人较仔细地倾听支持我们这个建议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会写得较好些。就现在的情况而论,仍然坚持美苏两国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案文,这种做法是否有益我们表示严重的怀疑,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会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增加已经受到损害的声誉。

主席先生,在我这部分发言的最后部分,我想谈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这个老问题,瑞典主持的第四特设工作小组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委员会的讨论已证明大家在政治上已一致同意有必要达成一项有关这一目的的有效的公约。去年夏季以来,工作小组高度紧张地为了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而努力,各国代表团也在帮助产生强大的势头方面作出了积极而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必须保持并加强这个势头。

我想在此简单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对瑞典代表团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化学战能力”的建议——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这一建议在委员会中得到了宝贵的支持,虽然有些反对意见,但没有任何人真正否认:象我们建议的那样扩大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是有好处的。我们完全认识到那些对我们的建议持保留意见的人的忧虑,特别是关于核查的方面。总的来说,我们和那些目前赞成采取较严格的“传统”做法的人没有争论。事实上我们同意他们的下列看法,即全面地和有核查地禁止生产和储存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本身就是一大成就。但是,这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堵塞允许保持“化学战能力”的漏洞而扩大范围,显然是有好处的。范围的扩大将增加公约缔约各方之间的信任,而这项公约正苦于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核查一项局限于“传统”范围的公约中的各项规定。

我想借此机会提请委员会注意瑞典代表团在工作小组内就我们的化学战能力的建议所作的进一步的澄清。我们已经指出,计划、组织和训练使用化学武器的禁止问题不必立即生效。例如,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将需要很长时间,也许要十年。只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要储存继续存在, 缔约各方可望会提出要求, 需要有使用化学武器来反击的能力。但是, 一旦所有的储存都销毁了, 也就不存在保持这种能力的任何理由了。瑞典代表团注意到这种担心, 已向工作小组建议: 某些活动(比如计划、组织和训练)的禁止可在较后阶段生效, 但不迟于公约本身生效后十年。

现在我想简单谈谈不幸的是现在仍不存在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特别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的问题。

尽管我们对谈判美苏两国起草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有缺陷的公约存在着各种疑虑, 但我们还是慷慨地附和这两国的愿望, 进行这种谈判。几分钟之前, 我已经对原来的起草者们顽固抵制为改进并使原来的草案更有意义而提出的合理而站得住脚的建议表示严重的不满。

如果我们曾希望从超级大国那里得到一些相应的让步, 特别是在关于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上, 那我们显然是落空了。“投桃报李”确实不是它们的态度和我们愿意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某些核武器国家代表团仍然拒绝就我们议程中的最高优先项目开始多边谈判, 它们不顾自己在联合国大会就这一步骤投的赞成票, 不顾本委员会反复提出的呼吁和请求, 它们把不成功的三边谈判作挡箭牌。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它们拒绝的理由。它们不喜欢、害怕、不相信它们自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成的多边谈判程序吗? 主席先生, 不管怎样, 我想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经历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且我们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眼下, 我们瑞典代表团坚决地、完全地赞成21国集团的立场, 据我所知, 该集团的发言人, 尊敬的巴西大使将在今天上午的晚些时候再次地谈这个问题。不成功的三边谈判者们最好作好准备来倾听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对他们的失败所作的严厉和强硬的批评。主席先生, 关于另一个仍不存在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问题, 我们瑞典代表也坚决支持21国集团的立场。

主席先生, 在我开始今天发言的结束部分之前, 我要简单谈谈对我们日常生存的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方面, 以及我们为终止我们生存的日益军事化而作的努力。今年4月24日我在本委员会的简短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外层空间持续军事化的可能性问题。这为军备竞赛灾难性地不断急剧升级开辟了可怕的前景, 而且, 最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近已有充分的证据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 瑞典代表团的这一强烈关注自那以来没有减弱过。虽然外层空间的军事使用问题没有列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议程上, 但我们认为, 裁军组织有必要在不远的将来寻求各种方法把它牢牢地列在议程上。瑞典代表团希望能通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来实现这一点, 在那次会议上这个问题肯定会提出来的。

虽然我深感遗憾地说, 人们如此迫切地需要其成功的正式裁军谈判仍保持着一种令人沮丧的纪录——我们知道谁该受到指责——但现在正出现另外一种现象, 我们作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应小心地注意这一现象。

不断进行和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已造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抵抗运动, 这个运动显然正在西欧普遍发展, 其中包括北欧国家, 事实上, 任何有可能进行生死存亡问题辩论的地方都有这个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被拖进他们认为是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去。对他们来说, 军备竞赛已经从一个威慑问题、军事均衡问题、劣势或优势问题转变成一个生存的问题。

在此, 我想援引几周前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 这是由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和作家韦兰·扬撰写的, 题为“论裁军的新浪潮”。他在文章中回顾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群众性反对核武器的时期。在英国许多游行中的一次, 在许多举着正正经经的横幅的游行中间, 有一名女郎举着一块小标语牌, 上面写着: “我卡罗琳反对”。扬立即产生的反应是: “世界各国的总参谋部和内阁必须记住卡罗琳。”这些总参谋部和内阁没有那样明智, 它们把她忘了。很可能这场裁军的新浪潮就是其后果。韦兰·扬最后说, 如果要走上正道, 那么, 各政府内部以及各国政府之间有必要进行比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到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其中包括重新考虑那些早在20年前热烈辩论的但往后又被人忘却了的问题。

但是, 开始发出反对之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卡罗琳, 不仅仅是最基层的个人, 也不仅仅是那些拒绝不再跟着走的、关心此事的一般公众了。其中还有许多是有名望的科学家和外交家, 他们要求找出一条摆脱由于军备竞赛而造成并恶化的目前困境的出路, 他们正在寻找一种使其产生政治力量的方法。著名的美国外交历史学家乔治·凯南——人们不能说他不熟悉苏联人的想法——几周前在一次讲话中强烈要求采取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新的办法解决核军备竞赛的困境。针对目前核武器系统的过剩的储存和过渡的摧毁力, 他指出, 超过现有武库的百分之二十的储存就具有使人无法合理理解的过份摧毁力。他希望里根总统向苏联政府建议, 作为第一步, 两个超级大国应立即地、全面地裁减这些武库中百分之五十的武器, 这应一视同仁地涉及到一切形式的核武器, 并且, 所有这些都应受到两国现有的国家核查手段的核查。

凯南先生并没有否认其中带有风险的可能性。但是他说: “能不能想象会有比我们现在走上的冲突之路的终端所埋伏着的危险更大的危险呢?”

由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能自由地了解美国公众辩论的情况, 因此, 我们知道, 凯南先生的声音在那里并不是孤立的。还可以援引几百篇有说服力的讲话、文章和辩论等, 它们对着同样的目标: 让我们跳出目前这个恶性循环。西欧的情况也一样。欧洲另一边的情况又怎样呢? 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许多裁军建议。但是很明显, 自从1981年1月以来, 本届美国政府在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公开地采取消极态度, 这, 在关心这一问题的世界公众舆论的眼睛里看来特别使苏联的建议显得突出。对这些建议采取冷淡态度, 在关心此事的舆论的眼睛中看来, 也未能减损这些建议的突出作用。

但是为什么不试试这些建议是否真正认真呢, 正如另一位专栏作家一个月前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写的那样, “没有任何人会比居住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的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了。”

事实是欧洲存在着裁军的新浪潮, 它一周比一周更加高涨。我认为有人——正如有些知名的政治家和军界领导人已认为的那样——把这一运动说成是“中立主义”的新浪潮, 是一个严重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错误, 尽管他们的论据和口号有时看来是多么的不现实和不合理。作出这种反应当然表明了那些评论家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关注, 但这还表明他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场运动的真相。例如, 有个北约组织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几周前的一次记者接见中宣称, “我们再次看到了我们本来希望已经成为历史的反核示威。”并且他补充说, “那些国家的人民必须准备为他们的安全作出牺牲。”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正在准备的不是别的而是要求他们各国的领导人记住世界社会三年前通过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的第一段，从中应该援引以下几句。

“长期以来，各国都设法通过拥有武器来维持自己的安全。”

“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远远构成了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因此，现在必须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

主席先生，裁军的新浪潮意味着各国人民认为世界领导人三年前共同同意办的事是理当办的事。这一日益高涨的浪潮是否表明现在已是该提出裁军主张的时候了？但愿如此。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大家，但特别是我们中的某些人，应非常认真对待的时刻。

主席：我感谢英亚·图尔森夫人的发言以及她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在下一个发言之前，我要纠正我自己的一个疏忽，我要诚挚地感谢昂克林克斯大使在过去和现在对我表达的非常友好的感情。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就您担任七月份主席的重要职务向您表示祝贺。在我向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时，我表示匈牙利代表团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我还借此向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委内瑞拉代表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并祝愿他在我们共同的、责任重大的活动中一切顺利。我还对尊敬的瑞典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和尊敬的联合王国的次官艾克兰爵士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虽然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项目5，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请允许我先简单地谈一谈有关我们议程项目1和2的几个问题。

很多代表团根据目前的令人警惕的局势——其特点是：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愈来愈大——强调指出了我们委员会作为唯一多边的裁军谈判机构的责任。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寻求军事优势，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决定在西欧部署中距离核导弹，并且我再加一句：由于技术失误或者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人为的错误而可能造成一场核破坏的经常的危险。

上星期，我们都听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关于核战争，包括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的可怖后果的很令人感动的发言。至于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为它们寻求军事优势作辩解的借口，在委员会这里和其他地方都一再被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东西方调和美国委员会成员之一斯蒂芬·科恩在7月4—5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同其他很多人一起批评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方针，并强调指出今日世界紧张局势的真正的原因和华盛顿又一次抢先大搞军备竞赛的真实动机。科恩写道，“这次危机早在1979年之前就存在了，美国通过破坏它早些时候向莫斯科许诺的缓和——例如，答应在贸易和信贷方面给予最惠国地位、答应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答应对中国实行不偏不倚的政策——而大大地造成了这种危机。”“根本原因，——作者继续说，——能直觉地理解到但几乎从不明说，是政治而不是军事均势问题，或者也许可称之为均势原则。”他继续说：“由于被反苏主义迷住了64年，由于陶醉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攸久历史，很多美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的公众舆论执于把苏联主要看作是‘不信神的’、‘恐怖主义的’和‘邪恶的力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合法的政治地位或权利……但是正是这种不愿给予政治平等的态度一再使美国的外交屈从于穷兵黩武的政策，正如从接受军事均势之必要性变成向优势怪物投降一样，也如缓和的插曲向冷战投降一样。

这就是美国的症结所在。

在目前危险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阻止核战争的爆发和遏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这些崇高的目的要求谈判。在核时代，在核大屠杀会导致消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阴影下，是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管这些问题是多么尖锐和复杂。

在这方面，匈牙利人民、政府和国民议会特别重视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各国议会和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呼吁书。6月25日在匈牙利国民议会的会议上，这个高级机构的议长说了下列的话：“匈牙利国民议会宣布：它完全同意并支持苏联的和平倡议。它深信，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通过所有爱好和平和有理智的力量的有效行动，有可能防止种种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的危险。正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那样，它将在将来参与这些倡议并随时准备为它们的实现作出贡献。”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目的在于防止核战争和遏制核军备竞赛的三句真言可以表达如下：不再发展核武器，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和不再部署核武器。我国代表团同意很多代表团表示的意见，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就这些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如果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委员会每一个成员，真正遵守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期间达成的、载于该会议《最后文件》中的关键的第50段内的一致意见的话。

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我看不需要详谈达成禁试对遏制核军备竞赛、对加强不扩散条约制度以及对改善国际气氛是多么重要了。匈牙利代表团支持在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目的在于同样在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拟订并通过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如所有核武器国家暂停禁试一年，那将会对全面禁试谈判大大起有利的影响。匈牙利代表团，象很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恢复三边谈判是很重要的，该谈判在1980年11月被西方中断了。

关于全面禁试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匈牙利有一名专家一直积极参加了该小组的工作。专家们工作的成果已为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谈到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匈牙利代表团同意很多代表团表示的意见，即：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是遏制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最好的办法。铭记着这一崇高目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在1979年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第CD/4号文件，其中载有旨在促尽早开始核裁军谈判的一些提案。坦率地说，委员会已经浪费了两年多时间，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对，委员会不能就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

关于就我们议程项目2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现在我们正面临某些西方国家的同样的拒绝。匈牙利代表团支持设立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但与此同时，随时准备考虑任何关于就此项目进行多边谈判的其他建设性意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怀着很大兴趣盼望着今天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将要提出的一些提案，并表示希望这些提案能促进我们委员会在此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进一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步工作。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这个旨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过程, 仍然是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先决条件。

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领域里, 苏联和美国负有特别的责任。匈牙利政府欢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 但该项协定的批准已经被美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匈牙利赞成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 愈快愈好, 并非常重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生效。

众所周知, 苏联要求早日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 并要求同美国继续或开始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其他的会谈。但是看来, 美国某些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现仍无谈判的心情。且不说他们对这些谈判已经造成的长期的延误, 他们还采取了并继续推行着一种连锁策略。这种危险的态度实际上酿成一种任性的局面: 要末苏联象华盛顿要它做的那样去做, 否则就不会谈。这种策略, 一直是世界新闻界广泛予以报导但不给好评的题目, 并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担心, 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形势一直在恶化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局势日益紧张, 就应该尽快恢复核军备限制的会谈, 而不应在人为的借口下予以延迟。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 正如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德里外长会议声明中所得出的结论一样, 坚信今日世界上进一步紧张的局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地要求苏联和美国之间就所谈到的问题恢复建设性的对话。

我国代表团早已表示它支持设立关于我们议程项目 1 和 2 的两个工作小组。关于这些工作小组可能具有的职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已经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意见。这些提案需要予以认真考虑, 并作出适当的决定。

匈牙利代表团很重视防止核武器的地理扩散。正是匈牙利代表团, 它代表 16 个代表团就此问题向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第 35/156C 号决议促请我们委员会毫不延迟地着手会谈, 以便就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的问题拟订一项国际协定。不幸的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迄今还未以适当的方式对此决议作出响应, 尽管这个问题愈来愈重要, 也愈来愈紧迫。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我现在想谈一下委员会议程项目 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正如委员会各成员会忆及的，正是苏联代表团，它于 1975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个旨在有效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提案和一项国际协定的草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早已很清楚地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 77 段中，该段中说：“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

匈牙利代表团继续深信，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好的组织安排是，如早在 1978 年苏联代表团所建议的，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特设工作小组，并深信一项综合的办法是旨在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好的办法，其方式就是在一项综合协定之下再辅之以关于特定类型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个别协定。

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的第 35/149 号决议要求我们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优先次序，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

不幸的是，由于某些国家不愿意，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被阻碍以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代表团认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并非十分现实性的问题，尽管已有关于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种报道。在这方面，我只想提一下中子武器问题。恢复目的在于在西欧生产和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使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在 1978 年提出的与禁止中子武器有关的条约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更具重要性和现实性。

由于想促进深入审议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并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组织安排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基本态度之不同，匈牙利代表团已建议委员会举行有专家参加的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正式会议，该建议已载入第 CD/174 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于6月30日在第133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该决定说：“委员会决定就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举行非正式会议。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将由主席同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从那时起，委员会主席宣布：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将在7月27日和31日举行。

我代表匈牙利代表团，愿向那些支持匈牙利这一朴实创议的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感谢，还表示希望当委员会在非正式磋商范围内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时，很多代表团将有专家作协助。这些非正式会议将为每一个代表团提供特别的机会就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发言。

匈牙利代表团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次非正式会议将是委员会在履行它的被授予的有关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职责方面向前跨进一步。

主席：感谢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先生，这个星期我们的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一个当前谈论很多的问题——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自从1975年苏联提出这项提案，就得到我国支持。因此，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步骤对制止军备竞赛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可制止军备的质量竞赛，这种竞赛不仅很有可能打破国际军事均势，而且威胁破坏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

在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中，对禁止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应给予最优先的地位，这是合理的。我们这个努力方向应有效地辅之以对将来可能研制出来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加以预防禁止。这种武器若不是依据现在已知的、但尚未单独或合用于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科学和技术原理，就是依据将来可能发现的科技原理研制出来，其性能和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类似或威力更大。

这个，我愿称之为双重或并行办法。这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都得到反映。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方面的全面预防协定至今尚未达成呢？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事情太明显了，至今尚不肯禁止和消灭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也不愿去制止将来在军事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进展。他们希望利用这方面的进展取得单方面军事上的利益。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这里的有的代表团不是在拟定适当文书以堵死发展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道路方面起积极和建设性作用，而是选择另一条路。有人争辩说，苏联提案的主题不明确，那样的禁止将妨害科学自由，并且无法进行适当核查。

至于禁止范围，自从1976年以来，在本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想法和提案。一方面，这涉及到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般定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这种武器的具体惯例。同时，显然现在还不能希望就有百分之百保证无误的定义和一无挂漏的应为预防行动之对象的武器名单。这样要求意味着无限期地推迟这一步骤，并让军备的质量竞赛继续下去。今天，谁也不能预见可导致产生新式武器的未来的具体发展。甚至大科学家也往往对把科技用于军事目的的步伐和方向做出错误解释。前些日子，已有人在这里提到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关于核能的想法。我来举一些别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瓦尼瓦尔·布什博士认为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上是不可可能的。1950年代，有些科学家相信，载入的宇宙飞行应予放弃，因为“人身系统经受不住其力量”。

这样，人类的经验充分说明应制定一个全面协定。今天，象粒子射束武器、亚音频武器、电磁放射武器、人种武器等危险武器的概念已进入可行阶段。我不打算详谈，这要由适当的专家来谈。我只简单提一提称之为粒子射束武器的这种东西。粒子射束是大小如原子或逊原子的高能粒子流，如电子、质子、氢原子或离子，它能把目标焚毁、融化或割裂，并能产生次级辐射。按照一些美国资料说，这种武器在1990年代早期到中期可能投入军用。预料它能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正在执行相应的长期军事计划，这已非秘密。一般强调粒子射束武器应用于防御目的，用来针对卫星和导弹等目标。但人们往往忽视它对生物目标也有大规模毁灭能力。这种武器可以以空间为基地，像一个巨型中子弹发挥其效力。这方面有人引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可以毁灭一个地区的人口而不用打碎一块砖。”

有时有人争辩说，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协议会妨害科研自由。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提案的目的不是阻止和平利用新的科学发现，要禁止的只是将它用于军事上，即这样一个协定的各个缔约国将制定并执行适当的规定防止某些军事上滥用科学发现的情况。我想，今天无人抱怨生物武器公约妨害了和平利用生物学上的发现。

在我们以前的辩论中，曾谈到核查问题。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大谈核查当然是太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早了。在禁止范围确定以后，可再达成关于核查的详细安排的协议。但处理这个问题可有各种各样可能性。核查制度可以用科学文献分析、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国际报情交流和其他国际程序等办法作为内部规章程序。现已广泛认识到，这些办法适当结合使用是很可能把新式武器的发展情况侦破的，特别是进入试验阶段和生产阶段后更易侦破。

不管怎样，对禁止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采取实际态度问题是终归要给予答案的。这里，我们感到成立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的巨大好处。这样一个小组可以考虑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的可能领域，并可对这种武器制定一个一般的定义，以载入国际文书中。这样，就可保证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采取充分科学态度。由合适的科学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使裁军谈判委员会集中力量于其主要任务，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这一点说过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西方集团的某些代表团至今不同意大家关于成立这样一个专家小组的意见感到失望，这样一个小组目前的宗旨只不过是探讨一下上面提到的领域。特别使人遗憾的是，仅仅在一、二年前，甚至有些西方代表团曾主张由专家对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进行审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它们的立场这样快就改变了。但是，除开建设性谈判的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探讨和解决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呢？

至于这个领域的可能的国际文书的形式问题，我们赞成永远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全面协定。这样一个协定可以包括一个各式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清单，随着科学发展，清单可以再修订。同时，我们准备就单个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放射性武器那样，签订各个专门协定。这样，可以有一个总的条约和随后签订的几个更详细的协定。我们认为《禁止或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使用公约》及议定书是一个有用的先例。

让我再一次特别向来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代表团呼吁，请它们派专家来参加不久将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并在解决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中起建设性作用。同时，我们不应不看到，这个问题也应以适当方式，在《综合裁军方案》范围内提到，因为它是全面处理限制军备和裁军的不可少的一部分。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禁止放射性武器国际协定是阻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的有用手段，而且，这样一个协定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是价值的贡献。因此，特设工作小组应加紧工作，以完成条约草案，从而使委员会可集中精力于其主要议程项目。在本届会议第一期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在主席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的有效率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高度赞赏他于四月提出的综合案文。我们认为它为拟定最后条约草案提供了基础。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我愿这样说：我国代表团密切注意了春季会议和夏季会议第一部分期间委员会对这两项主要的议程的讨论。我敢肯定，正如在座的许多代表团一样。我们得出结论，不能让委员会在处理其职权范围内最关键的问题中丧失能力。它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竭尽全力做出一些进展。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它牵涉到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赞成尽早恢复三边会谈，以彻底解决会谈三方四年前为自己定下的任务。第二，我们愿意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更积极的参与解决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有关的各项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已一再说明了。据我们的了解，21国集团抱同样态度。我愿提请你们注意第CPD/WP.36号文件。该文件特别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延迟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这样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

三边会谈的国家已决定对此项建议的态度。它们中只有苏联表示随时准备参加讨论有关永远地彻底全面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我们愿向三边会谈外的两个核武器国家提一个问题。据我们了解，它们似乎乐于同意大家关于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意见。但是，我们感觉不清楚的，它们是否乐于参与制定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并承担适当的义务。我们要求对我们的问题给予回答。它们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委员会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所做进一步努力的命运。我国代表团对在特设工作小组范围内多边处理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特别看到有两点好处。第一，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可说明，对它们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同意的这一步骤的具体办法。此外，它们还可切实帮助这一步骤之实现。第二，由于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真正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可得到考虑。我们认为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提出之建议是拟定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职权的有用基础。

我们上一次在7月2日星期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我曾说拟于今天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一个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2进一步行动的提案。因此，我请求您，主席先生，将我国代表团刚才提出的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在这个工作文件中，我们试图对1981年会议第一期关于项目2的讨论做一估计。我们认为三月和四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起了有用作用。但是，并未达成可导致开始实际谈判的切实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目的应是为实质谈判做准备。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您，主席先生，主动进行协商特别是和五个核武器国家代表团个别地或共同地进行协商，以澄清它们对实质谈判的切实准备工作的态度。特别是至今仍反对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核武器国家可以提出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我们希望，这样的协商的非正式性质将大大便于促进开始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势头。在这些协商后，您，主席先生，可以将您得出的结论报告给委员会，使其能就下一步如何进行做出正式决定。如果你的结论是有足够的共同基础可以前进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适当论坛，解决与开始具体协商有关的问题。若干代表团在各种文件中提出了这类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下列实质和组织问题应在筹备关于项目2的谈判范围内特别从结构观点来提出：

- 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设想的分阶段核裁军具体办法如何？
- 加强对各国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保证，必须采取哪些平行步骤？
-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如何？
- 与其他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谈判的关系应如何？

至于这些审议工作的形式——特设工作小组、联系小组、有组织的正式会议等等——我国代表团是很灵活的。

如果，另一方面，您，主席先生，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能这样进行，我们就应承认我们无能处理我们的主要项目，并应在我们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中说明这情况并说明理由。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发言。发言之前，我要说一句赞扬秘书处的话，特别要表扬文件司那么快地办就这个文件。

“21国集团声明（项目1：禁止核试验）21国集团于1980年3月4日第CD/72号文件中首次专门拟具的，复于最近1981年4月24日第CD/181号文件中重申的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至今尚未成为一项决定的主题，尽管该问题很是迫切并且本集团对之一贯抱有兴趣并进行了不断努力。对此本集团深表遗憾。

21国集团坚决相信，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一般方面以及有关的技术问题业经全面和彻底地讨论和研究了。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结果，以及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决议，清楚地表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优先项目进行多边谈判早就应该开始了。在裁军问题上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这种谈判的适当场所。

因此，21国集团要求，第CD/181号文件中所载包括设立议程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及其职权的规定应在委员会下一次正式会议上讨论以做出一项决定。

如果和合理的期望相反，不能达成一项积极的决定，本集团认为，将有必要研究委员会应采取什么进一步步骤，以确保其议事规则不致被利用来阻止委员会做出使其能就包括在其年度议程中之项目进行谈判的程序性决定。

21国集团进一步期望，三边谈判参加者各方应仔细考虑提出了一些国际社会所深切关心并具有合法利害关系的问题的第CD/181号文件所提的问题，并联合或单独对其做出适当答复。”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7月将是1981年会议有大量工作要做的月份，见到您主持本委员会7月份的工作，我感到满意。您闻名的才干和熟练的外交，以及您的代表团和您的国家为和平与裁军事业做出的不倦的努力无疑将有助于委员会并将促进其工作。我国代表团在您执行繁重的任务时保证给予充分的合作。您的尊敬的前任、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非常能干地指导了6月份的工作，使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顺利的开端，应该受到我们的感谢和赞赏。我也欢迎尊敬的阿根廷卡拉萨斯莱斯大使、伊朗的贾拉利大使、斯里兰卡的贾亚科迪大使和委内瑞拉的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请允许我在谈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以及放射性武器之前，先谈几句本委员会面前的两个最中心和优先的问题，即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审议议程项目1和2的迫切性表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如大会有关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并也作为对国际社会为核军备竞赛的日益增长和核战争的日常威胁感到的合理的关切的一种直接答复。本委员会没有人能否认这些问题具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没有人能否认需要按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指出的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多边谈判。

核武器构成对人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大的危险。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对研制和部署尖端核武器这种没有理性的竞赛表示担忧，尽管在这个委员会上有了这么多发言，军备竞赛却仍在继续。尼日利亚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坚信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与人们为取得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并为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谅解所进行的各种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开始就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开始实质性的谈判是件令人遗憾和不满的事情。其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在座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国家没有能参加本委员会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差一点就可以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些核武器国家还继续阻挠着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它们的狭隘安全观，这是令人十分沮丧的。这样的发展情况对委员会内的谈判肯定不是好预兆，因为人们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早日就《最后文件》第50段列举的迫切裁军措施缔结各项协定，以及缔结一项所有国家的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以便为取得全面彻底裁军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并接近计划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时候，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争取得到进展的责任是愈益紧迫了。

我国代表团仍认为工作小组是本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最有效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再次回顾并表示完全同意21国集团在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支持要本委员会详细地审查这些提案，并就这些提案做出具体决定的要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求。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就这两个题目进行了非正式会议。如果要使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取得成果，就应该安排今后的讨论谈及与项目1和2的总题目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鉴于时间因素和特别是项目1的根本重要性，我认为应该给予这一项目一些优先的考虑。今天上午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代表21国集团就这一项目作了发言——不用说，我国代表团是完全参加这一发言的——过去进行单独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我们现在已不再假设他们还在进行谈判——应该集体地或个别地对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各有关问题做出答复，以便告诉我们，关于要求它们及早结束谈判并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一项条约的呼吁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重视。在这方面，应回顾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可以对核禁试的范围、核查和最后条款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提案，这是很有建设性的提案，值得委员会认真的考虑。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有一种说法，说核武器是对战争的一种威慑，并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种武器不断增长的环境中生活，我国代表团仍然不能同意以此为理由来延误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正与此相反，这种武器的积累，正是这种军备集结的竞争性本身，构成了对主要的军事国家和世界的不安全。威慑、战略平衡和均势的理论都以各核武器国家的狭隘安全利益为根据，它们没有考虑到所有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事实是，核武器国家越多，核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它将给交战国和非交战国带来同样的后果。核武器的质量越高，数量越多，不论是有意地或偶然地，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就越大。

我国代表团再次全力支持21国集团关于就我们议程项目2拟议设立的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的提案。阐述和确定《最后文件》第50段中的实质问题将为多边谈判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已获大家接受的、作为进行有效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的基本因素是：所有国家在各核武器国家逐渐降低其现有武库水平情况下安全不受减损；适当的核查措施、分阶段的谈判和交给拥有最大武库的两个核武器国家的特别责任。这些基本因素被接受了并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产生的协商一致的文件中，所以不应该产生任何困难。尽管我们同意就分阶段的核裁军措施进行多边谈判，然而，重点应该放在停止各核武器国家武库在质量的改进和数量上的增加。要不然，就会象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科学和技术发展可以使裁军谈判变得很少有效，假如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不是根本不相干的话。

在第三届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会议的开幕会议上,我发言指出,某些政府在大肆宣传一个国家越是全副武装就越安全的骗人鬼话。我说这是骗人的鬼话,因为我认为这个说法无视一个超级大国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无视一个联盟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联盟的竞争、无视一个区域力量或甚至是一个国家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区域力量或同一区域的另一个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我们知道,不论这种竞争起什么别的作用,它肯定不会确保任何一个有关国家的安全,虽然用来为这种疯狂竞赛诡辩的理由是安全问题。

1981年7月2日,星期四,苏联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第134次全体会议上那样有说服力地谈到了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任何人听到这些事实,不仅会坚持要委员会认真着手核裁军的具体谈判,并也会象尊敬的国际公务员联邦秘书长施里达特·赖姆法尔所说的那样,对“不成其为道理的假道理”感到惊讶,不懂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制度化了的威慑、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全球战争和战区战争等理论都基于一个学说,就是互相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词用得很恰当,“疯狂”(MAD)——但这个学说却被冷漠而超然地鼓吹着,为了扩大已存在的过度杀伤能力。”

说真的,如果当前的研究和研制趋势继续下去,要控制和核查任何以后可能达成的协议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形势简直是个僵局,必须及早打破,因为,这个僵局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些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的士气,更不必说那些观察委员会工作的人们所感到的失望了。我们继续以裁军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挡箭牌还能维持多久呢,连我们工作的普通旁观者都知道,我们好象根本不试图去打破僵局。

现在允许我就本周议程上的项目扼要谈些意见。在1981年4月14日全体会议上,我发言指出,早日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会进一步推进其他项目的裁军谈判,并将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召开创造合适的气氛作出积极贡献。我也指出,我国代表团倾向于达成一个广泛和全面的案文,其中包括明确的核裁军和为所有国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的规定。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在科米韦斯大使领导下的工作小组继续在设法协调各国代表团就范围和定义等实质性问题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提案。

应该提一下瑞典的提案，它提出未来公约的范围应包括禁止放射性战争和保护核设施免受攻击。鉴于最近以色列对伊拉克的核设施进行史无前例的袭击，这一提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是更加贴切了。这个侵略行径受到了全世界、包括我国政府的谴责。CD/187号文件中21国集团的联合声明充分表达了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也应该表示我完全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在1981年7月2日发言中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这种国家指导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应使在核领域中与以色列密切合作的国家重新审查其有关政策并对侵略者实行适当制裁。这样，合理的对不扩散的关注才能解决。否则，我们怕象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集团那样的侵略政权将受到鼓励，而在明天会在‘确保其生存’的借口下向非洲国家的核设施进攻。”

允许我简单地补充说明，我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结束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我并不想使人误解为我过分强调这样一项公约的重要性。然而，应该安排把现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用的一部分时间用于更重要的问题上，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如果委员会要尽它所有的能力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做出贡献，它不仅必须就不存在的武器缔结一种具有预防性质的协定，也必须就已有的武器缔结一种具有积极裁军性质的协定。如果各成员国，特别是那些到目前为止阻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国家，拿出它们的政治意志，我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也许还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时免受对其表现提出的不可避免的批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与代表们商量有关安排我们今天上午名单上还有五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问题。鉴于今天下午已经安排了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会议，我愿向委员会提出以下两种选择：第一，我们可以在明天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剩下的时间举行非正式会议，或者，我们可以建议，今天上午会议结束后尚未发言的代表推

主席

迟到下星期二的定期的全体会议时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理解，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有五个人要发言。我要提议下面请蒙古代表发言，如果还有时间，应该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发言。至于苏联代表团，按照大家知道的、苏联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单方面步骤和相互起表率作用的政策，也要求把它的名字挪到星期二上午的发言名单上，并促请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代表团也跟我们一样做。

费因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根据荷兰的愿对任何单方面的步骤作回报的政策，我们愿同意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建议。

主席：如果我们能安排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发言，将还剩一个代表团要求今天发言。我可否认为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不反对他的两个同事所同意，推迟到下星期二发言。非常感谢你，马利塔大使。因此，就这样决定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们高兴地欢迎您、尊敬的印度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主席——印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着长期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蒙古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在您的指导下将朝着取得大家所期望的结果那个方向进展。

我要极其满意地指出，您的前任、尊敬的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同志大使为委员会的活动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精力充沛和积极的工作是六月间有不少组织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主要原因。

允许我真诚地欢迎在委员会的我们的新同事：斯里兰卡、伊朗、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并祝愿他们在执行其重要的使命中一切顺利。

蒙古代表团，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极其重视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最后达到其彻底销毁这一问题开始进行真正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估委员会本周开始的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的谈判的重要性。

因此，在今天的发言中，我要再一次集中谈核裁军的问题。

委员会各成员国都清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主动提出应该就停止生产核武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并销毁此种武器开始谈判。那个提案是在1979年2月1日的CD/4号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 该文件中载有倡议人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内容、阶段、谈判的时机和准备工作的具体建议。关于时机问题, 倡议人建议应该立即开始进行筹备性的协商, 以便能在当年——1979年——开始就该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

在同一个提案中, 各社会主义国家再一次重申并强调了它们的坚定信念, 它们坚信就这个重要问题的协议只能在严格遵守各缔约国的安全不受侵犯的原则情况下才能达成。提案倡议人还强调, 核裁军领域内各项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应该有配合地同时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的保证。他们特别强调, 应该有所有核武器国家毫无例外地参加以及某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 才能进行适当的谈判, 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乃是筹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一个适当机构。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这个众所周知的提案以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已进入了第三届会议, 但是, 在这个问题上, 仍然没有做出任何进展。

公平地说, 应该指出, 在这个阶段, 首先在非正式协商会上, 后来在委员会的非正式和正式会议上曾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 CD/4号文件的发起人详尽地解释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场, 也答复了个别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

更近一些时候, 21国集团提出了设立审议第1和第2个议程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这些提案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支持。正如大家知道的, 这些提案遭到某些核武器国家的反对。

也正如大家知道的, 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代表团也提出过其他一些具体提案, 包括设立工作小组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这一重要和迫切问题的提案和设立专家小组审议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问题的提案。这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提案中的两项。

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就停止生产核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还没在本论坛开始。我们从未否认过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些积极发展。反之, 我们经常提到并愿再一次强调, 今后应保持委员会工作中正在出现的实事求是的趋向。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不幸地，委员会内这种建设性的精神遭到某些代表团的反对，它们企图破坏谈判的实事求是的气氛，并企图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引进与其工作无关的一些问题，例如，1980年春季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决无意惹人来注意委员会内发生的这种不受人欢迎的情况。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主张以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态度对待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我们主张在解决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内的迫切问题的艰巨任务中，为寻求取得真正结果的方法，应表现出政治意志和决心。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家注意CD/182号文件，这个文件载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结果的声明。我想我不必详谈这个文件的内容。文件清楚地并毫不含糊地阐明了发起人对委员会议程上各主要项目以及其他迫切问题的立场。

为补充上述声明，我要提一下，蒙古最高立法机构、大人民呼拉尔，于几天前向亚洲和太平洋各国议会和人民发出的通电。其中呼吁在防止战争威胁、建立持久和平和发展各国间互利合作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它重申蒙古坚决支持把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变为和平与合作区的提案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制订远东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提案。

通电强调，蒙古本身已建议缔结一项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中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公约，并建议，为此目的，召开一次该地区国家会议，可邀请所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

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个蒙古的建议是最近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决定中的外交政策纲领中所制订的。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其决定中重申了蒙古人民忠于和平、缓和与裁军的崇高理想，并宣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下，将：

- 积极并始终不渝地执行巩固缓和和改善国际局势的政策；
- 在各方面促进实施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作为《和平纲领》后续的和平倡议；
- 支持爱好和平国家遏制军备竞赛并在军事缓和和裁军领域里采取有效措施；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范围内对旨在找出建设性地解决当今迫切问题的办法方面的努力作出贡献；
- 在各方面作出贡献以求通过亚洲国家的共同努力来加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 为进一步扩大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内的政治对话和平等合作而努力。

(CD/189号文件)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裁军领域内的许多建议和倡议是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这一事实的鼓舞下，我详细陈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方针。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泽登巴尔同志在向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活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执行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些组织中，我国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一起在积极为确实解决当代的关键问题而努力，包括与加深缓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裁军领域内各有效措施有关的各项问题。”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对广阔的亚洲大陆形势的严重恶化、对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加紧试图恢复军国主义、结成新的军事政治联盟并通过输送美国的进攻性武器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而形成的紧张和冲突中心的扩展表示深切的关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期间，亚洲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多。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是本大洲各国人民记忆犹新的事情。人们也未曾忘怀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毁灭手段的恐怖。英勇的越南在连续的外国侵略中遭到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燃烧弹和其他摧毁和平居民和环境的有害手段的侵害，它们所造成的创伤还未痊愈。

近东的危机日益恶化。有人企图试验在波斯湾地区的“快速部署部队”的可靠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在这方面，我要提一下最近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核研究中心进行的野蛮空袭，它已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蒙古在内，的广泛谴责。这一国际恐怖主义和暴政的行为，被以色列提到国家政策地位，遭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论坛的坚决谴责，申斥它是一种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至于那些制造紧张国际气氛和培育各种有关发动“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军事思想的人们的政策和行为，是对亚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直接挑战。

今天，成亿人民，不只是在亚洲各国的人民，急需改善饮食和居住情况，并解决紧迫的发展问题。

所以，必须找出一个迅速解决我们的时代最棘手的问题，即核裁军的办法。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正在隆重纪念光荣的人民政权成立六十周年，他们特别重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重视为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达成实际措施并重视维护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一致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给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书，并认为该呼吁热烈地要求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来制止核武器竞赛，并通过唯一合理的办法、即谈判、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最后，我要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讲几点意见。

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主张全面解决这一迫切问题，现在仍在这样，我们相信只有这个办法能限制进一步从质量上改善核武器的可能性。

毕竟是因为过去未能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使出现新一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核武器、成为可能。现在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有些势力利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正试图进一步改善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便取得单方面的优势。

因此，迫切需要所有核武器国家尽早毫无例外地参加制订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并加以执行。这样一项协定将可能在防止进一步改善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采取实际措施。

蒙古代表团认为，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再度发生，不应允许一两个核武器国家或一些所谓的准核国家再次拒绝参加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为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此，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坚决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毫无例外地成为未来任何协定的缔约国。这就是说，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只能在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在今天上午委员会的会议上，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为突破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中的僵局提出了一项实事求是的提案。

蒙古代表团的立场与21国集团的立场很接近，我们支持CD/180号和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目前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上不能取得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委员会应尽一切可能以确保就核裁军进行谈判而做好准备。

蒙古代表团，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全力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提案，主席应与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在内的代表们进行协商，以决定今后以什么形式和方法开始谈判，并决定作为这些谈判要讨论的内容的具体问题。

现在，我们要听听未来谈判的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包括两个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代表们的意见。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它们是否会表示同意了。如果事实表明又不能取得协商一致，委员会的大多数将再一次明了阻挠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开始进行具体审查的主要原因。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我高兴地宣布，由于时间已晚，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好心地同意把他的发言推迟到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我们深深感谢他的好心。

现在，允许我问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的？如果没有，我想请委员会注意秘书处分发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内容是关于1981年7月13日至17日一周内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将召开的会议的时间表。尊敬的各位代表会记得，在7月3日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我建议7月间将召开的非正式会议的时间表，委员会也同意了。根据那个建议，7月13日至17日计划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将专门审议工作安排的有关问题，这是主席在第1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本届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

(主席)

发言时讲过的。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个时间表，并附有谅解，即，这是个指示性的时间表，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予以调整。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当然不反对您拟订的委员会和各工作小组下星期的会议的工作计划。然而，我想在这方面提出一个问题。首先是关于你提议的有关进一步审议第1和第2个项目的方法。我想，21国集团刚提出关于正式审议CD/181号文件的提案，我们也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项目2的提案。我想我们大家会高兴地知道您愿怎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如果您能把您关于进一步审议我国代表团有关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设施的提案的意图告诉我，我将不胜感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荷兰代表团、罗马尼亚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不得不放弃了它们的发言，我们这样做是由于认为你要结束会议，因而，如果你准备继续讨论，我要求宣读发言，是的，这份发言有15页，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求你立即结束会议，要求所有组织事宜，包括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问题，应该在明天非正式会议上讨论。我要求你做出决定立即散会或请下一个人发言，以便继续我们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我要向他说明，我的意图并不是想继续我们的审议工作，而是就我提出的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做出决定。我也要告诉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他提出的各点已引起主席的充分注意，并即将宣布关于这方面的决定。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现在，我认为我提出的工作计划已获接受。在1981年7月14日星期二我们下一次的全体会议上将有七个人发言，包括那些已同意将其发言推迟到那次会议的代表团的发言。请想在那次会议上发言的任何其他代表团尽早来登记其姓名。我要补充，瑞士也表明准备在下星期二就化学武器问题发言。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时20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